

# 星火

本期  
导读

P24 许丹：今天你安全吗？

P52 倪君：“舞”者张文军

P60 李文倩：有病的尼采

P72 张鸣：不一样的茅老

P93 刘智远：疼痛的思想是真挚的呐喊

P95 玉茗：我们无处安放的孤独

停刊号

2012年3月 第3期 总第4期

## 你有一个梦想？

**梁文道：**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倪婷：他们，痴痴拽着摇曳的理想**

**奋斗的80后：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雷超海：别拿年代说事**

**施伟佳：谁会原谅！**

星火编委会

## 彻底的告别

星火杂志社 / 文

由于诸多原因,《星火》杂志做出了彻底停刊的决定,这次停刊是彻底的,也不会有复刊的打算。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并致谢,感谢朋友们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星火》自创刊以来,诸多星火同仁对之的热情及为之付出的心血,见证了它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变成后来的一本可视可读的杂志。今日杂志彻底停刊,故对杂志短促的历程做一个回顾和总结,算是对读者们的一个交代。

《星火》自2011年10月创刊号发布以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在杂志第一期,我们关注了“辛亥百年”的话题——“革命、改良与百年中国”,力图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一百年前的那次革命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期,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体,通过近距离的接触,给大家呈现了另一个中国,另一个常在人们视线之外却又真实存在的中国,我们关心他们的生存现状,想尽力反映他们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到这一群体,一个真正和谐、强大的中国不应该把他们遗忘。第三期,我们关注了“韩三篇”关于革命、民主、自由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大家观点各异,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评判,我们感谢韩寒及参与讨论的诸位,引发这一场公众广场上的思想运动,让这一话题可以进入更多人视野,引发更多关注和思考,成为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公民社会的一次很好历练。我们同时还做过几期社会观察的话题,重点关注了小悦悦事件、甘肃校车事故及令人纠结的春运车票话题等,在这个众声喧哗、各种价值观相互激烈碰撞的社会转型时代,发出我们青年人的声音,表达我们青年人对这个时代及对社会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还有“星火公益”版块。在杂志的最初设计方案中并没有这一版块,第一期公益关于患红斑狼疮的广东女孩黄妮超的相关稿件,几乎是在杂志定版前夜才拿到的。我们的编辑也是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条相关的新闻后,迅速联系到并采访了相关人士,很多人是连夜才把稿子赶写出来。杂志第二期公益主题关注人物是吉林重度脑瘫患者王海波,是从一位热心公益的博友那里了解到的,当我通过一个个链接找到了网络背后这位特殊的诗人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地触动了。之后与海波取得了联系,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打字速度较慢,语音也有一定障碍,不是熟悉的人一般较难以听清楚,与之的联系虽然次数很多,但交流的内容比较有限。后来通过接触他身边的亲人好友及博客圈上的一些朋友,渐渐地多了一些了解,知道了海波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星火》杂志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为他做了一本电子版的诗集合刊。历时三周多的时间,团队的一位美编

把海波四年来发表在博客上的近 400 多首诗篇进行了归类、整理、校对、排版，并向海波的诸位朋友发了邀约写一些序言寄语，大家都回应积极并热心参与，共收到序言 6 篇，寄语祝福十多条。当诗集最后做出来给海波看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谢谢朋友”，虽然言短但能感觉出他的心情。在杂志的第三期，《星火》杂志关注了湖南湘乡市帕金森病患者张伟，他为自己的日志空间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与帕共舞，通过接触才了解到“诗意”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失意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十年抗帕的心路历程写成文字放在网络上，在激励帕友们重鼓信心、勇于生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探寻。4 月的他将赴广州做手术并参加一次重要的活动，力推全国帕金森协会的成立，为更多帕友照见前路，点亮希望。

“星火公益，爱是行动”，是我们杂志公益版的主题和理念，做公益活动最重要的即是行动，一次次具体的行动。星火虽微，大家都行动起来，聚集四方流离的善与爱心，就会成一团温暖的火焰，照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由于经验及能力有限，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选题上还比较弱势，前瞻性策划性不够，组稿约稿能力也有待提升，校对不够精细，版面设计上提升的空间也还很大。然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些缺憾了……

作为一份定位于青年人阅读的人文思想期刊，《星火》杂志宗旨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理性关注、人文情怀”，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理性、变得多元，多一些爱与包容，多一点善与希望，有异见而没有异类，有分歧而没有纷争。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杂志质量的改进，努力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阅读内容。容纳多方观点，摒弃情绪化的表达，为大家提供一个思想交流争鸣的平台。我们没有如椽的巨笔，也没有振聋发聩的扬声器；没有粉丝如云的意见领袖，也没有声望威望极高的学界权威。这里只有一群普通的青年人，做着平实的工作，为着朴素理想。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爱自己。我们创办这份杂志的初衷便是传播“仁爱”和“责任”的理念，今日因故不得不停刊，使我们不得不和《星火》以及诸多的读者们彻底的告别，也请大家原谅我们不能再坚持下去。


在此，星火杂志全体成员再次向读者们致谢并致歉。



2012年 第3期 总第4期

## 星火简介

1、《星火》是由一群青年人志愿创办的，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理性关注、人文情怀的一份电子期刊。

2、《星火》是独立、非营利的，提倡原创，尊重版权，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版权声明”，本刊转载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已取得原作者授权，另有少量的图片和文章取源于网络，若涉及到版权纠纷，请相关权利人及时与本刊联系，我们将会尽快做出处理。

3、《星火》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非杂志立场，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4、《星火》初步定位为月刊，每月10日左右发布，但在初创时期，可能发布时间会有延迟，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关于杂志的最新消息，请关注相关的QQ群、微博及人人主页。

5、《星火》是一个开放的团队，杂志实行编委轮流负责制。我们提倡轻松、愉悦、志愿的工作方式，真诚欢迎各地各界朋友加入。同时，《星火》杂志面向社会长期征稿，欢迎大家踊跃供稿。

星火新浪微博：星火杂志

读者交流QQ群：185334613

投稿邮箱：xinghuo54@126.com

友情合作媒体

《书人》杂志、电影一周酣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彻底的告别

星火杂志社 / 文

## 01 星火新闻眼

01 每月要闻 乌坎选举、默克尔南周之行遭阻等

## 03 星火聚焦

04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梁文道 / 文

09 理想和现实

人月神话 / 文

11 他们，痴痴拽着摇曳的理想

倪婷 / 采访整理

14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奋斗的80后 / 文

17 别拿年代说事儿

雷超海 / 文

18 谁会原谅！

施伟佳 / 文

20 以有趣对抗极权

黄薄码 / 文

## 21 星火评论

21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民主

王老板 / 文

22 民主，请尊重渴望独裁者的人

邓曼迪 / 文

23 豪车出没，谁该注意？

邓海建 / 文

24 今天你安全吗？

许丹 / 文

25 奥数学生回赠人民币是教育的悲哀

廖小利 / 文

26 给方舟子的公开信

张翔 / 文

27 遇到强拆怎么办？

杜君立 / 文

28 驳对“揭露”“批判”持反对意见的文章

薛逸超 / 文

31 娱乐时代的韩寒神话

杜君立 / 文

38 呼吁审查制度

景凯旋 / 文

40 双闸村采访后记

刘洋 / 文

43 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刘植荣 / 文

45 苏联解体时期影像回放

46 农民工讨薪究竟有多难？

胡志平 / 文

## 51 星火公益

51 “与帕共舞”张伟近况

52 “舞”者张文军

倪君 / 文

54 回声公益简介

55 教育的平等？权利的平等！

徐震昊 / 文

56 寻找那一缕阳光

祝艳波 徐震昊 马霄宁 / 文

58 专访马霄宁

## 60 散文随笔

60 有病的尼采

李文倩 / 文

62 硬座里的火车

李东哲 / 文

64 记忆中的小镇

吴幽芸 / 文

67 再见，桥

闫刚 / 文





## 参与本期杂志工作的人员

编委	刘卫华	张翔	金笛
	吴昊天	赵觉成	徐存栋
	耿柯嘉	郭颖莉	张斌
	田源	于森	倪婷
	倪君	顾骁	张一弛
	岚岚		
版编	潘莎莎	赵觉成	江屏宣
	吴晟强	刘亚东	伍碧波
	李欣阳	李潇	倪婷
	萧墨	李鲲鹏	郭峰
美工	郭颖莉	徐存栋	董宇轩
	贾天雨	谭子龙	刘卫华
	韩雨馨	林燕	余小舟
	杨正	邱刚	黄敏
宣传	吴昊天	胡正华	王申
	李淑贞	张娇娇	萧墨
	张小五	王召峰	徐振
	张一弛	阿非	笑笑
	牟帆	宇文灵琇	阿囡
校对	丽贝卡	小熙	贺成名
	李欣阳	罗钊	张翔
	胡钰雪	熊磊	陈荣
	云御风	大佑	王海云
	吕凌	王虎	刘树珂
	刘兵	董豪杰	楼平
	sicily	葛华杰	张国富
	笑笑		

## 【停刊公告】

由于一些原因,《星火》杂志准备停刊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感谢这一路来的同行,不管未来会如何,我们坚信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星火》虽然离去,星火不会熄灭。

各期杂志下载地址:

<http://www.box.com/s/xnpjbegc9feohv2tbr4r>

# 目录 CONTENTS

68 权由己争	令霸贤 / 文
70 浩寒夜凉,送别我的 2011	刘思宇 / 文

## 72 人物

72 不一样的茅老	张鸣 / 文
73 一篇文章的代价:张申府其人其事	刘梦溪 / 文
76 杨广:功败垂成的拓土大业	慕苏童 / 文

## 79 诗歌

79 摇滚诗两首	杨银波 / 文
80 现代诗两首	沈浩波 叶匡政 / 文

## 81 读书

81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一夹边沟	魏力 / 文
82 《社会契约论》中的契约精神	江之南 / 文
84 学习韩寒“坏”榜样	李伟长 / 文
88 人间正道与历史沧桑 ——《通往奴役之路》随笔	张杰 / 文
92 读书偶感	郭春燕 / 文
93 疼痛的思想是真挚的呐喊	刘智远 / 文

## 95 影评

95 我们无处安放的孤独	玉茗 / 文
96 《勇敢的心》美式主旋律英雄之伤	醉卧浮生 / 文
98 1966 年,玩着命《再见中国》	祖伊皮特 / 文
100 《倭寇的踪迹》中国文化与武侠的突围	马庆云 / 文
103 关于电影《倭寇的踪迹》 逝去的武林、徐的武林	崔瑜琢 / 文

## 105 常识

105 国籍选择权	曹思源 / 文
-----------	---------

## 108 影像

## 111 微小说

## 114 告别篇

11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粒星火	田原 / 文
115 《星火》我们的理想与现实	张翔 / 文
116 星火与我	倪婷 / 文
117 为了匆匆逝去的青春	郭颖莉 / 文
118 停刊感言	张斌 / 文
119 冬天已去,春将不远	阡童 / 文

## 120 星火墙 (最后的寄语)

## ■BRIEFING/每月要闻

甘孜日报 2012 年 01 月 30 日

### 四川甘孜色达县委

#### 政府果断处置“1·24”事件

1 月 24 日 14 时 40 分，受极少数分裂分子蒙蔽、蛊惑和煽动，百余名被裹胁的群众在色达县金马广场右侧街道上聚集。

少数不法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在墙壁上书写反动标语，抛洒龙达，并手持管制刀具和燃烧瓶、石块等，暴力冲击县城派出所第一警务室，气焰十分嚣张，致使事态不断扩大，在人群中的不法分子甚至向民警开枪射击、投掷石块，造成该县民警 14 人受伤。

为防止事态恶化，该县维稳指挥部立即启动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在劝说和使用非杀伤性武器无效，且不法分子向干警开枪的情况下，依法果断处置，及时有效对打砸聚集人员进行了驱散，至 15 时 40 分，群众全部散去。

事件发生后，省州工作组迅速赶往一线指导工作。目前，色达县城秩序已恢复正常。

人民网 2012 年 2 月 3 日

### 前红色高棉监狱长

#### 因致上万囚犯虐死被判无期

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 3 日驳回了红色高棉执政的民主柬埔寨时期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对其原判 35 年的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别名杜赫的康克由在民主柬埔寨时期担任 S-21 集中营监狱长，期间曾有上万名囚犯被折磨致死或被处决。康克由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虐待等罪行，于 2007 年 7 月被特别法庭拘押，2009 年 2 月开始受审，次年被判处 35 年监禁。他随后提出上诉，称他当时只是一名执行上司命令的下级官员。

国际在线 2012 年 2 月 1 日

### 古巴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引关注

#### 政改大幅迈进

古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会议上周末在哈瓦那会议宫闭幕。会议正式批准限定高级别公职人员任期的提案，即担任政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最长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 5 年。这标志着自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领导人“终身制”正式废除，同时这也是 50 多年来古巴的政治改革最有力的一项措施。

2011 年 4 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针》，为古巴的经济改革确定了方向；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退休”，他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自此，劳尔就成为了古巴经济改革的掌舵人，在他的推动下，古巴经济改革在 2011 年不断加速。

明报 2012 年 2 月 6 日

### 默克尔憾未见莫少平 南周行程遭阻

结束访华行程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在北京期间无法与维权律师莫少平会面表示“遗憾”。莫少平曾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刘晓波辩护。默克尔的随行官员确认，原本默克尔确有前往敢言刊物《南方周末》参观的计划，但在中方阻挠下未能成行。

默克尔上周四（2 日）在北京原安排了一场酒会，并计划与莫少平会面，但当日莫在家门被警阻止出门。默克尔在广州期间对传媒说：“可惜那名律师没能参加。我觉得遗憾。”莫少平说，法国、荷兰、美国和欧盟政要访华邀他会面时，也遇过相似情形。

青年参考 2012 年 2 月 1 日

### 推特欲强化审核机制引发争议

著名社交及微博网站推特（Twitter）近日宣布，对其网站内容审核技术进行了更新升级，升级后的审核系统可以按照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世界各地用户所发布的消息进行审查，如果其内容涉嫌违反当地法律的话，那么推特方面会将其立即删除。

推特此举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用户表示对这种做法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推特在言论自由原则上出现了重大倒退此前，这家年轻的网站一直以鼓励用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著称于世。

一些激进的用户更是在 1 月 28 日这天发起抵制活动，号召大家停用推特一天。

南方都市报 2012 年 2 月 6 日

### 温家宝谈村委会直选：无程序民主无实质民主

4 日上午，温家宝来到位于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的白云区江高镇水沥村。

温家宝说，村民自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村管理的重要形式。我们一定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村民直选。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做好村委会直选，最基本的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群众是有眼光、有识别能力的。群众不仅会听你怎么说，而且会看你怎么做。我们反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破坏和干扰选举，对这种行为应该依法依纪处理。

华尔街日报 2012 年 2 月 06 日

### 美国务卿克林顿 呼吁建立反阿萨德联盟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周日呼吁“民主叙利亚的朋友”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并展望了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成立一个正式组织以协调对叙利亚反对派援助的可能性。

克林顿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发表上述讲话，一天前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

克林顿说，国际社会有责任制止仍在继续的流血事件，有责任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让阿萨德下台。她说，“叙利亚的朋友”应一起努力，推动这些事件画上句点。就俄罗斯和中国上周六在联合国否绝对叙利亚持续的暴力事件采取行动一事，克林顿表示强烈谴责。

东方早报 2012 年 2 月 14 日

### 委内瑞拉反对派选出总统候选人 10 月挑战查韦斯

委内瑞拉年轻的州长恩里克·卡普里莱斯 12 日赢得委内瑞拉反对派联盟提名，将与现任总统查韦斯角逐今年 10 月的总统大选。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委内瑞拉自查韦斯 1998 年第一次当选总统以来最值得期待的一届选举，如今查韦斯已连续执政 13 年，民众呼吁一个更年轻更有魅力的领导人。

官方结果显示，卡普里莱斯在反对党总统竞选人提名中赢得 62% 的选票支持，轻松地击败了最强劲的对手、苏利亚州州长巴勃罗·佩雷斯；后者仅赢得 30% 选票。对反对党来说更大的好消息是，民调显示，支持反对党的选民达到 290 万人，远高于他们此前预期。

这表明反对党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的能力改善。

新华网 2012 年 2 月 12 日

### 广东乌坎举行村民代表选举 投票率超过 80%

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 11 日举行推选村民代表和选举村民小组长大会，选出 107 个村民代表和 7 个村民小组组长。

据统计，乌坎全村登记参选村民共有 7923 人，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杨色茂说，本次投票中共收回村小组长选票 6449 张，村代表选票 6491 张，投票率超过 80%，超过具备资格人数的半数，选举结果有效，预计推选结果在 2 月 12 日凌晨前完成统计并公布。

乌坎村 2011 年 2 月的村委换届选举于去年年底被认定为整体无效。此次推选村民代表和选举村民小组长主要由今年 2 月 1 日推选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组织进行。推选村民代表和选举村民小组长的方式均为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

华盛顿自由灯塔

2012 年 2 月 15 日

### 众议院调查中国官员王立军的投诚 失败事宜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政府是否对一位中共高级官员向美国领馆求助庇护却被拒绝一事处理不当，这位官员在中国西南的美领馆滞留了一晚。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丝·雷提南公布了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封信中，要求调查。该调查紧随本报报道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试图投诚事件之后。王立军是一名高级犯罪调查官员。这桩事件上周处理不当，导致（我们）失去了潜在的关于中国秘密的共产党领导层的内部信息。

雷提南在信中说，有报告提到王立军是在 2 月 6 日化妆后到达成都的美领馆的。

中新网 2012 年 02 月 14 日

### 温家宝：煽动少数僧人采取激烈行动不得人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提问时，温家宝表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注重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尊重和保护藏族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

任何人企图煽动少数僧人采取激烈的行动，以破坏西藏的稳定，是不利于藏族地区发展和藏族人民利益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中新网 2012 年 2 月 19 日

### 麦凯恩向习近平提出人权及叙利亚等问题

习近平此次访美之际，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也出现很多杂音。不过，面对敏感问题，习近平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面问题，阐明立场，化解分歧。

习近平 16 日在拜会美国国会领袖时就曾遇到了“刁难”，参议员麦凯恩向他提出了人权、朝鲜、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习近平从容应对，他的一句：“麦凯恩参议员，你的直言不讳在中国也很出名”引发现场哄堂大笑，一下缓和了紧张气氛。

不过，习近平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绵里藏针地回了一句：“我们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美国过去也有过很多问题。”

（以上内容均摘自互联网）



编者按：梦想是个人意志自由的产物，它像翅膀，使人类的心灵得以翱翔在奥妙苍穹。梦想是好的，在肖申克监狱中的安迪·杜弗伦梦想着太平洋边自由的生活，于是他历时 20 年挖通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隧道；梦想是好的，饱受奴役的美国黑人们梦想着平等、尊严的生活，于是他们进行了无尽的抗争，数不清有多少黑人被逮捕、被判刑，他们伟大的民权领袖也为他的人权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梦想是好的，可是你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事实就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有一个梦想么？

## 你有一个梦想？



1963 年 8 月，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 25 万黑人在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向华盛顿“自由进军”，该月 23 日，在著名的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传世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梁文道 / 文



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 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出生的时候是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 二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



内田树，1950年出生于东京，是日本重要的思想家。他在《下流志向》这本书中从最根本的家庭教育切入，分析日本为何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愿读书、年轻人不愿工作。并探讨如果这些现象持续恶化，日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会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

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



roundtable 成员和退休的香港前高级警司林占士探讨香港少数民族80后当前面对的困难问题。



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 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 change, change…… change to what? to where? 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 we can……yes, 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 三

虽然我刚刚说的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 GDP 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今日之香港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 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 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 life style 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不愿意象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怎么去解读这个

信息？很难怪他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



## 理想和现实

人月神话 / 文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不要去执迷理想，也不要抛弃现实；不要迷失自我，也不要去过度探究生命的意义。

周末在网上看了电影《老男孩》，最先想到的就是理想和现实。

读书的时候估计每个人都写过《我的理想》，那时候写得最多的估计就是老师、工程师、科学家、医生之类。要么是灵魂的工程师，要么是无私奉献的白衣战士，或者是保卫边疆，再者是发明创造。很美好，也很符合主旋律，可是真正搞清楚为什么的又有几个呢？写都能够写，真正的感兴趣又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又有几个呢？真正工作了回过头来看才发现，越是美好的理想等待你的越是残酷的现实，不是有了美好的憧憬再去把它变为现实，而是只有面对现实了再来回味那一丝丝残存的理想。

读书的时候自己多么牛啊，多少人羡慕啊，工作后发现在学校越是调皮的，学习成绩越差的混的一个个都比较好。这个时候你开始反省了，情商比智商重要多了，关系比学历重要多了，权力比能力重要多了。能力不能带来权力，但是权力可以驱使能力，拿《武林外传》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上面有人，一句话就足够抵你一生的奋斗。

反省完了，你开始愤青了，觉得社会太腐败，太不公平，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天天怨天尤人啊，羡慕嫉妒恨啊。到后来，你偶然有机会了，进入了圈子，能够同流合污了，在这个权力金钱的角逐中，

你那微薄的一点点价值观，科学的人生观更是荡然无存。回过头来，想想原来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真的吃到葡萄了谁还关心什么理想、价值和信仰呢，你唯一的理想就是让腐败堕落和糖衣炮弹来的更加猛烈些吧。再后来呢，权力和财富越来越膨胀，你变得越来越空虚，开始觉得人靠不住，金钱也靠不住，这个时候你开始信仰了，我的原罪总得还吧，明知不能用屠刀我还是用了，那就给我放下屠刀的机会吧，拿《无间道》里面一句话，叫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做过的恶今生还不了那就来生再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理想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本身又基于了太多本身就是幻象的假设。而理想的实现本身又离不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我们谈理想好像则只在谈自我，什么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付出就一定有收获，到后来可能发现前两个关系往往你并不能左右，这个时候你最容易陷入迷茫。你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换了个文雅点的词要勇于改变自我，要适应社会，但是适应到后来你发现把你自己丢了，理想被物质化了，剩下的只有金钱和权力。

人与人的关系，原来是伯乐寻千里马，现在是说千里马要懂得自我营销。搞了MBA研修，再高的学费还是有人趋之若鹜，知识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进入这个圈子了，文雅点叫人脉关系。有了人脉关系，大家手里面都有点权力吧，总得一起好好利用下这些权力，如何钻钻政策的空子，法律的空子谋求点私利，大家一起干点大事业，再文雅点这叫资源整合。

这就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什么仁义礼智信啦，民无信不立啦有时候看起来真像是理想给现实开的一个玩笑。理想不能当饭吃，现实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也带不来你崇高的理想，马斯洛的五层次也不可能一步跳跃到自我实现，天上不会掉馅饼，物资和安全还是最基本的现实。

拿着包子，我忽然明白，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有马尔代夫。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原来失望，并不那么好笑。拿着包子，我忽然想到，长大了，到我要面对这个硬梆梆，未必可以做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

回头看看，我们何尝又不是麦兜，出身草根，头脑也不算灵光，现实确实也很残酷，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前必然存在着优胜劣汰，但是努力仍然是必不可少，虽然实现不了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是还是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物质和安全。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所以你大可不必怨天尤人和愤青麻木，平淡往往不是坏事，兴趣和爱带来的是最恒久的美好，放弃一份欲望，坚守一份价值得来的是内心的一份平和。所有的烦恼可能都是庸人自扰，宽心就是宽自己的心，舍得就是先舍后得，活在当下就是感悟现在。缘起缘灭，因果轮回，如果我需要做完一件事情后又来忏悔，那我们就不需要做，不要去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上帝都看得见。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不要去执迷理想，也不要抛弃现实；不要迷失自我，也不要去过度探究生命的意义。不要依赖于他人，也不要过分强调自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说通俗点，神马都是浮云。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a84550100n5x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a84550100n5x8.html)）



陈丹青说：“你为你的那个傻瓜理想，把命都赔上了。但是你去做，而且你不后悔，你临死的那一刻还能喊口号，你还会笑。这就叫做理想，这他妈真牛逼。”年青人、城市、理想。每个人在城市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理想。春节之际，有些人短暂离开梦想的城市，踏上回家的路途，有些人依然陪着它一起过春节。然而他们的理想一直都在。

## 他们，痴痴拽着摇曳的理想

倪婷 / 采访整理

### 北京，他们的梦想之都

李冰，山东曲阜人，2005年高三退学来到北京。这样的选择源于两本书——《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他认为人生应该不停地奔波。触发退学导火线的是张浅潜的《罐头》那首歌，感觉教育体制就像罐头，压制人的正常想法，把学生培养成一模一样的罐头。于是他踏上了自己的梦想之都——北京，在他看来，那里有很多著名的导演，那里充满着摇滚的气息。他喜欢摇滚与电影，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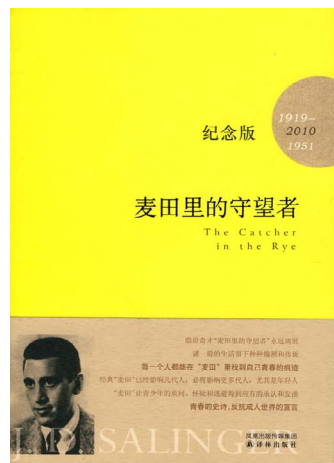
来北京六年了，今年他依然不回家过年，他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回去了。这些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并不如意，但一直坚持着。他的座右铭是“永远追随自己的内心，尽可能活得滋润。”他有一个梦想是能拍一部电影，这些年他一直在写剧本，写了改，改了写，默默坚持着。

今年春节期间，大批外来人员散去，使北京成了一座“空城”。他喜欢这种空旷的感觉。长时间处于人群的喧嚣，空旷也是一种奢侈。他想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些书、看些电影，思考下新一年的规划，好好努力，更好跟随内心，为了理想前行。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王晟靖，2006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他原本可以在家乡的小县城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觉得太无聊，生活太过于单调，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追求，于是来到北京。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单纯地认为大城市和电视剧里面一样，有着文明、秩序、理性等许多光鲜美好的东西。来到之后才慢慢发现，现实是另外一番景象。北漂的日子，他一直思考、审视自己，他追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希望从事怎样的工作。通过与心灵的对话，他确定了要做一个编辑，但是这与他所学专业并无很大关系。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要找到一份编辑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2011年，他的生活可谓是一波多折。投了好多简历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消息。记忆最深刻的是给豆瓣写的自荐信，一个人坐在双井的星巴克写了一下午。朋友劝他说，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给豆瓣投简历，他写的根本就看不到，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最大的弱势就是没有工作经验。后来想了想，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这份理想。听取了朋友的建议，他找到了2011年的第一份工作——区域销售经理。考试面试比较顺利，他都很得心应手。结束后，老板直接邀请他到家里喝酒，他的酒量很好，很会说话，老板十分喜欢他。但是工作了两个月后，他发现老板不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发表于1951年，以主人公16岁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德第一人称口吻讲述，诉说了他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求纯洁与真理的经历和感受。



只是凭借着关系经营企业。而这与他的人生理念存在着冲突，考量一番之后他选择了辞职。之后，他面试了一家连锁酒店的店长，面试成功后去武汉进行培训。

那年的多舛时刻就是从武汉开始的。时值盛夏，武汉的天气特别闷热难当，每天流出来的汗比喝的水还多。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期间，他的表现很不好，自己从小体质就不好，很单薄，感觉体力严重跟不上，每天都是他最后完成训练内容。同宿舍的几个哥们还不错，有时做完会帮助他，但他仍然感觉疲累，到了晚上听管理课时，基本上一点多余的力气也没有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销售任务。学员分好组，在自己所在店入住率不到80%时，晚上就要到别的店拉客。另外还要求每个学员推销出去300张会员卡，其中10张得在培训期间有过消费。他们一周休息一天，可是没人敢真的在宿舍休息，都是组队出去推销会员卡。在闹市区的街道支个桌子，向过往的路人兜售他们的会员卡，会员卡是免费的，只要登记会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同时他们还有5张公司卡的任务，主要是推销给企事业单位的。他感觉自己非常不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培训。

培训期间，他遇到了一位他父亲的高中好友，也在武汉工作，经常盛情邀请他出去吃饭喝酒。刚开始还有些担心影响自己的培训成绩，但后来细想，感觉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一是比较累，二是自己的理想也并不在此。于是之后，他开始经常的外出喝酒，终于有一次中午喝酒过多睡了过去，店里通知回去开会，他没看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宿舍，看到没人也没在意，直接倒头就睡。第二天，领导就结束了他的培训。

他的第三份工作被骗了，是关于家具行业的工作。面试定的待遇后来没有兑现。小公司，没给签合同。之前公司承诺的三个月转正，签合同后五险一金，全是扯淡。他的待遇是副总谈的，老板当时也过目了，才签的字。可之后两个人却都不承认，其实就是因为报不报公交费的事，承诺报的，之后又说误会了。就100元，副总还说，就100元，干大事别这么小气。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副总告诉他不能越级汇报工作，其实是想稳住他，有一次他找到一个机会跟副总沟通，问能不能去学校做销售，副总说学校做不了。结果第二天，他却发现副总让另一个部门的经理去做这个项目了。他当时很恶心，但还是忍下了。他跟老板很少有沟通的机会，老板总是给他压力，老板看他早出晚归，业绩却一点没有做出来，而且状态也不好，就提出了辞退他的建议。他向老板承诺，一个月内做不出业绩就辞职，然后就在图书大厦看了一个月的书，就这样辞职了。因为他压根不想再去做这份工作。那时他的经济很困难，很需要钱。

今年春节回家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是他的第四份工作。公司楼层物业管理，他只做了十几天，不超过半个月。原因是一开始工作时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几天后，他去向领导请假回家过年，领导说商场过年是不放假的，然后旧账重提，再次要求他离职，人事总监想帮他，他很感激但还是回绝了。他觉得人是有尊严的，一再的这样，干脆不干了。还有公司内的派系斗争，这样的环境觉得不适合也不值得跟他们耗下去。

春节期间，他一直思考着，心中存有的理想，虽然在坚持却未真正进入其中。他认为好长时间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时候应该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但是热爱的行业了，从头开始，不去计较一时的待遇。过年后回到北京他会继续寻找喜欢的工作，这一次会多一些坚持，多一些执着，多一些相信。



### 南京，她的梦想之城

六朝的故都，民国的原址，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气息。或许是对历史的偏爱，也或许是小时候曾经生活过，她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喜欢它的气息、味道、感觉甚至它的脾气。

她是倪婷，09年的暑假，如愿来到心之向往的城市上学。两年多，伴着这座城市，她一点一点地成长，越来越依恋着它。小小的理想在这座城市里，慢慢孕育，发芽，成长。她的11年，伴着欢乐和泪水，有痛苦、有绝望、有惊喜。在践行理想的路上，她一直痛苦并快乐地坚持着。

大二下学期的评论课让她发现新闻的另一个乐趣。她喜欢那门课，与她的授课老师也有很大的关系。课堂的实行以邀请资深媒体人讲座的形式展开，通过他们自己多年来的从业经验向同学们传授一些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珍贵的知识。她深深地被吸引着，不断地坚定自己的理想。因为有表达的欲望，所以才动笔去写。虽然写的很拙劣，但依然坚持。

那段时间，一篇又一篇地写，不断地给网站、报社投稿，无数次地杳无音信。可她依然默默坚持，因为喜爱。几个月的痛苦坚持，她的文章渐渐地在四川网、江西网、荆楚网、红网等网站发表。最激动和影响深刻的是，她第一次给心仪的报社投稿，居然被刊登了。在南京所有报纸当中，《现代快报》一直是她最喜欢的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五道杠少年的文章，题目名称是《迁怒于五道杠少年 你们于心何忍》。一千多字的文章被删了不少只剩下几百字。但她依然是那么开心，那么激动。

在放暑假的前几天，有同学看到她买《南方周末》，就对她说，以前我也和你一样有着新闻理想，但是实习之后发现，理想变得遥不可及。我以后应该不会当记者。看着同学的新闻理想远去，她苦笑着说，我真的很喜欢记者这个职业、于是决定暑假要去报社实习，去检验自己的理想是否如想象中坚定。

暑假她在扬州的一家报社实习了一个月，这段时间真的很摧残她的理想，实习时没有专门的师父老师带，有任务的时候才会被安排出去采访，很多时候是独自出去满大街跑新闻。她深刻苦嚼着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习的前期，因为太闲，闲的让她质疑这就是自己所热爱的职业。后来她通过和其他实习生接触了解到，他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如果想学到东西必须主动出去找线索。慢慢地她学会自己去找选题出去采访，写稿子交给主任看。

期间她遇到过农民工讨薪事件，自己就采访了解了具体情况，回报社写稿子的时候，她向主任回报这件事情，主任说影响“和谐”的事情是不会报道的。她知道主任的好心，但还是把那篇不能见报的稿子写了出来。一个月的实习，让她接触到真正的媒体，也学到了一些知识。自己的理想一次次被现实打击，她却变得越来越坚定。

实习的经历让她懂得，如果你真的喜欢新闻而且决定从事新闻职业，那么应该不断去实习，实践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大三第一学期，她在南京的一份大学生报纸实习，大概每周一天时间用于采访和写稿子。虽然是一份大学生报纸，但也遇到过不少的事情，一些选题都是自己未曾接触的。在挫折中成长，也慢慢知道自己毕业之后所从事的职业的艰辛。有好几次因为报社出得选题很变态、自己不想写，她想放弃，可一想到朋友曾对她说过话，生活一定是无奈的，你要学会去面对去调节。

2011年她最开心的是，通过一份杂志结实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一眼看到这份杂志的招募词，她就被深深的吸引，她决定要参与进来，因为它是无处安置的理想。梁文道说，青春是就是用来浪费的。她认为青年就应该肆无忌惮地去做想做的，青春就那么几年，稍纵即逝，不抓紧去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她很爱惜这份杂志，愿意付出。周围的朋友都说你要忙学习的事情，报社的事情，现在还有杂志的事情，会不会太忙了。她只是笑着说没事的，因为喜欢，所以愿意。

今年她痛苦并快乐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春节的时候她依然会去忙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要看一些书。“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句话一直存在她的心里。2012年，她会坚韧地活着，

义无反顾追求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

他们，在梦想之都，心中坚持着他们的理想。有理想的人身上都散发着耀眼的光。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或许在这里，理想不能看得太重，但是努力坚持就好。他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活着，而是为了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去过怎样的生活而活着。相信他们会伴着理想坚定地走下去。陈丹青说：“你为你的那个傻瓜理想，把命都赔上了。但是你去做了，而且你不后悔，你临死的那一刻还能喊口号，你还会笑。这就叫做理想，这他妈真牛逼。”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校对：田原）

##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奋斗的80后 / 文

80后的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

80后的我们，有的出名了，有的默默无闻。

80后的我们，挣扎过，彷徨过，但我们相信都会过来的。

80后的我们，没有了年幼的稚嫩，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混着。

80后的我们，已无暇回味我们的青春，在岁月的流逝中，我们的青春也在渐渐褪色，写进泛黄的历史里，随着我们一起老去。



青春对于我们这些80后的人来说，似乎很近。但有谁人可知在我们心中，“青春”这两个字对我们有何意义？作为80后，我们没有赶上好时光，儿时受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在光线明媚的教室里学习过，没见过现在孩子玩过的、吃过的东西。经济也不是很好，家里没有闲余的经济来供我们享用。一切就像现在的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在我们的记忆里，有很多东西是时间无法抹去的，能吃到一根雪糕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除非考个满分。曾为了拥有几颗透明的玻璃球，我们哭过，闹过，屁股上的板子挨过，但我们无悔。曾为了找个自己心满意足的弹弓，冒险徒步进入深山老林里去寻，明知回来换来的又是一顿鸡毛掸子，但我们开心。曾为了超级玛丽，我们想尽办法“欺骗”父母，但我们高兴。曾为了每天下午的动画片，我们会忘记吃饭，但我们幸福。曾经和女孩子坐在一起会觉得很丢人，曾经看谁不顺眼会用拳头来证明，曾经看到喜欢的女孩子会脸红，曾经会在野地里玩着警察抓小偷，曾经写不完作业会站在教室门口。曾经还有很多的曾经……

可曾经的年少轻狂，早已荡然无存。曾经的花样年华，早已悄然而逝。80后的我们已经开始站在了20岁的尾巴上，面对三十而立，还有多少人可以昂着头，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依然年轻？是的，年轻就是资本，面对着90后的异军突起，80后的我们是否还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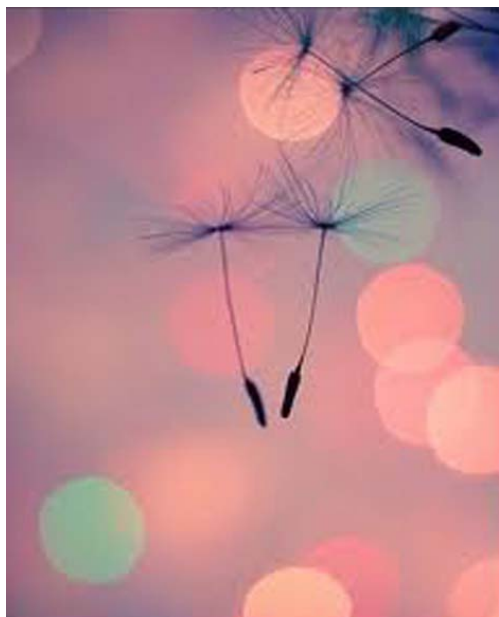
曾经，骄傲的我们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奔走在陌生的道路，只为寻找内心深处最真的梦想。曾经，生活得再艰难，都会想着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曾经，单纯的认为，就算很小的一个房间，都可以经营自己最美的爱情。当事业依然碌碌无为的时候，当爱情变得虚无缥缈的时候，



80 后的我们，是不是依然还会说，年轻不怕失败？

终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80 后的我们，都早已经老去。我们不再轻狂，我们不再潇洒，我们不再坦荡，我们不再微笑，我们有的对于生活的压力，我们有的对于婚姻的恐惧，我们有的对于未来的失望，我们有的对于困难的却步。

我们有时很怕失败，有时候却很自满。我们踌躇的脚步总徘徊在自信与失落之间，面对着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冉冉的光阴在时钟的圈圈轮回里静静的消逝。我们一直在努力地成熟着、长大着，儿时盼望着自己很快地长大，可当今天的我们真的长大了，才发现长大其实并不



好玩，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成家的压力、社会的压力、责任的压力。一股脑的向我们袭来，我们柔弱的躯体、脆弱的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压力冲洗着。当我们埋头向前冲的时候，儿时的美好离我们越发的遥远。累得倒下时，在指缝间看看过去的脚印，嘴角浮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感叹一句：“我们是 80 后”来安慰自己千疮百孔的心。面对现实社会的残酷，我们已无暇顾及人们对我们的看法，因为在生存和理想之间，我们选择了生存。如果把我们比作一种动物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是被赶出巢的幼鹰，老鹰再不会给我们喂她们嚼过的乳食食物，大自然也没留给我们挂在嘴角的美味。我们只有忍着饥肠辘辘，在树枝间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扑腾，在一次又一次的摔下树后学会飞翔。飞翔意味着我们才能捕获到填饱肚子的食物，才能不被当成食物链上层的猎物。

80 后，一个让人很沉重的话题，让我无法用言语诠释他的真正意义……好多东西，就像遗失在风中的烟花，来不及说声再见就消失不见了。

有人说我们 80 后是幸福的一代。我们有幸错开了十年的动乱，逃避了上山下乡，没赶上改革开放。我们生在红旗下，成长在社会主义的热土里，有小康似的生活水平为我们保驾护航，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感受着现代化的素质教育，在父母温暖的翅膀下，发育茁壮。在家里我们是父母的土皇帝，在社会，有着父母铺好的关系路子，我们还想要什么？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80 后，所生存的时代。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似乎这个社会已经给了我们这一代一个无形的代号——奋斗！我们没有 90 后的舒适生活，没有 70 后的父母创造的财富，我们这一代只有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奋斗，为自己换来生存的权利。

在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那正是父辈们奋斗的天堂，我们只有感受着春风的气息，可无力改变自己要靠母亲乳汁喂续自己的幼小生命。童年的记忆也许很惨痛，没有网吧，没有 KTV，没有很多 90 后所见识的一切。我们娱乐的天地只有为祖国建设所常备的沙堆，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河滩，靠自己稚嫩的小手做成的玩具——弹弓，能开发我们无限思维的泥塑，等等可以为自己能带来短暂快乐的一切“玩具”。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父辈们早出晚归，奔波在勤劳致富的路上。也许他们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去改变他们以及带给我们的现实生活，从而少了对我们的关爱。我们知道，在他们心里想着，能为我们创造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让我们幼小的身躯不必在生存线上挣扎是他们对我们最大的爱。可他们没想过，少了两代人的沟通，我们的心理却朝着逆反的方向前行，以至于今天的我们，不知道



用何种方法跟我们的父辈们促膝而谈。更甚的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合理的表达方式跟他们交流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亲情。

长时间的淡漠，造就了我们逆反而倔强的性格。从小就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天是老大，我就是老二。对父辈们的想法、意见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总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强。虽说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生长在红旗下，可我们凭心而论，从小淡漠了亲情，童年没有了天堂般的快乐。当我们步入学校，这个圣神的殿堂时，面对的是一个土堆式的教育。在这个土堆的上层，也就是学校。留给记忆的学校，是几间生产大队撤销后留下来的土房。黑板是一面被烟和墨水混合作用后的土墙。课桌是石头、泥和一块抹掉楞迹的木板混搭而成，板凳在记忆力很长很长，长到我们两个人躺在上面还能头对头吹嘘着自己的“见多识广”，聊着白眉大侠和葫芦七兄弟那个最厉害。那时候，记忆里最害怕的人也许就是老师吧，或许调皮的学生都怕老师，或许是因为老师手里的那根长长的教鞭，或许是没有好好听课在同学们面前被老师训斥很丢面子吧。似乎在路上都不愿意遇到老师，在无意间的遇到都会和老师做回躲猫猫的游戏。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花红柳绿的鲜艳衣服，记忆里童年的颜色都是土色和军绿。那时候谁要是有个部队里用的挎包当自己的书包，那就两个字——得劲！

在土堆的下层，那就是我们的天堂——一个秋天用来打麦子的操场。说是操场，只不过是和我们踩得很平整的一块田地。那里带给我们的欢乐，是90后和00后是无法享受到的。每每在听到老师说下课之前，心里总在数着数等着下课，耳边只要响起老师的一声下课，我们都会发疯似的冲出教室，冲向操场，占领我们的根据地，也就是操场边上的一个小土包。将红领巾向天空一扬，似乎有一种大战凯旋的成就感。在那块不大的操场里，留着童年我们的欢笑和乐趣，我们在哪里，肆无忌惮的奔跑，追逐，嬉戏，打闹，躲迷藏，警察抓小偷。没有现在的压力，没有失恋的苦恼，没有长大后的一切不愉快，相反我们还会在那里幻想着自己快快长大，幻想着自己长大后，谁是将军，谁是司令，也许没有人会幻想着自己真的长大后去面对一个这么残酷的现实吧！



在我们童年的欢笑里，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们不会去想一个学生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多么大的经济负担，也许那时我们对于辍学的理解就是不来学校了吧！可我们真正不知道的，是很多学生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担负不起自己带来的经济负增长，放弃了自己在学校里的欢乐。当我们离开童年的校园时，义务教育的春风在我们的头顶吹过，我们只能回首间看看，挥挥手祝福我们的弟弟妹妹，牵着义务教育温暖的手，抛开经济的因素拥有更多的欢乐，追寻我们当中很多人未完成的梦。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5f6702010114j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5f6702010114ji.html)）

我们出生在 20 世纪末 90 年代，我们是一群在风中长大的孩子，既然是风，当然就不必去追溯年代了，所以请你们不要用时代来给我们命名。

## 别拿年代说事儿

文 \ 雷超海 湖北经济学院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大半的时候，在谈起年轻一代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两个词：八零后，九零后。八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说八零后吧又太晚了点，说九零后呢也谈不上，毕竟还是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车。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我总是面对这样的提问：“你们九十后怎样看待八十后？你们九十后一般都怎么思考啊？”为怎样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常常思考得头疼。不回答吧，他们会说“你们九十后果真傲慢自大”，而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得解释很久，一时半会一言两语怎说的清楚？

于是在一个人安静独处的时候就会思考：八零后？九零后？

八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数人，一谈起八十后这个两亿左右的群体，总会用“欠缺责任感”、“自信心膨胀”、“怕吃苦怕流汗”等话语去形容。而提及九零后，似乎又成了“叛逆”、“自我”、“目中无人”、“娇气”等等特质的年轻一代的代名词。当然也会有人毫不吝啬地给出积极的形容词，他们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具有极强适应力的两代人，他们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成长，他们有更多和师长平等对话的机会，他们有更多心态上的承受力，对于失败，虽敏感但不惧怕，不退缩。”这样一说，让我们觉得这两代人似乎是矛盾的综合体。前辈常教导我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不可片面，切忌偏激。可是为什么他们在给出评语的时候都如此不留情呢？六个字概括两代人——

有营养没教养。

当我以一个八零后的姿态站在六七十年代伯叔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还得下大功夫努力啊，很多优秀优良传统在你们这代都丢掉了，哪像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低头认真地听，一声不吭。当我把自己看做“泛九十后”一员混入他们大军的时候，这下听到的却是七八十年代人的呼吁：“这年头的孩子们啊怎么变成这样了？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拈轻怕重……”九十年代的孩子有大多数都会站起来激烈反驳，我依旧不吭声。

批评的声音大都一致。那些六七十年代对八零后的劝告以及七八十年代对九零后的议论，如出一辙。几乎每一代都不满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这就让我们纳闷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历史的循环是耐人寻味的，然而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于有资格去批评下一代人。

——果真耐人寻味。

人的成长和时代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同时代的人就会显示出某些共同或相近大的特点。曾经一度八十年代的人被称作“垮掉的一代”，是被长辈们“瞧不起”的。然而他们只是不停的告知我们，要上进，要奋发，要拼搏。我们厌烦了这样的口吻。

现在，九零后的孩子活在物质年代，到处都可看到金钱如洪水一样漫过道德的底线，虚无与空洞像沙漠一样淹没了理想的绿洲，那些

庞大的话题失去了重量，他们忽然觉得生命如同一张轻飘飘的白纸，风一吹就抖得厉害。于是要么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周围一切，要么陷在现实的泥淖里再也不抬头看蓝天和白云。然后开始彷徨郁闷自闭，不知道生命是不是有它的价值。我们迷茫不知所措，但同时又在努力寻找方向。

对于那些以严厉姿态批评我们的人，他们却不会想到指引，只会呵责；所以当我们摸索出前路以后，便报复式地以同样的姿态去斥责另一个年代。

恶性由此循环。

“我们出生在 20 世纪末 90 年代，我们是一群在风中长大的孩子，既然是风，当然就不必去追溯年代了，所以请你们不要用时代来给我们命名。长大以后，我们忽然很喜欢回首，看时光在手掌上流淌。我们会埋头看着掌心里细密而错杂的纹路，就好像看见那些风中的岁

月。”91 年的室友在文章里这样写，旁边的我看得心里一阵阵地疼。我知道我们都是善良而懂事的孩子。

然而我们却无力反抗，只是隐忍地做好手头上的事。

“看法总会陈旧过时，而历史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如此说。看法是来自内心的主观情愫，事实是被历史验证的产物。对于上一代人的评价，我觉得按年代来划分着实有些可笑，我只想说两点：

一要相信青年；

二要相信时间。

（来源：始发于《守望者》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a14a30101371a.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a14a30101371a.html) 《守望者》杂志是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主编的一份面向全校师生以及各方文学爱好者的文学杂志。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ouwangzhezazhi>。欢迎关注。）

## 谁会原谅！

施伟佳 / 文

钟道然写了本书《我不原谅》，易中天首度为 90 后作序。

易老给了他一个支点，不知他的书——这个杠杆能否撬起地球——中国教育。

生于 1990 的他，喜欢韩寒，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行文风格潜移默化受到韩寒的影响。

生于 1978 的我，和他同属马，也喜欢韩寒，《青春》出版，没有购买，但是《我不原谅》出版，毫不犹豫的购买了一本。不是对韩寒有偏见，不是对钟道然厚爱，我知道，如果有幸和韩寒聊天，可以聊三天三夜，关于国家、社会、司法，最后说一句：“洗洗睡吧”。但是，如果和钟道然聊天，可能是一千零一夜，关于我们那段中世纪，最后说一句：“好好活着，不要死。”

钟道然说：谨以此书，献给麻木而无奈的中国学生。

我购买此书：谨以此书，纪念我那逝去的来不及品味的青春。

小我一句的钟道然，竟然和我对小学中学大学，这 16 年的中国教育感受一模一样，12 年中国教

钟道然 / 著  
谨以此书，献给麻木而无奈的中国学生

## 我不原谅

一个 90 后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反思

易中天

首度为 90 后作序

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  
却最不拿人当人

（\*）

凤凰读书  
weibo: 14340046886



育未有任何变化。早上听同事说，他儿子去补课了，今天可是星期六，他的儿子又比钟道然小12岁。中国教育史在证明着中国足球史：历史在重演。中国足球好歹去世界裸奔了两次。当然你可以反驳：我们的中学生无数次在世界上拿解題奖。

出生在北京的钟道然，在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现就读于北京某著名高校某热门专业。对于我们这些地方的学生，心里一直对京城的教育仰慕着，心想他们那里应该在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吧，他们那里可以吹拉弹唱一直到初高三毕业吧，他们那里应该体育的归体育数学的归数学，不会体育课归数学课，音乐课归英语课，美术课归语文课……看完之后，才知道，中国教育面前，中央和地方一样平等。在所有领域，可能只有中国教育能做到这一点吧。

钟道然说，中国的学生课表可以全国通用，我认为更绝的是，他描述的学生考完试后的对话和表情都竟然和我们那里的学生一样，你说中国教育绝不绝，中国教育导演了中国最大号的双簧。

钟道然举了一个例句，“改革开放的春风……”，看到这句话，我真有点老乡见老乡的感觉，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天天造这一句，政治性强，语句优美，堪称红色经典。中国语文教育能有救吗！必须感叹号。

书中有同感的太多了，每一页，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就是我们读书人的共鸣，这就是我们对没有读书的韩寒的羡慕。要是韩寒混得不行，我们还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你看不读书就是不行，问题是他小日子过得很好，这让我们经历小学中学大学的人如何面对这16年，16年啊，四个16年就已经退休了。只想给这16年立个无字碑：无语。

中国教育只培养了两个人：活人和死人。当我们听到某学生不堪压力自杀的消息，就像那天看到中国足球在主场一球落后新加坡，只有淡定，淡定却又是无数次麻木练成的。活人里面，又有两种人，灵魂已死的人和钟道然等人。灵魂已死就是机器人了，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固定动作，已经没有自选动作，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知道自己活着，就是不知道何时能为自己活着。

说中国教育比中国足球还没希望，中国足球已经反腐了，中国教育何时改革。易老用改正一词，好吧！

改正也好，改革也罢，再不求变，人真的都要走光了。人怎么可能接受非人教育呢！

易老说，我们正拭目以待。

我看是，时不我待。

中国教育，你再停滞，谁会原谅！



钟道然，毕业于人大附中、就读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认为中国教育是驯化人的过程，“我牺牲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是等高考完了，所学的所有东西就好像一个你花了很多精力写的文档，然后毫不犹豫扔进了回收站。我其实就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做了别人没有去做的事而已。我不是简单地宣泄情绪，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我认为其中有我的积淀和理性的思考。”

在谈到将自己将要“弃商从艺”时，他说：“我不喜欢我的人生是可以预见的。我觉得痛苦是必然的，要么选择痛苦的肉体，要么选择痛苦的灵魂。两者间，我只能选择拥有美好的灵魂但是痛苦的肉体。”

（来源：作者供稿）



# 以有趣对抗极权

——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黄薄码 / 文

我豆瓣和 Twitter 上的自我介绍都只有一句：一个有趣的人。这是我一直的目标。在这个无趣的时代，有趣的人是稀缺资源，与有趣的人搞在一起，互嫖互乐，生活就会有意思起来。所谓有趣，就是有思想、判断和激情，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交谈，能得到新的想法和角度。当然比找到有趣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小波一直是我认为有趣的人的典范，他对于有趣的定义，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可见波波是一个重独行的人。有趣就正如他蓬乱的头发，永远交错杂乱，但是自由生长。

文革的隐秘遗产带给了我们中国人骨头深处太过顽固的极端特质，它使我们总不能平心静气看待一种现象亦或谈论某些问题。凡是“敌人”都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英特耐特并没带来英特耐雄耐尔，每一条新浪体育新闻下面都充满谩骂，每个人头脑里都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却往往以因果关系为由，试图把所有的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都忘记了有趣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这种美好之中，也就糅合着冷静严谨的思索和奔涌而出的热情，而这才是辩论的题中之义。

有趣是一个高阶阶段，我觉得一般的人成长过程会从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阶段，再到另一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阶段，最后会进入一个有趣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最后的，很多人停留在了第一阶段也有不少人到了第二阶段不断聒噪，第二阶段的危害貌似更大，他让民主自由这两个词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而第三阶段有的人终其一生也达不到。

极权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有趣，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却没能改变时代的沉闷。一个拒绝有趣的社会，将是极其虚伪的社会，也是极其脆弱的社会。在这个貌似空前强大的政权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极权敞开怀抱一手拥抱冷漠一手拥抱暴民的，它想使这个国度的子民相信他们个体的无力，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会悲观的结束，他们通过一贯的教育和长久的宣传让民众脱离了趣味，走向乏味，无趣，冷漠和暴躁。如果不想成为极权的殉葬品，我们就必须有一颗欢乐的心，面对生活无边的无奈与无聊，将自身价值维系在对希望的执著之中。每个有趣的人都会把一切庄重和崇高拉下台来，戏语一番，讽刺而不怒骂、谈笑而不猖狂，将种种丑陋剥了个精光，我们才能如此真切地发现华服之下的事实真相。如若每个人内心都无比强大都有趣起来，理想主义就不会出现在极权主义开出的阵亡名单上，是的，从来没一个专制政权战胜过有趣。

有趣的人必然是热爱生活的人，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就像有钱人会送 999 朵玫瑰，有趣的人只会送一朵自己栽种浇水呵护大的玫瑰。有趣的高阶是你能一个人还能有趣得起来。做一个有趣而非随大流的人，总有一天要被孤立，因为大家都是在抱团其乐融融。所以有趣的人必须面对孤独，而且还要在孤独的时候还要自娱自乐，还能吸引围观群众。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是人们寻求光，而不是光寻找人。这世上只有少量的光，而周围的黑地里总是有太多的人。这样的人哪怕是低着头玩手指头，抬头也会发现周围聚满了人。

在一个无趣的时代，无趣的社会，做个有趣的人，不容易。有时我常常想，有趣的人就是想让你从电脑里书本里把他拽出来，与他聊天喝酒，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来源：作者授权）

## ■ COMMENTS/星火评论

##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民主

王老板 / 文

我认识的刘瑜是个相当感性的人，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使她最终选择了研究政治，我一直想问她，却总也想不起来。前年我在伦敦，顺便去剑桥拜访刘瑜，在一个咖啡馆里，我们在一块闲聊。陈晓旭讲了一个故事，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经意一扭头，就看见刘瑜在那里擦拭着泪水。我有点手足无措，赶紧把话题又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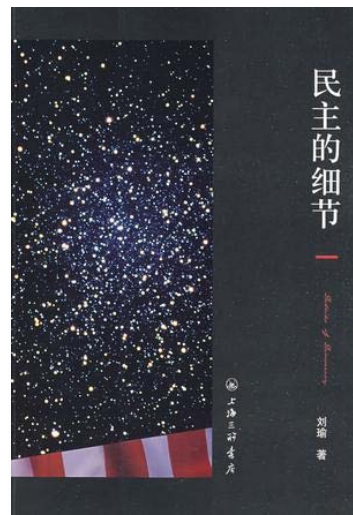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出于防身的原因，我装模作样的看了很多关于民主的书。这些书要么深刻得像一眼老井，我连前言都没看完就被那些名词淹没了，要么就如同东莞的技师一样直截了当，上来就要给你见识一下民主的“本质”、“核心”和“关键”。

这时候，刘瑜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首先，她有好的文笔，这大概来自于多年 BBS 的锻炼，她的评论也因此保持了平民的幽默和学者的尖锐，而不是刘军宁那种啰嗦絮叨的公知风格；其次，她有坚实的学术功底，远离欢欣的祖国，更不会主动向人民抛媚眼，这则使她保持了正常的思维能力。

很多人把这种正常的思维能力视为理性，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理性是个什么意思，尤其是当它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那经常意味着架空现实和自以为是。鲍伯·迪伦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是这么唱的：真理正义多么高尚，它骗我变得理性。大多数人评价一个人很理性的时候，他们背地里嘀咕的台词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很冷漠，这个人没激情，这个人离石女不远了——我在刘瑜的泪光中可没有看到这些。

在我看来，刘瑜最大的特点在于生动，而不是什么理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保留着光辉革

命传统、宣传机器随侍左右的国家，不管你是否承认，极端已经是一种常态，而在不极端的时候，还会有人想办法让你极端。史景迁在书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压力，慈禧



《民主的细节》，刘瑜著。

委派了五名钦差出国考察宪政体制，而一个叫吴樾的学生却拦下了他们，并向他们投掷炸弹，造成两名大臣受伤，吴樾则当场毙命。在后来找到的遗书中，他申明此举并无意针对这五位钦差，而是要触怒朝廷用更残暴的手段来镇压，以激发爱国志士揭竿起义。

这样的事情，在一百年后的中国，依然屡见不鲜。反正不是政府在挑拨离间，就是人民在勾心斗角，而刘瑜对这两者的双重不信任，以及她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鲜明立场，让她跟这一切保持了距离。这是独立思考的起手式，但在中国，却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手风范。

这是刘瑜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还是忘掉那些言不由衷的废话和夸夸其谈的见解吧，刘瑜想表达的是或者仅仅只是：关注事实胜过关注争吵，关心细节胜过关心策略。当一个人能在这些细节中提炼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指导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任凭冲动、盲目、愤怒以及随便什么可以冲垮头脑的东西诱人走向狭隘，那么，什么是民主其实并不重要，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来源：作者授权。文章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57992>)



# 民主，请尊重渴望独裁者的人

邓曼迪 / 文

从朝鲜回来，开始有点儿理解毛左。

那里有令“腐化堕落”的西方（或许也包括我们）汗颜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纯洁质朴的人们，就像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1936年的德国一样。

那里还有免费的住房，免费的教育和分配的工作，让一些中国人很是羡慕。

也难怪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大概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吧。

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看朝鲜何时会走上中国一样的改革开放道路时，那个国家还是在“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前进”：继“伟大的领袖”金日成、“亲爱的领导人”金正日之后，被美国中情局戏称为“可爱的领导者”的金正恩正式成为接班人。

我记得那个男导游在我问及金正恩时毫不犹豫地说“相信”，即使他对这位“不世出的领导人”的了解可能还没我多；我也记得那个女导游在我问她是否幸福的时候满脸笑容地说“幸福”，即使这可能只是由于她被“洗脑”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坚定还是让我产生了一丝怀疑：我们所信仰的民主真的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我们真的有权力替他们做出选择吗？

我在说朝鲜，但我其实想说的是中国。

有人在怀念毛泽东时代，也有更多的人想要维持现状，或许是因为被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吓破了胆，或许是因为发自内心地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吧。

他们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未来会更好，民主和自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是，你们可以说他们是“愚民”甚至“脑



夜幕降临下的平壤市中心

残”，你们可以说他们是被洗脑了，什么都不懂，但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

或许他们是被蒙蔽，他们本该有更多可供抉择的选项，但我们真的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启蒙”吗？

我又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故事，几个先醒者大声呐喊，希望唤醒更多的人一起把这铁屋打破，但如果这铁屋在别人眼里却是原野呢？先醒者究竟是对他们进行了启蒙还是把他们的原野变成了铁屋？

当终于有一天民主实现的时候（即使那一天还非常遥远），总会有一些落寞的人。

我记得一个德籍外教说过她的祖母很怀念希特勒时代，我也记得龙应台笔下的那些坚持说日语、唱日据时代的老歌的老人，就像一些在现在的体制下过得不如意的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一样。

当然，他们似乎永远是少数，我们可以说他们反动、愚昧，但我们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

我不是在质疑民主，我只是希望民主不要变成对渴望独裁者的人的独裁。

我似乎是在呼唤更极端的民主。

我只是想说，民主，请尊重渴望独裁者的人。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

本月初，温州一辆广本雅阁刮擦劳斯莱斯引发200万天价索赔风波，7天前台州境内又曝出了劳斯莱斯和奔驰相撞事件，如今，南京再爆菱悦撞上1800万劳斯莱斯幻影限量版，修理费用也近百万。接二连三的豪车事故引发的巨额赔偿，让人们不得不感慨，豪车出没，万一有个碰擦，开车人“伤不起”。

## 豪车出没，谁该注意？

邓海建 / 文

2月14日，南京一辆东南菱悦轿车与一辆价值1200万的劳斯莱斯发生碰撞，劳斯莱斯受损严重，初步估算维修费近百万元。菱悦车主是90后小伙，初步判定负全责，可他的车三责险最高赔付仅30万元。劳斯莱斯产权单位表示，出于同情，可能会酌情考虑赔偿事宜。（2月15日《扬子晚报》）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N起“豪车之灾”。继温州“天价之吻”后，近两周来，发生在豪车上的交通事故接踵而至。2月8日，为温州老板专职开车的刘师傅，在沈海高速台州出口，驾驶身价近500万元的劳斯莱斯撞上了一辆70多万元的奔驰，不仅两辆车上都有人受伤，车损更是合计高达120万元……平心而论，谁也不希望事故发生，豪车车主也有损失，但对普通驾驶员而言，越来越多的豪车、越来越惊悚的赔偿，已经成为新的“马路压力”。

路权是平等的，但与豪车碰撞之后，赔偿数额却有天壤之别。在同一马路上，尽管豪车与普通车所占车道相差无几，甚至排量也无甚差异，但是，其创设的风险环境是迥然有别的——换言之，在风险责任上，同一马路，豪车就是大象，而普通车就是蚂蚁，事实上的不平等昭然若揭。也因此，前几日，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的于德华律师上书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暂停对豪车发放牌照，于德华律师认为，此类豪车极易让其他车主赔个倾家荡产，在没有相关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应暂停发放豪车牌照。这个主意尽管有些因噎废食的意味，然而，若不能厘清豪车与普通车驾驶者的权责关系，随着上路的豪车与日俱增，公众的“恐豪情结”只会拉大贫富之间的成见与断裂。

“豪车的牌照能不能变成红色啊，不是每个司机都认识昂贵的它们呀！”网络上的调侃之语，蕴藏着满腹辛酸之意。豪车出没，谁该注意？豪车上的碰撞风险，固然不比“碰瓷”恶劣，但因豪车上路而强加给公众的赔付责任，显然又失衡了马路上的主体关系。有人说靠保险解决，问题是其实豪车早就属于被保险公司“歧视”的一族，因为“低保费、高赔付”的风险让不少保险公司“HOLD不住”，于是业内人士建议强化第三者责任险，以此担当“穷人的保护神”。办法虽然可行，但道理上还是说不通——凭什么要普通车主为豪车出没的风险而无辜埋单呢？

解决“豪车出没”的风险，真正的办法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强化豪车所有者的责任，在排除主管故意的前提下，车主也当分担碰撞风险中的部分损失，而不是因为法律上的无责而彻底洗脱干系；二是推动豪车商业险的市场化与强制化，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愿接纳豪车，无非是货价不对等，那么，不妨增加保险费用、并强制豪车车主购买特定险种，以此解决公众倾家荡产的后顾之忧。此外，设定赔偿上限也不失为可鉴之策。

制度设计当对“豪车”引发的社会问题秉持起码的警觉，赔偿未必是公权的责任，疏导矛盾、厘清秩序却是职能部门的义务。

（来源：观点中国。[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7\\_34617.html](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7_34617.html)）

拒绝任何人被失踪。——题记

## 今天你安全吗？

许丹 / 文

年前，去看望一个艺术家，他一度失踪，弄得很多人为他担心。临走，他送给我一本艺术画册，其中一件“安全帽”的作品，令我感叹不已。

该艺术品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显现出白晰、光滑、结实的特点。在台北美术馆展出时，特意提醒：这是在艺术家头部受击之后，雕刻而成。几年前艺术家赴成都，不想在酒店吃了警察的拳头，头部受伤，积患成疾，最终在德国做了开颅手术，才保下一条性命。痛定思痛，艺术家用《老妈蹄花》记录历史。回首往事，心有余悸，故又创作了“安全帽”，诱人深思：下煤窑戴安全帽，上脚手架戴安全帽，骑摩托车也要戴安全帽，安全帽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保安全。在社会中，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帽”？

自重庆唱红打黑后，不少人说，重庆秩序明显好转，晚上出门都感到安全了很多。对此，我不以为然。倘若重庆是安全的，李庄依法履职为何走了麦城，让全国的律师望渝生畏？倘若重庆是安全的，杨金柱又为何一下飞机，就遭陌生人“欢迎”，让人想起来就对重庆机场存有戒心？倘若重庆是安全的，网民不过是诟了几句“一坨屎”，怎么就被鹰爪摄去，失去了自由？倘若重庆是安全的，为什么会有维权者被铁栏困住，一律劳教，还创新个“不投送”？

不要错把秩序当安全。看一个地方安全与否，要看这里的人头顶的“安全帽”是什么。如果头顶的“安全帽”是威严的权力，人人胆战心惊，个个噤若寒蝉，这样死水一潭的地方，只有秩序，没有安全！臣服于权力下的秩序，与遵守在法律下的安全，根本就是两码事！

一个堂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都慌不择路地跑进了美国领事馆，如今深锁宫墙吏部，想见个眨眼律师都没戏。家属得不到半点音讯，四处奔走，一句“无可奉告”就被打发了。像他这样的人尚且失踪得一干二净，况渝之草民乎？

重庆安全吗？连副市长都不安全，公安局长都不安全的地方，市民草根们还有底气说自己安全吗？

真正安全的地方，一定是免于心灵恐惧的地方，是百鸟唱歌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尽情地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不必担心被下岗、被失踪、被躲猫猫。这些，今天的重庆可以吗？

上帝通过《圣经》与人类牵手共筑律法契约。旧约、新约共示一点，只有法律才是人类生活的“安全帽”。法律的“安全帽”必须白晰，不容污垢；必须光滑，不容曲折；必须结实，不容破损；必须高高地顶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绝对不容抛在掌权者的脚下，被随意践踏。有了这项“安全帽”，审视一下我们头上的“安全帽”，到底是权力，还是法律？权力可以给秩序，但是不能给安全，强权之下，人人没有安全，包括国家主席、总书记。只有法律才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安全，包括那些戴罪之身。

看清楚重庆人头上的那顶“安全帽”，然后照照镜子，摸摸自己头上的这项，仔细确认后，问问自己：今天安全吗？秩序不是安全，权力也不是法律，只有法律才能给人以安全。

当把别人的“安全帽”踩在脚下时，自己也就失去了安全。举目无助，才幡然悔悟，为时已晚！转念那些尚掌权者，浑然不晓，仍恃权蔑法，酿造苦酒，全然不想河东、河西之轮回，噫嘘唏，悲摧！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e11fe101010515.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e11fe101010515.html)）



在英国坎特伯雷举行的 2012 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选手获得全球 16 金中的 10 金。然而在中外学生互换礼物时，外国小朋友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水杯、笔，中国孩子没有准备，只好临时拿出人民币送给外国小朋友。（2 月 14 日《武汉晚报》）

## 奥数学生回赠人民币是教育的悲哀

廖小利 / 文

毫无疑问，这一次国际奥数竞赛又成了中国学生的表演秀，中国选手获得全球 16 金中的 10 金，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拿到这么多金牌我们当然高兴，毕竟这些孩子展示了中国学生在奥数领域的超强实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然而孩子们没有想到，虽然他们赢得了奥数比赛，却输掉了另一场竞赛。当中外学生互换礼物时，外国小朋友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水杯、笔时，中国孩子才幡然醒悟，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只好临时拿出人民币送给外国小朋友。



别人赠礼，我们送钱，呵呵，是中国孩子钱多了吗？中国孩子事后也感到羞愧和尴尬，相信这些孩子在心里也在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自己脑子怎么只想着竞赛，怎么就没想到要送礼品给外国小朋友呢？”

孩子终归是孩子，发生这样尴尬的事情我们能怪孩子吗？我知道，为了能让孩子在国际奥数竞赛上取得好成绩，我们每一次都是举全国之力，选拔最好的苗子、配备最好的教练、安排最好的伙食……可唯独没有教会孩子应有的礼仪之道。

其实，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们一向是尊崇礼尚往来的国家。但是反观现在，我们所欠缺的恰恰是礼仪，比如一些青少年在学校里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懂礼让，不讲礼貌；在社会上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人，甚至随心所欲；在家里不懂得孝敬长辈……正如，奥数中国区总教练郭红兵所言，“中国孩子做题数一数二，但在团队和礼仪方面和国外参赛队还有差距。”

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念在国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学校和老师往往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的就是好学生，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只注重知识，而对其它能力、行为习惯、合作精神的培养却大大忽视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常常披金戴银，但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却难见中国身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中国学生拿人民币当礼品的行为凸显了中国教育的短板。在我看来，中国学生这次出洋相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情，至少它警醒了我们：教育不只是分数，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b19d10102dway.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b19d10102dway.html)）

# 给方舟子的公开信

## ——评“废医验药”的主张

张翔 / 文



方先生您好：

我看了您很多关于中医的论述，很欣赏您的“理性”且“科学严谨”的态度，但是有几点想法必须和您商榷一下。

您提出了“废医验药”的主张，我很赞赏您的这种勇气，不过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窃以为从您的逻辑出发看您的“废医验药”主张，有逻辑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而显得学术精神不彻底。

首先我很赞成“验药”的观点，以严格检验药理和毒理，不仅是严谨的科学态度更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您在没有做出深入研究和验证的情况下就提出“废医”（废除中医理论）的主张是不严谨的，我只想问问为什么不是“验医验药”呢？

当然“验医”必须遵循严谨的方法即“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尽管有人认为科学方法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不过科学方法是目前已知最严谨的方法，这是经逻辑和大量实验说明了的，因此只有用科学方法的检验才能确定中医与疗效之间的严格因果联系，以排除所谓安慰剂导致自愈的可能。

我认为在做了“验证”工作后在决定是否“废医”（废除中医理论）更科学更严谨。您认为中医理论之所以该废主要是依据它与现代西方医学（您所谓的科学）格格不入，难道这是真正检验一个东西是否真正科学（真理）的理由吗？一般有点科学哲学和认识论常识的人都会否认，因为毕竟在经验意义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经过了严格的“验医”过程，发现用中医的理论治病确实起到了显著的疗效，那么就不得不正视起来，而不是武断地废除了，在没有验证的前提下依据一种理论就判定了另一种理论的生死我不知道您的依据是什么？难道您不知道人类历史上很多起初看起来相当非“主流”的理论后来都被实证检验是正确的了吗？我并没有武断地承认中医的真正疗效，只是认为“验医验药”才是正确的做法，在验证期间，中医可以暂时退出国家正规医疗体系，作为一种民间的或者替代疗法，待验证结果出来再决定其命运亦可。

您被称为“反伪斗士”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殊不知您的这短短四字的“废医验药”的主张在您的逻辑思路下却严重的前后不一致。“验药”是严谨的科学方法，“废医”是草率的独断作风。希望您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过，针对中医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大样本随机双盲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检验方法，但是总能够探索出一种比较严谨又能说明问题的检验方法的。因此，凡是以事实说话，包括反对中医的人，反也要有反的证据。中西医之争，现在都进了一条死胡同，真正的需要去做点检验的事，一切用事实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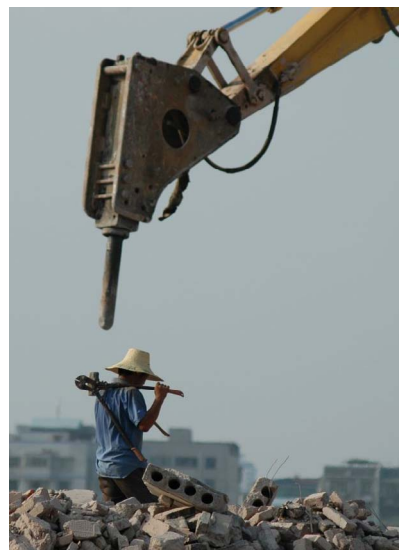
2012年2月14日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关于强拆的问题，台湾和大陆民众却给出了迥然不同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先生早先去台湾访问，他问了台湾人几个“假如”。

## 遇到强拆怎么办？

杜君立/文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99%的台湾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假如拆了怎么办？就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

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

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

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总统。一般台湾人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

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如果让我们来回答这几个“假如”呢？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我们有5种选择：去法院起诉、去上级机关上访、网上发帖、默默忍受、玉石俱焚。

**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

我们去法院起诉有两种可能：立案、不立案。立案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依法、依规矩。依法判决的结果有两种：执行、未执行。

**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

我们有5种选择：送更多的钱财满足法官、去上级机关上访、网上发帖、默默忍受、玉石俱焚。

**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议员，有“人大代表”，代表一般都是大官，你根本见不着，见着了只能更令你绝望，因为你的房子就是他们拆的。

**假若议员就不管你的事，怎么办呢？**

我们的“人大代表”……

（来源：作者供稿）



孔庆东送给余泽的话中有这样一句“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题记

## 驳对“揭露”“批判”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

薛逸超 / 文

这是我所反驳文章的题目：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从校内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官无廉，富无善，党无信，国无盼，人民群众像是一群苟且偷生的蚂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可解脱，政府的公信力早已挥霍一空。”

原文链接 <http://blog.renren.com/blog/276026944/781845306>，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作者提到的“中国城市人均月收入已突破 9000 人民币大关”问题，因为我的好友里面没有人去转发所以我也去网上查了下，政府的确是已经出面辟谣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意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政府的确发过很多他承认的消息，比如经济数据通报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 GDP80394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 12447 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6953564.html>，那我们换算过来就是北京的人均收入是月薪 6699.5 元，虽然这个工资在北京的确这种大城市不是出奇的高，但是我试问下真正拿到这些钱的有多少人呢，至少我在北京的朋友、亲戚拿到这个数的不多，但是我们的各种政府机关以及国企的年终奖动辄就超出了 80394 这个水平，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的月薪是在被提高。而转发者中抱怨的人当然不排除信以为真的“天真”者，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一种带有自嘲性质的“娱乐”者，还不至于被提高到是不是什么谣言的跑马场这么可怕吧。

在下来“温州动车事故后，校内上疯传这样一个视频，动车车厢分解拆除过程中，桥上有东西从车体内掉出，视频中将掉出物用慢镜头回放，并用红色圆圈标注，下文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人！车厢里还有未被抬出的尸体！这群狗杂种！”事件，为什么我们会对于温州事件这么关注，我们的政府给予我们的回答又是什么，我想“不管大家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就可以给出答案。

“虽然像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谣言和赤裸裸的诽谤后经澄清，掉下来所谓的‘尸体’其实是一个损坏的车椅，但这个视频还是在校内上被分享了几万次。几万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有几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对这样的所谓的‘事实’是认同的，并且在谣言的阵地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动车事件中的“揭露”好坏参差不齐，然而分享这样的视频是源于我们对于真像渴望，难道这样的渴望也有错吗，如果政府在事后就给了民众一个真实的真像，一个问心无愧的真像，那么这

些假的视频是不是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是不是就没有被分享的必要，更何况难道分享就必须带有“认同”吗，我分享所有的东西就必须是我认同的吗，我不能是因为“关注”而去分享吗，作者是否在这个立场上过于片面。

再次，“校内上疯传的相册，仅从图片上看，是暴乱、战争、流血事件，彩色的或者黑白的，当然下面都有大段大段的注释，什么‘我朝城管威武打死人不偿命’，什么‘对比毛蒋后人我笑而不语’，什么‘方志敏是绑架外国传教士并撕票才被民国政府处以死刑’，什么‘天朝必亡’，什么‘中美护照对比’，什么‘温家宝生病造假’等等。随处可见的仇官、仇富、仇党情绪，随处可见的对国家和党的谩骂，如果从校内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官无廉，富无善，党无信，国无盼，人民群众像是一群苟且偷生的蚂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可解脱，政府的公信力早已挥霍一空。”

城管中当然参差不齐，但是我想偏向哪一个方向公道自在人心，至少我亲眼见过在西安康复路口一群城管强行拖走一个年过七旬老者赖以生的人力三轮车，留老人坐在路边哭泣，试问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眼见为实何来群众民愤。去年的新闻中不乏出现政府临聘人员各种现象，试问临聘人员真的有这么大的胆量吗，难道我们的政府临聘人员是不需要选拔随意而来吗。至于“毛蒋后人”、“方志敏死刑”、“天朝必亡”、“温家宝生病造假”、“中美护照对比”这些事情中我有看过的也有没看过的，我承认是缺乏依据的无稽之谈，我也承认这些是很无趣的东西，可是我想说这些东西至于被作者提到这么高的位置吗，难道你看了这些东西后会真的因为里面的内容就亢奋无比吗，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官无廉”是我们希望看见的吗？，但是你每天在新闻网站都会看到这个省这个什么领导被爆贪污，那个省那个什么领导包养情妇，新闻的公信力不是白来的，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清廉的政府，所以我们极力反对贪污到骨子里的思想。

“富无善”暂不提官二代的飞扬跋扈，就是富二代中欺压打人之事也不少见，当然我所说的范围是有点局限性小面积的，但是这种现象越演越烈则是不争的事实。

“党无信”我想套用下周董的歌词，说好的经济适用房呢，说好的公务员选拔公平化、透明化呢，说好的人民自己选的人大代表呢，说好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呢？诸多说好的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国无盼”我们不正是因为对这个国家满存期盼才提出反对的声音吗，我们不正是因为对这个国家满存期盼才希望他改正错误越来越好吗？

作者你说“而大多数人所做的，一是转发，二是唾骂。别无他为。校内就是这样提供了‘谣言一条龙’服务，有制造谣言的，有传播谣言的，还有像多数无知的人一样急于‘捧场’的，真正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

试问转发何错之有，难道我们每一个转发都必须是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话语吗？试问我们唾骂是因为是好事情所以我们唾骂吗，别无他为是我们所想吗，我们想提出意见，那你告诉我们门路在哪里？我只记得我父亲和我说过政治这个东西谈有什么用，国家一不会听你的，二你说了没人听，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尴尬吗，难道在这种尴尬中我们连鄙夷之声都不能拥有吗？多数无知的人中是不是包含了你我他呢，真正有知的人在作者眼里有多少呢？关于“言论自由”，作者是想说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吗，言论自由的含义真的在你眼中就是如此渺小吗？胡适先生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中有一条是“容忍——容忍反对”，试问作者在这样批判这些的时候是否有出于现状而考虑先容忍再客观呢？

文章中“不想说别的，只想说说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曾经在中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工作的 Huntsman 州长在竞选总统时这样说，‘我不认为我们需要与中国来一场贸易战，在中国即将要转型的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是年轻人，是新新的互联网一代。目前，在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他们带来的变化，足以扳倒中国。我想我们有机会从那里赢回我们的经济。’这段话被主持人连续打断了数次，因为这是现场直播。还好这是直播，让我们听到了、看到了一些平时听不到、看不到、想不到的事。如果我们把浮躁的心沉淀下来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会四处宣扬他们的民主与自由？又为什么通过种种途径丑化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导致年轻一代有崇洋媚外的情绪？是什么掀起网络和现实中一波又一波的泄愤事件？又是什么导致负面信息泛滥？在这些疑问中，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新闻媒体，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有我们的青年一代，该如何忠于职守，力挽狂澜？该如何正确面对我们的身份和使命？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推动历史和当今的车轮？

我想，是该我们警醒的时候了。

当这些谣言涉及到政治、民生、社会安定的时候，当这些谣言麻痹了国人的意识，挑起民族矛盾和党群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抵御这种杀伤力的本领和能力，在‘真’与‘假’，在‘信’与‘不信’，在‘真相’和‘谣言’中做出判断。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受过正统的教育，有充足的知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我们在数年后终将成为支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国家、人民、父母、孩子，都急需理性而有独立思想的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影响和改变一切未来，而未来又是我们创造；更因为，我们是青年。”

这段是我最为不能认同的，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事件不是不存在，但是平心而论在网络及传媒中我们能看到听到多少？“年轻一代有崇洋媚外的情绪，是什么掀起网络和现实中一波又一波的泄愤事件，又是什么导致负面信息泛滥？”我想作者在写这些话的时候考虑过比例吗，是去考证过还是只是根据一己之见？至少我身边只有极少数同学跟我说外国多么多么好中国多么多么烂一类的话，最多也只是相对客观的说过外国哪里或许优于中国的地方，而这些大多是一些客观事实。我们医疗不如人家我们难道不能承认吗，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如人家难道不能承认吗，我们在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我们不能承认吗？知耻而后勇才是真正的方向，难道我们的国家只能听得好话听不得坏话了吗？

“当这些谣言涉及到政治、民生、社会安定的时候，当这些谣言麻痹了国人的意识，挑起民族矛盾和党群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抵御这种杀伤力的本领和能力，在‘真’与‘假’，在‘信’与‘不信’，在‘真相’和‘谣言’中做出判断。”

作者是在故意夸大其词吗，为什么对于你所反对的东西总要去刻意妖魔化呢？你所说的民族矛盾在哪，党群矛盾又在哪？任何事件的叙述都要讲究实事求是，一些简单的文字及视频就足以到麻痹整个国人意识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作者口中的国人才是最值得怜悯的，他们缺乏的将不只是事实辨别能力，而是认知事实的能力。然而作者却又先抑后扬地在里面说“因为我们受过正统的教育，有充足的知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不是变向粉饰你所谓被谣言麻痹了的国人来推崇自己的理论吗？



在最后作者的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捍卫真相与细节，让强大而明智的内心成为一切谣言的粉碎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去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事业。”我是认同的。

但通篇而论作者更多的是对于自己不认同或者否认的东西采取了偏激的思想与言论，却没有从正面的角度去思考这些是否有存在即是合理的意义。

在众多“揭露”“批判”中确实有些文章视频里面不乏带有欺骗与误导，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去分享呢？因为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像，所以我们发疯的想要去知道，正义得不到伸张，所以我们拼命的想去维护。

这些利用我们心态的人是需要被批判的，但是我们对真相与正义的渴望是不能被打压的，不理智我们可以去改进，太盲目我们可以在错误中改正，但是我们不可以失掉这一颗追寻真相渴望正义的心灵，否则我们与鲁迅笔下麻木的国人又有何异？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汉娜·阿伦特

## 娱乐时代的韩寒神话

杜君立 / 文

2011 已经成为往事，作为历史，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话语将会永远流传：“这是生命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作为地球的一个“奇迹”，神奇的中国总是不乏“奇迹”。被传为“世界末日”的2012终于来了，“奇迹”仍然在继续。新年伊始，在一个互联网构筑的“社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不是余杰出走，不是杨恒均封博，更不是吴英极刑，甚至不是孔庆东骂人，而是“人造韩寒”事件。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从麦田到方舟子，“韩寒神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国最“危险”的“打假斗士”，方舟子以其可怕的专业严谨与勇敢执着，通过清晰的举证论证，屡屡创造“奇迹”。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如今，在另一种语境中，方舟子——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毫无疑问，韩寒神话是一个中国的“奇迹”。10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与其说他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王级”的娱乐明星。无数年轻人被他俊朗叛逆的外形而倾倒，无数愤世嫉俗者为他犀利解气的嘲讽而击节；更多的人，是为一个不读书的“思想家”、一个30岁的人有50岁的深刻而惊叹。人们通过新闻、通过照片、通过文字认识并热爱他。他离大众很近，他关注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他又离大众很远，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他始终保持一个明星必需的“恰当的神秘”，这种“恰当的神秘”终于成就了一个商业神话——在通俗读物中，

韩寒几乎成为最具价值的商业符号。他的博客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从韩寒“悬赏”两千万（富婆范冰冰又追加两千万“共襄盛举”）来说，韩寒已经成为一个财大气粗的“首富”。半年之前，释永信悬赏不过区区五万。

相比静态的平面媒体，视频常常显得过于“可怕”。在一睹韩寒“真面目”的不多的视频中，数年前“凤凰直通车”对韩寒的专访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韩寒。这个“韩寒”完全不同于小说和博客中那个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知识渊博、尖锐深刻、推理严密的韩寒。在主持人何东面前，这个“韩寒”知识贫乏、粗俗浅薄、虚荣可笑，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学识和修养，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星范儿”的气质和气场。经过4个小时与韩寒的“面对面”后，何东坦言：“韩寒平时待人待物，完全不同于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从这段长达90分钟的视频可以看出韩寒与孔庆东有很大不同。或许可以说，孔庆东是装傻装流氓，韩寒则是装酷装公知。一个人可以如此“分裂”，用一句话说，“当时我就惊呆了”。你很难相信，坐在何东面前这个腹中空空、谈吐粗鄙、无知无趣的“富二代”会是那个机敏过人的“天才”韩寒。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何东对韩寒进行专访

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接着说：“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陷入错误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屈辞穷在哪里）。有趣的是，《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也说过类似的话：“撒谎者捍卫他的诚实，胆小鬼炫耀他的勇气，粗野汉谈论他的教养，无耻之徒维护他的荣誉”。米切尔写作这篇名著时只有26岁，但她写了整整10年。

写作是“上帝神秘的作坊”。写作不是表演，写作的诡异之处在于其间接性，人们只能看到写作的结果，却看不到写作的过程。在文化行业中，“赝品”早已成为一大商业门类。正如中国传统国粹的“双簧”，“假唱”也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约定俗成的一种操作方式。据说假唱大多是用本人的录音，但也有他人替唱的。同样，电影更是不乏“替身演员”，而“捉刀”更是代笔的著名典故。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事件、当写作者成为一个商业明星的时候，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联系就如同一部电影是否使用“替身”一样成为一种商业秘密。从这一点来说，秘密并不一定就是丑闻。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化，写作是说话的平面化；当文字与语言、写作与说话发生较大的偏离时，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深陷名利之中的时候。

作为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围城》东施效颦式的拙劣模仿。与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相反，韩寒只是一个连“语文”都不及格的中学生。钱钟书非常低调，“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把作品比作“鸡蛋”，而把作者比作母鸡。当一只鸡每天叫个不停时，必然会有人怀疑它没时间下蛋，或者不会下蛋，甚至说它只是一只擅长打鸣的“公鸡”。如果说人类发明语言是为了欺骗和说谎，那么人类拥有思想就是为了质疑和批判；因此说，人不仅是最善于欺骗的动物，也是最喜欢怀疑的动物。不应忘记，改写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就来自于“怀疑一切”。事实上，当年曹文轩给《三重门》写的序中同样对韩寒的“早熟早慧”“感到不可思议”，“韩寒的成熟，可能会使人觉得他有点不合自然规律”，“使人生疑”。

## 二

不能不承认，韩寒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事文学的作家，而更像是一个闪亮耀眼的娱乐明星，与书斋的距离很远。韩寒从一出道就星光灿烂，娱乐八卦文化体育兼而有之。这显示其精于媒体运作，非常热衷于成为话题人物。韩寒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体制造”。然而，韩寒毕竟不是周杰伦谢霆锋，更不是徐静蕾范冰冰，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韩寒。或者说，他是明星里的作家，是作家里的明星。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不读书”的韩寒背后，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从事写作和媒体的其父韩仁均。从“韩寒”这个极具传播性的名字开始，韩寒就是韩仁均精心打造、最为得意的“作品”。据说早在韩寒出生之前，“韩寒”就已经是韩仁均发表作品的专用笔名。当韩寒因为作品而成为“神话”之后，终于有人将韩寒的“作品”与韩仁均的“作品”联系起来，这种瓜田李下的质疑绝非空穴来风。换句话说，“韩寒”不仅是一个人的姓名，同时也是一个“笔名”，笔名与人名之间并不一定完全重合。作为笔名的“韩寒”其可贵在于他总是以“常识”来审视当下这个社会，而韩寒本人仍然逃脱不了人们以“常识”甚至“偏见”来审视他本人，特别是在一个周老虎和阴谋论的中国。在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手段）、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时代，任何质疑与审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写作就是说话，不过是用文字而不是语言。一个普遍的常识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更何况写作，就如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难以成熟。作为一个生前“失败”死后“成功”的中国文人，孔子就这样教育儿子孔鲤。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院子里，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子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周礼》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习礼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周礼》。《论语》中原文这样记载：（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据说孔子生下儿子时，正好有人送给他一条鲤鱼，因此就将儿子叫做孔鲤，孔鲤的儿子叫孔伋。孔鲤虽然有一个很智慧且很擅长教育人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孔子那样的才华。即使如此，孔鲤仍然很认真地对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对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孔鲤并不算得“英才”，却先孔子而亡。即使如此，所有正统孔家传人都必然是孔鲤和孔伋的后裔。

孔子说：“不知其子，视其父。”反过来，不知其父，视其子。韩仁均韩寒父子不同于孔子孔鲤父子，也完全不同于郑渊洁郑亚旗父子。从某种意义上，“儿子韩寒”不过是“我爸是李刚”的另一版本。对一个曾经狂热的老文青来说，望子成龙，培养一个“神童”或许是一种最大补偿。韩寒的“价值”在于其秀外慧中、博学多产、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最为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几乎是“乳臭未干”，而且还弃学、不读书，如此“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简直赛过3岁会打枪的金正恩那样的“天才”。可以想象，在“天才”和“神童”如此少见却具有极大市场需求的娱乐时代，“人造天才”必然会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人们为之倾倒和疯狂的“天才”“神童”成为神话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质疑或者惊叹——就像黄健翔脱口而出的“他不是一个人，他在战斗”。更不幸的是，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制造“天才”神话的竟是一只“上帝之手”。客观的说，韩寒的文章并不令人惊奇，如果这些文章出自一个中年的读书人之手的话；唯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出自一个涉世未深且“不学无术”的“小屁孩”之手。



## 三

从“白卷英雄”张铁生开始，反体制在中国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这种“反偶像”以偶像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学而知之者都是些庸庸之辈，生而知之才是真正的人才。“我的胜利就是教育的失败，我的失败却并不是教育的胜利”。当公共教育被贬低之后，甚至整个教育与读书亦被否定，一切都是个“屁”。唯一剩下的就是“天才”和“庸才”，而学习与教育都失去意义。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在一种全民性的“一夜暴富”“成功焦虑”和“名人效应”之下，悲剧总是难免的。韩寒作为“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天才’”，以狂放不羁的叛逆者姿态横扫中国文坛，造成独一无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个力量巨大的思想上帝，同时创造了点石成金的商业奇迹，这种偶像文化—经济一体化模式，让操纵者日进斗金，‘韩寒’载体名利双收。一个文化英雄站起来，无数人成为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领袖，缔造出思想贫乏的一代粉丝”（老愚）。



《南方人物周刊》201202 期封面

物质的极度丰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娱乐时代。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孔庆东到韩寒，名与利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标志。狂热的群氓与反叛的大众创造了所谓的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关注与围观营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皇帝新装”游戏；人们等待着一个个“皇帝”的登场，等待着一个个“孩子”的断喝。在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上，“韩寒”与“喊”叠加在一起。喊与被喊，已经分不清谁是皇帝，谁是孩子，唯一感到“娱乐”的就是大众。无论韩寒还是方舟子，都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大众消费品。如今回头看过去，韩寒的“形象”竟然是那么完美，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也不能容忍丝毫怀疑。作为一个公知，韩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勇敢的质疑。吊诡的是，如今他也遭遇到了“勇敢的质疑”，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还真可能是一个被社会被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李晓亮）。在“皇帝新装”的围观困境中，乌合之众的群氓常常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愤青韩寒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或者“公敌韩寒”承载的不只是韩仁均一个人的梦想，他身上落满了大众怯弱无助的目光……大众必将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许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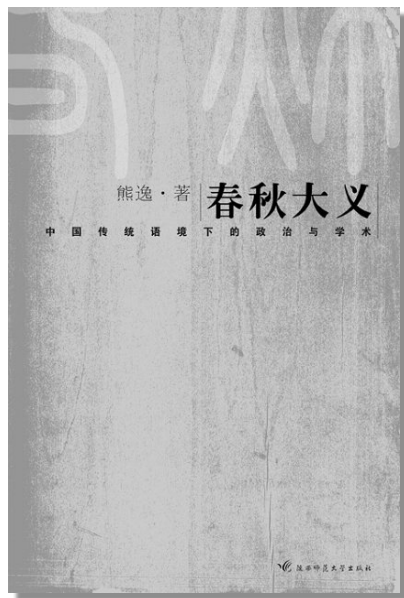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权谋的历史，但历史并不全是权谋。很多时候，人的遗憾在于无法选择历史。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韩寒从10几岁就弃学，转眼已到而立之年，为人之父。10余年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好运”和“幸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孔夫子曾经非常世故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公知”，韩寒表达的不过只是一些可怜的“常识”，而他扮演的是一个脆弱可疑的群氓“代言人”；不幸的是，这种爱屋及乌的“代言”始终面临着身份的质疑和信任的瓦解。名利场中，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所谓“明星”不过只是一种大众即时消费品，再美丽的包装背后都会印上一个小小的“保质期”——即使这个“保质期”长达10年。

#### 四

孔子曾经批评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作为韩寒的反义词，“好熊熊逸”——一个与韩寒几乎同样“才貌双全”的早熟“80后”，每天读书思考写作批判，唯一的区别是他始终与狂热的大众保持着距离。低调不是退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自持自信与超脱感。在娱乐至死的当下，这种对名利的警惕与淡泊印证了智慧的力量与人格的自省。熊逸在《春秋大义》的题记中写道：“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韩寒并不喜欢权力，但他也不喜欢思想。王小波 40 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并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即使无人喝彩。他曾经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如果说王小波体现的是思维的精英，那么韩寒展现就是道德的精英——他已经成为底层道德的代言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道德提供给韩寒无尽的话题与力量，甚至不需要任何学理和逻辑；借用他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逻辑。韩寒在“凤凰直通车”的访谈中毫不遮掩地说：他没有什么信仰，所以也没有什么底线……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在一种相似的道德语境中，韩寒“关公战秦琼”地遇到了方舟子。

“韩寒神话”主要来自于“全球点击量第一”的博客，这种数字泡沫与媒体高烧背后总躲不开巨大的商业利益，韩寒最终成为一个媒体制造的完美神话。阿伦特说：“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作为一个娱乐时代的传说，韩寒重要的已经不是文字，更不是思想，而是姿态与旗帜。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不是王小波，也不是王朔，更不是鲁迅；甚至说，他不是作家，也不是演员，而只是一个不错的模特，他最真实的或许是那些被定格的超酷的 POSE。作为娱乐时代的一种时尚，与其说人们崇拜韩寒，不如说人们需要韩寒，就如同人们需要芙蓉凤姐和孔庆东，或者 LV 和 iPhone 4S。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标签，这就是偶像的意义。世界上本没有偶像，傻瓜多了，就会产生偶像。无论偶像还是反偶像，无论精英还是反精英，对芸芸大众来说，当这种需要变成需求时，一切就进入商业模式，这样就没有什么道理和常识可讲，只剩下唯一重要的就是利润。换言之，娱乐时代的韩寒作为一个鲜亮的黄金 LOGO，完全是一场造星造神运动的产物，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在一个无信仰的国度，偶像崇拜常常变成一种宗教，粉丝就是教徒，韩寒与苹果一样成为一种消费社会的“奢侈品”。在苹果店门外彻夜排队与电脑前苦等沙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不经历风雨，哪会有彩虹。这场“风雨”对韩寒未必就是坏事。曾几何时，小韩寒也是以刻薄诛心地杯葛“名人”而暴得大名，可谓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风水轮流转，如今韩寒将方舟子的质疑和指责归结为“仇恨”，这种“仇富”式论断多少有些想象力的贫乏。崔卫平谈起韩寒时说：“一个人最好也要拥有对于自身的某些质疑精神，考虑到自身也许同样是不完美不完善的。”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众化时代，偶像永远只是一些匆匆过客。这注定是一个偶像坍塌的时代，也是诸神的黄昏。从造星到造神，名利场最高处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神坛，而神坛的后面就是祭坛。作为“一个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韩寒如今“很受伤”地说，“写作太危险”，他甚至后悔当初当了作家。事实上，“危险”的不是写作，而是名利场，这是娱乐和金钱本身注定的。“莫听穿林



《春秋大义》封面，熊逸著，副标题为：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政治与学术。熊逸是最近活跃于网络的作家，他从不透露个人信息，著作有《周易江湖》、《孟子他说》等。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作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而不是大众的表演；对写作来说，只要能耐住孤独与清贫就足够了，而表演则恰恰相反。

康德说：“启蒙就是一个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走出。”一个人的智慧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类至今无法完成启蒙。傲慢与偏见，注定成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哀。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完美的人；从法律上来说，疑罪从无。一个人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好人。虽然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30岁的韩寒已经长大了，30岁的韩寒还很年轻，后生可畏，犹未可知。李宁公司有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苹果公司有句广告词：这仅是一个开始。人生是一个舞台，社会是一个舞台，名利场更是一个舞台；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舞台，是要演好自己，还是要演好一个“英雄”，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己，做一个人还是做一个上帝，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唯一的遗憾在于，这种选择有时候并不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别人。在电影《因父之名》中，父亲对儿子说：“我希望你能表现出一些尊敬。”儿子问：“对谁？”父亲说：“对你自己。”在一种传说中，王朔这样“骂韩寒”：“信任你的人那么多，没见你客气几句。诋毁你的人才那么几个，你就蹦出来给人家脸，说你什么好。什么这是一个作家的尊严，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你的尊严和名誉这样轻易被摧毁，那你觉得这样的尊严跟名誉要来何用？”

## 五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个人总要长大，即使天才。韩寒是作为“神童”而闻名的，但今天的韩寒已经长大成人；10年间，从一个儿子变成一个父亲。就如同一个轻量级选手已经“发胖”，在一个“不分重量级”的成人社会中，缺乏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的韩寒或许将如《伤仲永》所说，其最终结局亦不免“泯然众人矣”。在过去的日子里，关于“韩寒神话”破灭的预言从未间断过。很多年前，就曾有人在文章中写道：“韩寒或许是个悲剧，一个原本常识性的话题，一个原本人人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事件，因为韩寒的渲染竟使之成为所谓的偶像与明星——当韩寒泯然众人时，或许，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是一种常态”（《一个文人的神话》）。事实上，即使韩寒自己，随着心智的成熟，亦不免“江郎才尽”的焦虑。

如果说韩寒神话是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莫大讽刺的话，那么更为讽刺的是，在公共话语空间逼仄的中国，一个不读书的韩寒竟然常常被很多学者教授们引为“公知”。孔庆东之后，在缺乏理性伦理的公共话语体系下，“韩寒神话”似乎正成为一场“公知”危机的序幕。徐贲撰文说：“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言辞之粗野、心灵之蛮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粉丝相互激励，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激发，而共同向下堕落，让诸多‘神话’破灭。”精英与大众，傲慢与偏见，谁有资格代表真正的民意？不过在思想上，从来没有什么“偶像”。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反过来就是“道之不存，师之不存也。”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指出，我们并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而是活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为我们编织的虚拟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已经由于一次没有罪犯没有作案工具的“完美的罪行”而不存在了。从某种程度上，韩寒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机器新娘”，“有出息的作家经过培养电影明星的方式被培养出来，然后让公众消费”。有些黑色幽默的是，“人造韩寒”原本只是一个平庸的娱乐事件，但却引得无数愤青公知们浮想联翩。

与韩寒不同，“少年天才”的余杰走上了一条真正的知识分子之路，并最终走到了尽头。余杰的失败与韩寒的成功可以说是对这个时代的最大嘲讽。“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许知远指出，“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呐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



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在一个正义失语的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总指望一个孩子去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非常不正常，也非常荒诞。

一生流浪的卢梭嘲讽说：人们宁愿死掉也不愿意去思考。事实上，人类可以没有思想，但却不能没有上帝。米兰昆德拉就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韩寒说过，他只是“灯光下的一个小人物”，但当他遇见麦田和方舟子时，他却坚信自己是天才。即使不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举烛”式的过度政治解读，韩寒神话注定只是一场早晚要落幕的大众狂欢；神话过后，或许人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和成熟的韩寒。在一种狂欢与狂热之下，只会有无数拒绝思想的“粉丝”和“大众”，而韩寒就是他们的“上帝”。面对“人类”，“天才”一般的“上帝”所面临的唯一的问题是，“上帝”是否思考过？或者说，“上帝”是否也有一个“上帝”？再或者说，“上帝”是否会像尼采说的那样死去？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最后一句话。“作品见。”这是韩寒的最后一句话，他宣布退出与方舟子的论战。在一个“真相”稀缺的时代，无论韩寒的粉丝还是方舟子的粉丝，人们仍在像等“第二只靴子”一样等待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作为一个与韩寒类似，以反判言行介入现实的写作者和歌唱者，鲍勃迪伦的不同与超脱，在于他一意孤行地拒绝和抵触所有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比如摇滚天才、抗议歌手、民权代言人等等。他在22岁时曾经写了一首满是沧桑与无奈的歌，叫《答案在风中》——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能成为男人  
海鸥要飞越多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入眠  
流弹要飞多少次才能在天空中消失  
我亲爱的朋友，答案在风中……



有了审查制度，作家们至少知道创作的限制在哪里。

## 呼吁审查制度

景凯旋 / 文

1985年，在匈牙利作协大会上，一位著名作家强烈呼吁审查制度。他要求政府设立一个明确的审查机构，详细规定它的权力；要求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果作家越过了界限，可以通过法院来起诉。这样，作家们至少知道创作的限制在哪里。

自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以来，不同制度的各国宪法相继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无论西方国家还是苏联、东欧，都没有明文的出版法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作家们却主动要求建立审查制度，并把它看做一种进步。

### 每个人都变成审查人员

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掌权。为了恢复社会和谐，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取代了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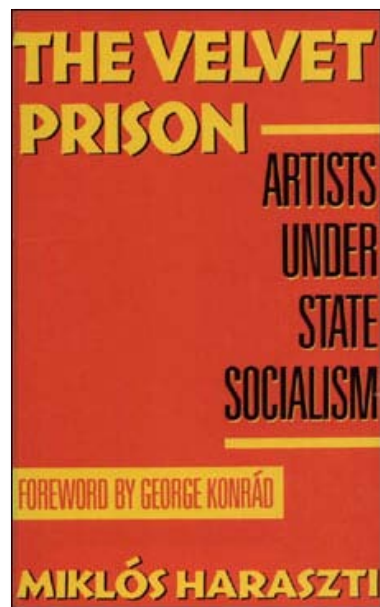
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艺术家在创作上要自由得多，出版界也要宽松得多。比如，在匈牙利可以出版在其他东欧国家遭禁的作品。当然，仍然有许多政治的禁忌，最重要的创作戒律就是：艺术必须证明现实。

然而，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内容是可以发表的，什么内容又是不可以发表的，标准很模糊。控制言论的部门总是滞后，编辑往往会抢最快时间处理稿件，但早上获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午就可能遭到谴责。好不容易公开出版的一本书，很快就可能遭到禁售。编辑和作者不知道，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籍在通过时，哪个环节会出问题，作品的命运将会如何，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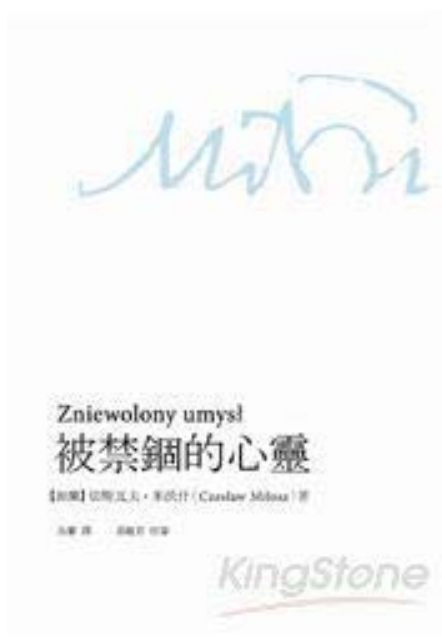
编辑就像法官，他可以自由裁量，但他的决定只能根据上面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变成了审查人员：除了宣传官员，报刊编辑、出版社审读和电视制作者，甚至艺术家本人，也学会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不断删除作品中的敏感词，删除大段文字和镜头，加进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和概念。编辑和作者都明白，要想公开发表作品，就得善于打擦边球，采用曲折的隐喻。这样一来，思维与话语的完整性遭到了损害，作品的意义往往与作者的意图相左，或者变成言不及义的空话。

### “进步的审查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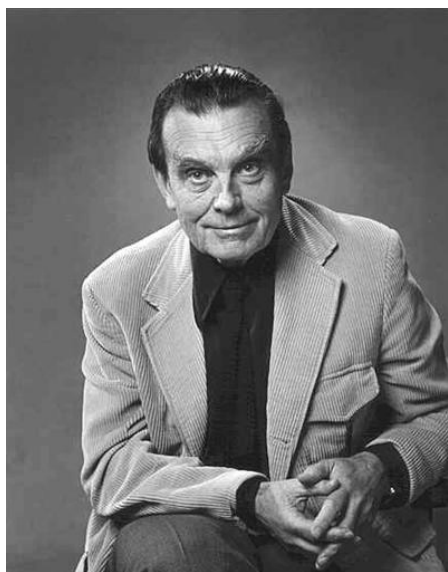
呼吁审查制度实在是个讽刺，因为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作家米卡罗斯·哈拉兹提曾写了一部书《天鹅绒监狱》，



《天鹅绒监狱》，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著。20世纪80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专制政体、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但只有敏锐如米克洛斯才会大声指出，监狱的铁栏杆虽然套上柔软的天鹅绒，但它仍是监狱。



《被禁锢的心灵》，一译作《被俘获的心灵》



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翻译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描述这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他在书中假托一个正统作家的口气，论证创作者和审查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作者，他们“相互拥抱”，共同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生活。艺术家们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越来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以至于不再需要公开的审查制度了。

这是一种“进步的审查制度”，它不要求艺术家必须表现完美的社会，或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忠诚，而只要求他们认可制度的永恒性。它的宽容度不是由专横的命令所决定，而是由合作的意愿所决定。国家拨出财政预算供养艺术家，艺术家则提供国家需要的产品。这种非经济的方式被视为艺术的“解放”。

### 宁愿接受保护，而不是自由

20世纪70年代，政府曾试图倡导大众文化，把艺术品推向市场，结果引起许多“严肃”艺术家对庸俗文化的抗议，他们担心这样会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稳定收入，宁愿接受保护而不是自由。对这些艺术家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匈牙利已经不同于30年代的苏联，或者50年代的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早已成为过去，虽然意识形态未变，但现在的国家已经采用一种新的温和机制来统治社会，由上面发布命令的粗暴方法已经被艺术家和国家的共生关系所代替。艺术家们既然已成为“国家艺术家”，出于责任感也要主动维护国家利益，严格进行自我审查。

此书令人想起米沃什的《被俘获的心灵》，都是循着某些知识分子的论调和逻辑，探讨他们的内心世界。哈拉兹提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他从不将世界简单地分成“他们”和“我们”。事实上，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们”的权力一天都维持不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迫离开大学，去工厂劳动了一年，后来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书《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以萨米亚特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表文字。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萨米亚特杂志《讲述者》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注：“萨米亚特”是一个俄语词，最早是五十年代一个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成为七八十年代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称。）

哈拉兹提对审查制度文化的论述是深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萨米亚特成功地打破了体制对信息和真理的垄断。

（来源：作者授权。始发《财经》杂志，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yyj/article\\_2011102647630.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yyj/article_2011102647630.html)）



编者按：他们是边缘人群，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求生活，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交界的地方。他们的生存状况就和他们生活的地方一样，既不属于城市不属于乡村。城市每一次大规模的扩张，他们又将前往另一个城乡交界的地方，不停辗转于城市的边缘。离开那片有根的土地，带着下一代走向远方，谋求城市的生活，渴望被城市容纳，却发现无缝可钻，只能在城市边缘谋求着没有归属感的生活。这样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被城市和自己的家乡抛弃。他们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不停地漂泊着，每一次离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又增添了一层不舍的伤痛。他们不是留守儿童，却那些孩子一样有着共同之处，需要社会的关注。拍一张全家福照片对他们来说是那么困难，因为“人不齐”。

## 双闸村采访后记

刘洋/文

2012年的1月14日，阴雨，泥泞的马路比往日显得安静了许多。天阴阴的黑，隔五、六分钟才有一辆卡车呼啸着从身旁经过，扑哧一声溅起一滩泥。今天的双闸村显得和前几次去的时候不同，是因为寒假刚刚开始吗？少了孩子们一路的嬉闹声反倒有些不大习惯。

一路摸索着走到小姜家时已经四点多钟。小姜与二妹小菲、三妹小艳在家看电视。大姐小姜告诉我，妈妈背着发烧的弟弟上医院去了。我把上次拍的照片给她们，小艳拉拉我的衣服：“姐姐，少一张！”“少哪一张？”“戴着耳罩的那张还没有！”我想起来，的确还少洗几张。孩子们比我预想中要更加期待我给她们拍的照片，发完最后一张，还眼巴巴的等着，希望我还能从包里拿出另外一个装照片的纸袋。小姜指着她的一张照片跟我说：“你照的都不像我了！”我凑上去仔细看了看，心里面还想着一般说这话，都是因为照片拍的比真人丑，没想到，她说：“这张照片里面的人太漂亮了！我感觉都不是我了！”我舒了口气，原来是这样。转个头，反应迟钝的我笑了。



因为父母不在家不能先给她们家拍全家福，小姜先骑电动车载我去她的同学小彤家。敲开小彤家的门，妈妈杨阿姨招呼我进屋嗑瓜子，让我坐，转身给我烧水泡茶，很是客气。弟弟昊昊在一边自顾自的玩，妈妈让他喊阿姨，他死活不肯开口。当我拿出相机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昊昊突然跑到我面前大喊了一声：“阿姨！”真把我吓了一跳，我给他拍照，他乐呵呵的摆出各种姿势。拍全家福的时候昊昊最先搬来一个小板凳坐下，手放在膝盖上，工工整整的，腰板挺的笔直，眉头紧皱，一动不动。弟弟的样子把大家都逗乐了，妈妈逗他，“笑一个！昊昊笑一个！对着镜头笑！”拍完全家福，弟弟完全放开了，骑着他的小踏板车滑来滑去，感觉好的时候就停下来，摆个姿势让我快拍。妈妈说昊昊明天正好3岁，妈妈说：“明天我就3岁了！”，昊昊跟着重复，“长大了！”，昊昊一边说一边自豪的摆出yeah的手势。

后来又给另外一家拍了全家福，最后回到小姜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姜的妈妈背着生病的小弟弟回来了。关于小姜家的故事就不重复写了，稿子里写的就是他们家的故事。给他们家拍完，聊了一会儿，小姜骑摩托车送我去车站，一片漆黑的车站一个人站着还真有点害怕，小姜一直等我到车来。中间还有个插曲，因为没有路灯，车站黑漆漆的，一辆迎面开来的公交车没有看见我，从我面前就这样开走了。在车站等车，估计少说也有四十分钟。



坐上回市区的公交车，车上空空的就我和驾驶员两个人，手脚冻的冰凉。第一天去拍全家福就是这样。

第二天几乎是同样的时间我又去了双闸村，雨停了，不过那边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有积水。我小心翼翼的在路边走，每来一辆车就停下来尽量往边上站，等车开过去再继续向前走。

“我要照相！我要照相！”四五个小男孩对着我喊，我停下来看着他们，举起相机，他们四散跑开。我蹲下来，对着巷子里说：“想拍照的小朋友到姐姐这儿来”，一个小男孩推着另一个小男孩一步一步谨慎的靠近，后面的那个小孩推了他的小伙伴一把，嚷着“他要拍照”就跑开了。几个小男孩扭动着让我拍照，我蹲着拍，按动了大概五六下快门后他们胆子大起来，站定了让我给他们拍。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凑过来，站在我身边，“我认得你，你上次去过我们学校。”我想了半天，对这个小女孩真没多少印象，突如其来的这句话让我挺感动。能被人记住还是很幸福的。小女孩跟我说她下学期可能就不在这边上学了，爸妈要搬家，她也要跟着走。她的语气是越说越弱，声音也是越来越低，能听出来她很不舍。

男孩子们拍上瘾了，一个劲的喊“我要拍照”，我和一旁一个抱着孩子的妈妈说话，他们就上来抢我的相机。我帮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合照，单独照，几个孩子一起照都有。天快黑的时候我起身告别，往小姜家走。走出十多米的样子，还听到男孩子们在巷子口“我要照相！我要照相！”的叫。有两三个男孩子追出了巷子，站在路口和我挥手，我停下脚步，回过头，和他们挥了挥手再转身继续向前。



每次去都会给村子里的孩子们带点小东西，这次给小姜和她的妹妹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很喜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本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小姜拿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候爱不释手，来回的翻了几遍后打开第一页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我提醒她慢慢看，她高兴的跟我说这是她最想要的书。当然我带这本书给她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这本书我前后看了不下十遍，曾经是我的精神支柱。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在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总会从心里想起，然后，在这种坚定的信念鼓励下重拾我自己的信心。我希望将这种信心带给这些孩子们。

前一天请小姜帮忙问问看周围哪家想拍摄全家福，她告诉我因为人都不齐，没有家庭愿意现在拍。告别了小姜家，我

独自在村子里游荡，路过的人家就进去问问有没有需要拍全家福的，结果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原因都是一样：人不齐。这样的闭门羹与之前的设想真不一样，本以为这次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做些好事，很纯粹的，但过程的确遇到了困难。村子里散发着晚饭的香味，天黑透了，只得作罢，摸着黑往车站走。

村子里发臭的小河和一堆堆的废品很难让我把快乐和幸福与这儿联系在一起，刺鼻的味道在回到市区后还是残留在我的肺里。这里的人，他们真的生活的快乐吗？这里大多数家庭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当然没有说从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到这里安营扎寨的。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不错的城市，但，仅仅只是在城市的边缘徘徊。采访中感触很深的一段对话，我问小姜她和妹妹们会去市区吗，她说她们很少去，只是很偶尔的会坐车去，在路上走走，然后就回来。稿子里有写其他一些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越是深入的聊天，越是担心，一代又一代的他们被城市和自己的家乡抛弃。

他们所受的教育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上的小学只有四、五、六三个年级，做市区里孩子做的卷子的时候很多数学题见都没有见过。市区里的孩子作文里绘声绘色的描写着咖啡的味道，他们熟悉的仅仅只是饭锅蒸出的山芋的味道。从应试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视野比城市里的孩子要窄的多，知道的东西要少的多，拿什么来与城市里从出生就开始听莫扎特的曲子，听安徒生的童话的孩子竞争？他们所受的教育并不是真正可以让他们改变生活的教育。

回家，回到自己的家乡行吗？答案是不行，撇开回家会受到的家乡人的压力不说，离开了土地从小就没有挥过锄头的他们回到家乡又能做些什么？播种、种地，这些他们的小学老师并没有教过他们。家是回不去的。

他们的生存状况就和他们生活的地方一样，在城和乡交界的地方，既不属于城也不属于乡。索性在没有被打开的情况下，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维系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不去打破他们宁静的生活，他们还是安定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修改，我们不该把我们对幸福的标准强加于他们。当他们原本的幸福标准被打破，他们宁静的世界被我们撕开了一条豁口，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场噩梦。我们的捐赠也好，更多的只是一种帮助而

不是施舍，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买不起阿迪耐克我们买给他们，我们要做的只是为他们送去他们需要的衣裳。送去的只是衣裳本身，而不是阿迪耐克这些品牌。

每一次从村子里离开，心情都是复杂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子带给我的思考千头万绪。我相信，每一个城市与乡村交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一个村子。而这些村子里的人，我们不仅要读懂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还要尽可能的不伸手打开他们的世界。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长久以来的习惯，他们有属于他们的快乐。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随着城市的向外扩张，他们已经一次次的搬迁，在村子里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墙上画着大大的拆字，如果城市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扩张，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文中插图由本文作者提供）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根本原因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而是苏共内部机体腐败的结果。党已不再具有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执政党地位只是一层脆弱的华丽外壳，这个外壳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点外力冲击，整个党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 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刘植荣/文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至此，具有93年历史、连续执政74年的政党在短短几天内就烟消云散。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由镰刀、锤子和五角星图案组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凄凉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从此成为历史。

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罪魁。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个人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政变领导人有副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政权主要人物。8月22日，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接回莫斯科，夺回了对国家的控制权，政变仅仅存活了3天。发动政变的苏共保守派除自杀者外均被逮捕，苏共内部的众多投机分子纷纷与党划清界限，苏共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可见，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党内的保守势力加速了苏联解体。政变领导人都是苏共高层核心人物，苏共领导集体都无法挽救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命运，戈氏自己哪来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就能消灭党、肢解苏联？



1991年9月28日，莫斯科举行50万人音乐会，庆祝苏共垮台。

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在高压统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1989年初，苏共有2000万党员，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党员，其中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那些抱

着个人私利入党的人严重污染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苏联国家机器都被苏共垄断着，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而他们又无法公开享受这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要么隐匿，要么转移到国外。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窃取的财富，党内不少官员也急切希望苏共早些垮台，让苏联改变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贪腐到的财产合法化。

苏共后期党内不乏这样的投机分子，他们一旦发现党再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私利，就会背叛党。当宣布苏共解散时，一个 2000 万人的大党竟没人站出来抵制，捍卫苏联共产党，这也说明苏共整个机体已经变质，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内部。这好比一座大厦的坍塌，不能说是风吹的，坍塌的根本原因是大厦结构出了问题，或腐败破落，或被蛀虫侵蚀，不管有没有风，坍塌只是早晚的事情。还有，苏共完全背离了列宁同志的建党学说，割断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唯心主义观点和本末倒置的逻辑起点认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把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头上，而不是把党的利益寓于人民的利益之中。

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形象，苏共牺牲人民利益，大搞“面子工程”，在财力不支的经济条件下，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和太空竞争，耗尽民膏民脂，虽外表有超级大国之名，可与美国平起平坐，领导脸上有光，但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人民的政治和民主权利没有受到很好保障，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外强中干，民怨四起。可见，苏共亡党、苏联垮台也是人民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新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不但是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几乎都出于同样原因。



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人民处决

1989 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时，他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这名工人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你？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寒冬腊月没暖气取暖。”所以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根本原因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而是苏共内部机体腐败的结果。党已不再具有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执政党地位只是一层脆弱的华丽外壳，这个外壳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点外力冲击，整个党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警示我们，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党员个人利益不能超越群众利益，如果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它必然会被人民扫入历史垃圾堆。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zhirong>）



# 苏联解体时期影像回放



1990年1月10日，立陶宛人在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示威，要求独立。



1991年1月13日，苏联坦克向立陶宛示威者开火。



戈尔巴乔夫与苏共最高领导层，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被身旁的三个人软禁。



政变时，开进莫斯科红场的坦克。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市民阻挡装甲车开入红场。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跳上戒严坦克号召总罢工。



1991年8月19日，抗议者从装甲车里揪出戒严士兵。



1991年8月20日深夜，莫斯科抗议者给戒严士兵上民主课。



1991年8月21日，莫斯科市民设置路障阻挡戒严坦克。



1991年8月21日，戒严部队宣布忠于人民，从莫斯科撤离。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



外来务工人员属于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往往轻信资方口头约定，付出劳动却分文未得。通过正常渠道讨薪无门时，一幕幕黑色幽默不得被轮番上演，只为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 农民工讨薪究竟有多难？

胡志平 / 文



2012年1月1日，西安一名46岁妇女为讨欠薪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由于气温太低，在高空呆的时间太长，手脚麻木的她已经无法自己下来。她采取过激行为只是为了讨要包工头拖欠她和老公的工钱。该妇女的丈夫许师傅介绍说，他和媳妇两人都是河南人，从3年前就在同乡的一个鲁姓包工头手下打工，这几年陆陆续续被拖欠了7万多元钱，一直拖着不给，实在是没办法了才爬上了塔吊。

2009年6月4日，为讨工钱，来自济宁的冯氏两兄弟爬上山东滨州黄河一路附近一处建筑工地塔吊。其间一人还单臂吊在塔吊臂上近一分钟时间。6月6日，在与工程承包商又一次协商未果后，冯氏两兄弟再次爬上塔吊，并在上面呆了近八小时。



2011年11月1日，48岁的重庆人罗开云在陕西志丹县未建成的高速公路桥墩内已经住了5天，为了能够讨要到工钱，任凭工友和项目部经理劝说就是不下来。罗开云表示，自己和工友去年至今的工钱都没算清，总共约19万元。眼看到年底，大家找不着包工头很着急，无奈之下，老罗爬上20米高的高速公路桥墩，以吸引媒体和社会的注意。在桥墩上的5天里，每顿饭都由妻子送来，放在小桶里，他用绳吊上去。



2009年5月21日，广州市海珠大桥，一名来自茂名的男子因被拖欠450万元工程款，爬上海珠桥欲跳桥，右脚悬挂着写有“XX建筑商还我血汗钱”的条幅，以此要挟求见建筑公司负责人。此前他为了同样目的，曾在广州市萝岗区上演过一场跳楼秀。从早上7时到中午12时，跳桥者迫使海珠桥双向封闭了5个小时。中午12时13分，跳桥者被一名突然爬上桥梁的老人推下，虽落在消防员铺设的安全气垫上，但高空坠落仍致其腰椎骨折，瘫痪在床。

2006年1月24日，在京从事降水井工程的老陈挂着写有“卖判决书”的纸口袋在北京站口附近来回走着。曾是名小工头的老陈被欠工程款4万元，为了给工人们开资不得已卖掉了打井机器。2002年法院宣判老陈胜诉，可四年后该判决仍得不到执行，无奈之中老陈只好上演此幕。



2010年5月9日，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附近，26名农民工端着碗向市民乞讨为帮被打伤的工友筹集医药费。据介绍，他们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共有200多人。2008年9月来到济源市某工地干活。卖力一年多一分钱也没拿到，被拖欠的工资有60多万元。2010年5月1日，因讨要工资，他们中的30多名农民工被打伤。





2011年11月22日，深圳东园路，河南籍民工韩文德雇人头戴“黑心老板”面具，只穿一条内裤走在街上，他这么做是为了讨要承包方欠下的21万元工钱。他表示，自己和13名老乡去年底参与深圳某大厦外墙翻新工程，今年8月完工后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经调查发现，劳资双方的合同，并没有文字凭据，成了一笔死无对证的“糊涂账”。

2011年08月09日，郑州市南裹头黄河滩区，10多名男子拎着铁锹挖掘黄沙，挖出了深1米多的大坑。坑挖好后几名男子手握事先准备好的牌子，上书“还我血汗钱”等字样，跳进坑里示意同伴挥铁锹用黄沙掩埋住身体。据农民工代表黄先生介绍，2010年4月，他们接手郑州某大厦项目工程，2011年4月主体封顶，却难以领到应得的资金。项目经理联系不上，向涉及单位要钱，得到的答复是当初签订的合同和加盖的公章均涉嫌造假。几百万元面临打水漂，无奈之下决定以此方式进行抗争。



2010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郑州花园口景区入口处，30多名农民工围在一尊河神塑像前跪拜祈求河神显灵，助他们拿到被拖欠的工钱。据祭拜活动的负责人称，2005年至2007年他带领60多名农民工参加开封市某河段“放淤加固”工程。工程已于2007年1月竣工，但是至今仍有675万元工钱拖欠未付。2009年，工人们将建设方告到了新乡市中院，但至今只开了两次庭，还没宣判。





2006年9月11日，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上，一名男子手举一张“广告”，以“拍卖妻子乳房”的方式讨薪。据了解，该男子几个月前曾带领40多名同乡在抚顺市一个工地干混凝土活和砌砖活，原来说好人工费总额为30.8万元，他们工作了几个月却只拿到11万多，剩下的近20万元始终没要回来。他找了很多部门，但是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特殊手段”。该男子告诉记者，他并不是真想卖老婆的乳房，只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以讨回打工钱。

2005年11月27日，为了给瘫痪的儿子讨回血汗钱，一来自重庆市江津区的50多岁的老汉在重庆解放碑闹市裸体讨薪。当天，老汉抬着载有病儿的担架床靠近解放碑中心，脱掉衣裤展开事先备好的横幅：“包工头给我血汗钱！救儿子，救我全家！”。据老人介绍，2003年他的儿子在重庆市沙坪坝某工地施工时，头部受重伤，法院判决施工方给伤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共计61万余元。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施工方至今未付一分钱。



2011年1月9日上午10时许，广州市海珠区云桂大街嘉宏阁前面，来自湖南和四川的十余位民工号称“史上最潮讨薪民工”：他们举着“让子弹飞，让物价飞，别让血汗工钱飞”的牌子来声讨老赖，以此引起政府和媒体注意，希望能够如愿讨回工钱回家过年。据悉，某开发商自2003年起拖欠该施工队工程款266万及违约金，来自潮州的包工头受热映电影《让子弹飞》启发，带着讨工钱的工人打出了“别让血汗工钱飞”的标语。



2010年12月29日，为了讨回26万元血汗钱，20多名农民工在郑州某小区门口摆出一个“心”字造型。据一名包工头介绍，2008年11月，他与工友承包了该小区的高层土木工程。交房近半年，建设方仍拖欠26万工资。民工表示：“我们不堵门、不堵路、不跳楼，只想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唤起拖欠我们工钱那些人的良知。”



一份来自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表明，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多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至21天。大部分民工不愿依法维权的原因分别是：没有证据；维权时间太长；举报无人管；用人单位报复；交不起钱；钱少不值得。多种现实问题使得很大一部分民工绕开了合法合理渠道，用“自创”的方式吸引社会关注。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u/1228756151>）



## “与帕共舞” 张伟近况

上期《星火》杂志报道了湖南湘乡市坚强小伙张伟的事迹，许多读者朋友很是关注，这里跟大家通报一下张伟的近况。

1、2月8号，张伟接受了湘潭电视台、湘潭日报、湘潭晚报等媒体的采访。因为有联系到两家愿意提供免费手术的医院，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放弃募捐，打算选择国内的这种免费的实验性质的手术，尽管该手术还存在着未知的风险，张伟打算一试。

“我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放弃募捐善款做正规手术，我知道我能募捐到手术费用，但如果募捐，别人会认为我博取同情是为了要钱，这样就会对我有看法，不会继续关注我，我很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关注，因为关注了我，我就会把视线引向这群体，特别是农村和年轻的帕病人，这些人最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相比之下，我很幸运，我已经很满足。我取网名叫与帕共舞，就意味着我该做些什么，就是为帕病人服务，当然，国家给的我要，我也要想到父母。”

想大家能继续关注他及帕金森病患者这一群体，希望重点放在成立帕金森协会方面的信息报道上，这是他及诸多帕友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他想在今年的时候能把这个梦想实现。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

2、2月9日，湘潭在线对张伟的事情做了报道。链接：<http://news.xtol.cn/HTML/2012/2/197172.html>。另，长沙电视台、《湖南工人报》等几家媒体也都有相关的采访报道。

3、2月10号，张伟得知自己有一个在帕金森年会上的讲演机会。全国帕金森协会的组建有望在年会上实现，张伟踌躇满志准备为农村的帕金森病患者讲出心声。为了能够建立帕金森协会，争取到更大范围内的关注，张伟决定在此次会前做完手术。

张伟这么快就得到当地的媒体的关注是我们所料未及的。这里面有着张伟的付出，有着湘乡网的关注，有着这样那样的好心人一起努力。每一个细微的力量慢慢汇聚。微尘不足道，却能铸千里堤；就像星火，忽明忽暗，千万火星却能带来光明。

张伟说现在仅仅争取到了市级的媒体，他的目标是省级，是全国的关注。

“我们湘乡的目标是做到 CCTV”，“我不是说笑”，“我知道”。

我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力量不算什么，但我们不敢小觑任何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在战斗时，我们总说，再多一个战友。突然想起那个小学课本里学到的故事，“这条鱼在乎”、“这条鱼也在乎”。是的，这条鱼在乎，我们也在乎这条鱼。我们珍惜每一个善行，珍惜每一份感动。让我们每个人为善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成就一个张伟。再让每一个张伟成就帕金森协会这样可以帮助更多人的公益团体、组织。



《星火》杂志上期报道了湖南湘乡市帕金森病患者坚强小伙张伟“与帕共舞”的事迹，这一期让我们关注另一位“舞者”——张文军。虽然他们的躯体都背负着沉重的帕魔，但他们的心灵却是轻盈的，一阵风即可舞动起来。他们有着类似的遭遇，也有着一个相同的梦想，就是能够成立帕金森协会，一个帕友自己的家。

## “舞”者张文军

倪君 / 文

张文军，42岁，浙江台州人。1999年被确认为帕金森患者，2001年前往杭州求医，后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做了细胞刀手术。虽然手术后效果明显，但好景不长，次年就病重失业。迫于生计，之后的一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广州开了一家小型加工厂，主要加工制作和圣诞有关的一些玩具礼品等。

身为一个帕金森病患者，张文军清楚地知道帕金森人需要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平台。2004年6月8日，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广州帕金森病友俱乐部于广州图书馆成立，同时，俱乐部的第一期帕之友年刊杂志出版。那一年，他们与北京、香港的帕金森俱乐部取得了联系，各地病友汇聚一处，举办了一场大的联谊交流活动。

2005年，俱乐部举行了“漫步珠江游”活动，得到了珠江电视台、南方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关注。之后俱乐部每年都会在世界帕金森日（4月11日）前后举行活动会，地点常在广州医院宾馆等地。各地与会的病友在活动期间相互交流治病经验，不仅加深了友谊和感情，而且相互鼓励着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每次活动同时也会吸引各地的媒体的关注，通过媒体的报道和传播，使帕金森病患者这一群体更多地为人关注和了解。

但这样的联谊活动还是不够的，由于地域的限制和一些病友们的活动不便，很多人无法参加这项活动，更重要的是，很多患者最为关切的恢复治疗等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和帮助。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仅靠病友俱乐部是不足以完成的，2006年，张文军开始四处奔走，努力为成立帕金森协会而努力。由于身体负荷过重，他不得不加大帕金森药物的量，最多时候曾一天吃过十二次药。2008年，张文军病情加重，以致生活不能自理，同时又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生意维艰，只能关闭工厂回家养病，至此，成立协会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行动不便的张文军常常游迹于网络各论坛，寻找关于帕金森病的资料，热心介绍知识，联系病友等。网络，是许多帕金森病人的精神依托，尤其是那些病情较重行动已不便的，他们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流，说出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互慰藉，相互鼓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存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如湖南湘乡市的帕金森病友张伟，为鼓励病友抗击病魔，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心路历程写成日志放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的帕友的关注和点击，他给自己的空间取名“与帕共舞”。



张文军在2011年国际帕金森病友会上发言

在与病魔抗争的岁月中，他们也遇到过不少热心人士的帮助。其中张文军特别提到的是广州医院的帕金森病医师邵明博士。病友俱乐部的许多活动资金都是依靠邵明从一些药厂拉过来的一些有限的赞助费。“我们很想能够成立自己的协会，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帕金森病，争取扩大影响力，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争取到更多救助基金，更多的科研资金，为广大帕友们真切带来一些救助和福利”，张文军说，“但医生们大都比较忙，也都有自己的工作，提供的帮助有限，帕友们由于自身身体状况，很多时候也是力不从心”。



张文军与邵明博士以及帕金森病友合影

“无奈啊！”，张文军把所有的话语都归结成这一声喟叹。现在的张文军失业在家，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也随着工厂的倒闭而终结，生活也日渐成为问题，如今的他也只能依靠之前的一些积蓄勉强维持着。他15岁的孩子即将初中毕业，尚未独立，成了张文军心中的一个结。在以往的帕金森协会申请过程中依然充斥着无奈：缺少身体健康的支援者；老俱乐部成员病重离开团队；北京俱乐部的消失；没有资金在广州建立一个工作室等等。而这些也成为了相关部门一再推诿协会成立的借口。“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文军叹道。

成立帕金森协会一直是张文军及诸多帕友的一个梦想，虽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近一段时间成立帕金森协会的想法又开始占据了张文军的全部生活。“自从在网上遇到张伟这些年轻的病友和一些热心朋友，就又想起成立协会一事。加之听说今年我国对于民间协会的审批条件放松，所以又开始张罗起来。”诚如张文军所言，今年充满着许多机遇，每年一次的世界帕金森研讨会将在上海举行。他说希望今年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帕金森协会真正成立起来，为广大帕友们带来更多实在的利益和救助。

后记：张文军希望通过我们寻找一些能够帮助协会成立的志愿者，最好是广州和上海地区的。另外，今年的帕金森病友活动会将在4月11日如期举行，但活动经费还没有到位，今后的协会成立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希望能够得到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详情联系张文军本人QQ：186004045 由于其身体原因，交流时用视频语音为好）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我国民间社会有很多自发成立的各种公益组织，他们大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以一颗朴素的心默默从事着公益事业。《星火》杂志将在公益版开辟一个专栏，专题向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欢迎走进本期关注：回声公益。



## 回声公益简介

回声公益（原名牛比尔公益，）诞生于“5-12”大地震之后，于2008年11月份有感腾讯新闻里的一篇文章《寒冬逼近，震区人民过冬堪忧——谢文轩》由热心公益的网友发起，震惊地震的无情和灾民现在生活的艰辛，想用最直接，最透明，最放心的援助方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回声公益团队的各位成员，都来自网络，被一份爱心所凝聚，从网络中走到现实，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传播爱心，传播温暖，让灾区人民在寒冷的冬天感觉到温暖。回声公益团队属于“志愿服务”性质，本着宽容、平等、博爱、理性的原则，为公益事业贡献我们微薄力量与责任，回声公益团队的宗旨是：关注民生奉献爱心，汇聚公益人才发展民间公益力量，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当代公民对社会责任承担。回声公益团队坚持以“轻松做公益”的理念，推进广大公民从最细微处开始参与公益，让“轻松做公益”成为当代人的一种时尚生活内容之一。

回声公益创建有一系列QQ群，建群的愿望是能够吸纳更多有爱心的网友，为回声公益为社会奉献爱心添砖加瓦，构筑起具有社会性的“爱心长城”，以完成我们回报社会的夙愿。

建立回声公益团队后，我们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任务，办好每一次活动，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因为爱心而结识并互相信任，所有捐助资金回声团队只是代为转交给需要资助的对象，保证所有活动和资助都是公开透明，现我们已经组织了多次活动，包括为四川灾区广元市木鱼镇周边的乡亲提供了保暖衣物等物资，捐助了深圳市与死神赛跑的小蒋彤和患有骨瘤的研究生支教老师祝艳波，物资捐助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贫困群众和云南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九年制学校60班，资助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赵墩镇中心小学贫困生等，并发起一个为期一年固定资助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龙江中学贫困生活动，现在正在进行中。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回声团队的网友，不论捐助多少都是百分百的爱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爱心团队，我们在不断的成长，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在此已一句简短的爱的宣传语结尾。——爱，使我们心灵相通；爱，使世界不再孤单。让你我伸出温暖之手，让世界充满爱，让生活中处处开满美丽的爱心鲜花。将心比心，如果你对大家付出你最真诚的心，相信你会有所回报，虽说不求回报，但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回声公益一有你，永不独行！轻松做公益，从最细微处开始！

最后附上我们的网站地址，欢迎各界人士支持以及监督：<http://billbull.org/>



回声公益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会人员





## 教育的平等？权利的平等！

徐震昊 / 文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

——《世界人权宣言》

当一个国家，她其中的一些学子，他们几乎被这个社会遗忘，但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学欲望，可残酷的现实与高昂的学费，令其在求学与辍学之间徘徊、抉择。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应该对自身的一些不作为做出一些检讨呢？当然，我无法代替我们的政府做出决定，就像这个政府无权代表我一样。但我们希望，这些边远山区的贫困学子，能像我们一样，接受受教育的权利，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有幸能与我们牛比尔的朋友一起，为这些远在西南的特色朋友们，尽一份责任，代这个社会为这些求学心切的学子做出些许良心上的弥补。

我们只能本着平等的原则，尽量维护着这些同龄人的自尊。我们不希望他们觉得我们牛比尔公益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我们要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与自我的独立意识。我梦想着，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偏远山区的学子理解什么是宽容与平等。这不仅是这些贫困学子所需要的，同样也是我们社会所缺失的。我们在一个只向我们宣扬阶级对立、帝王专制这些思想的教育体制下又有多少人懂得，宽容才是民主的前提呢？在我们向山区这些贫困学子伸出友谊之手时，也期待着更多有良知的朋友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重拾我们社会的良心。

考虑到上述原因，牛比尔的朋友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将那些热心朋友所捐助的钱，以更人性的方式交由这些需要帮助的学生。我们用这些钱，设立了牛比尔奖学金。在云南楚雄龙江中学支教老师刘芳雅、刘国辉老师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半命题的作文比赛（此前，去年2月份，支教老师祝艳波老师也曾成功组织过一次作文比赛）。通过作文等比赛活动，可以让贫困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果实，帮助贫困孩子建立劳动价值观念和竞争意识，磨练他们的自强不息的人格，并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思考。我们将以奖学金的形式将我们的资金交由学生的手里。我相信，付出之后。总会有回报，这些钱，也正是云南的这些学子们，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得来的回报。而绝非是我们怜悯般的施舍。至于，在作文比赛中，那些家境特别贫寒的学子，对于他们的资助，我们将尽量优先考虑，以此来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愿他们在人格上做一个强者。

我将这篇文章，送给那些在贫困地区的同龄学子，希望他们能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自爱的人，最后，才是爱社会的人。同时，也谨以此篇文章，送给那些与我一样，衣食无忧，生活滋润的朋友们。当我们享受了这社会的一些既得利益与权利之后，是否也应该尽一尽那本该就是我们应当履行的责任呢？希望我的朋友们，你们能了解我们的活动，了解那些不曾被关注的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山区的孩子



## 寻找那一缕阳光

祝艳波 徐震昊 马霄宁 / 文

在我国西南一些山区，那里有令我们这些城里人向往的风景，桃源般的梦境。但这绚丽的梦也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些城里人，质朴的民风，落后的交通，那里居民的生活情况与这儿的美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些使我们感到万分的震惊。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龙江中学，我们牛比尔公益组织曾经在那组织了几次的助学活动。那里有很多的贫困家庭，孩子的上学，对那里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虽说从小学到初中有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援助，这阶段的孩子上学压力相对比较小，上大学以后，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但是在这些鄙远的地方，生活设施简陋到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在这中间的高中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没有政府政策支援也不能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而且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支出也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助学的关注对象就选择了贫困高中生，来协助他们读完高中，或工作或升学。

据我们牛比尔公益组织的了解，龙江中学高一 69 班的闫丽芹，班级成绩排名前十名。闫丽芹家住楚雄东瓜镇龙江村的大屯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没有固定的收入。前几年由于家中土房倒塌，其父母不得不借债盖了房，现在还有借债。她又考上了高中，家中根本没有能力供她读书，但是父母还是借贷给她念书，在这学期，由于没有学费，她就没有来上学，但是父亲在上课一星期后还是到处卖粮，借钱把学费交上，但现在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有着落，每当说到这的时候平时生活简朴，衣着朴素的她泪水就忍不住流下来。

都说知识就是财富，但是对于闫丽芹他们一家来说，为了使闫丽芹获取知识，现实却在无情的掠夺他们家中仅有的财富。我们也都知道，不读书，那是等着受穷，可是对于这些山区中的孩子们来说，一读书，就是马上受穷。

杨翠玲是龙江中学高一年级 70 班的学生，她为自己的成绩而自豪，在班级成绩排名中第一名，在年级也有前十名。但杨翠玲家住在东瓜镇的一个偏远农村，是单亲家庭，只有爸爸和弟弟。母亲由于家庭不和睦，在她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了他们，后来奶奶重病，家里没钱治病，便让弟弟辍学在家帮爸爸料理家务，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奶奶也离开了他们。到了上高中的年纪，家里没有钱供她读书，亲戚朋友告诉其爸爸怎么样都得让她读书，因为杨翠玲成绩很好。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悲惨的命运。她的父亲现在靠下地务农供着她读书，但是还是心有余力不足。通过支教老师家访反馈回来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她父亲憨厚的面容中有着无言的酸楚。懂事的杨翠玲瞒着家里也尽量节俭着生活费。

在我们牛比尔开展助学活动时，一位叫杨正文的学生，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高一年级 74 班的杨正文同样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也同样是生活的艰辛，令他求学之路充满了坎坷。杨正文家住楚雄东瓜镇寨子村的龙菁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杨正文和弟弟都在龙江中

学读书，家中母亲体弱多病，全家重担都由父亲一人承担。近些日子，其母亲身体逐渐消瘦，杨正文和弟弟十分想读好书，但由于家中经济条件限制，实在难以坚持。有时候这个孩子会想起家中劳累的父亲，而无法正常听课，学习的成绩多少也受了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牛比尔公益组织的同僚常常唏嘘不已。

现在，我们牛比尔计划进行的贫困高中生捐助项目，对象正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东瓜镇龙江中学，学生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父母兄姐外出打工，务农等。当然，我们也会对同样需要帮助的其他校园学子，倾尽全力。龙江中学现有 150 名老师，但由于学生较多，师资力量还是缺乏，每年需要团中央选派支教研究生来此校支教，轮换在这里教书。这里的学生 97% 都是来自偏远的山区，学生家境都比较困难，特别是单亲或特别困难家庭的学生，求学之路更加艰难！我们的力量有限，也只能发起募捐，支持他们部分生活费用，为了尽量扩大捐助学生人数，我们只能在现在刚开始比较小规模基础上，资助学生每人每月 50 元生活费用，每年级 10 个人，高一高二高三共 30 个人。每月争取固定能捐助 1500 元。



回声公益基金每月固定捐助的公益助学项目：云南东瓜镇龙江中学贫困高中生奖学金。图为获奖学生。



## 现阶段三个战略目标

1、合法化：自己注册或挂靠在校或者现有的慈善组织下面。比如，高校的团委，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壹基金等等。

2、实体化：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常驻办事人员，具备一定的持续经济支持来源。这是在合法化的基础之上获得独立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

3、建立信息发布方、资金捐助方、项目管理者共同协作的网络平台。

## 回声公益发展路线图

### 第一阶段：关注灾区人民过冬问题

通过本回声公益牵线帮助，让有爱心人士的帮助能准确到达灾区最需要人民的手里。并关注和随时发布灾区人民过冬所面临的困难的相关信息，通过图片网络宣传，告诉给网民世界，尽量通过网络朋友帮助其解决或呼吁社会帮助其解决问题。

### 第二阶段：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贫困学生的教育问题，是本回声公益持续要关注的重点。可以通过本回声公益的牵线组织，把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资料真实登记，由有能力的爱心人士持续捐助资助贫困学生项目。因本回声公益不是注册法人，所以目前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推进爱心工程。

### 第三阶段：关注国家社会的民生问题

如果本回声公益能成熟成长起来，希望本回声公益，可以成为真正帮普通人民民生做点事情的民间公益团体。





## 专访马霄宁



**小编（以下简称 XB）：**听说回声的成立是很偶然的机缘，马先生作为回声的创始人之一，不知能否向读者述说这段历史呢？

**马霄宁（以下简称 M）：**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应该在 2008 年 11 月中旬的样子。我是看了谢文轩的一篇文章《寒冬逼近，震区人民过冬堪忧》，才有了做公益的想法，刚开始出发点也很简单，就是帮助灾区人民做一点实际的帮助。很微薄，而且这帮助也是临时性的。

我发起以后就把这篇文章和想法发在 QQ 群，最先得到龙天、华春辉的响应支持，之后有笨笨、赵之庸、仰望、吴天、岩书华、唐景盛、骑牛找妞、晚风、王炜诗、杨磊、暴暴蓝、苏州-RBC-神盾、张天萍、烈火麒麟，合肥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XB：**看来是一呼百应，呵呵，不是吗？

**M：**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也算大家积极响应。刚开始推荐龙天做第一任会长，但第二天他可能有顾虑就辞职了，我为了把团体运转下去，就顶上了会长位置。

**XB：**提到社会公益，目前的社会公益形式繁多，但我发现回声却有其独到的地方，马先生如何看这与众不同？

**M：**独到不敢当，但我们的思路是想大家一起创业，然后用自己赚取的利润来推进回声公益。简单说是商业和公益结合。当然，最理想的模式是参与工作的人员都能得到中等以上的待遇，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我们的宗旨就是轻轻松松做慈善。

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应该是我们成员之间的关系。刚才我提到了会长，但成员之间却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的我们的决策是每周六的管理层例会由大家民主表决。例会制度我们运作起来一直运行，并得到大家一直支持和尊重，不管个人的观点是不是得到支持，我们都珍惜自己与他人的发言权，并很自豪的为我们自己的言论负责。自主、独立、平等、相互尊重。（笑）当然例会制度中也有轻松的规定，比如迟到的人大家让他发裸照，但我声明这一直没执行过。

**XB：**一个民主的环境，一群热血的朋友，我想大家相处的很愉快吧。

**M：**我们的相处是让人难忘，愉快是主要的，责

任也一直贯穿于始终，当然，在这之间朋友们也闹过矛盾。主要是大家刚开始信任和做事风格的不了解引起的。比如说笨笨，他是个比较自信的人，做事情风格比较理想化，和我的现实做法刚开始有点不衔接，甚至一段时间对我的做事能力提出过质疑。笨笨质疑我做会长的能力，建议让他来做肯定很好，（笑）但笨笨那时候却不同意公布他个人资料。（深思一会认真答到）笨笨有个人原因不想公布自己资料，但作为领导公益团体的人，这样是不合适的。我的本意只是想把团体运作起来，所以当我看到笨笨是真正在认真做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大力支持笨笨工作并协调他和其他成员的磨合。呵呵，我们的信任就是这样的不断磨合。

**XB：**这么多人之中，马先生对谁的印象最深呢？  
**呵呵，是刚才提到的笨笨吗？**

**M：**当然对笨笨印象比较深刻，不是他工作最努力，因为包括龙天和其他的同仁工作都很努力，（笑）主要是笨笨太有个性和太能折腾了。

**XB：**呵呵。创业艰难，从创立时只是个临时组织，到现在决定持之以恒，从原来的矛盾，到现在相互的信任，不容易啊。我们的回声在为我们的民生、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不断的默默奉献，让人们重新找回社会的良心。

**M：**是的，很感谢回声公益能得到这样的肯定。但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只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社会做了一点点具体的事情，在平时，我们也是普通的公民，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理想。这里，需要感谢的是支持和信任我们的网络朋友，我们只是一个通道，真正奉献社会爱心的是这些捐助资金的网络朋友，在这里我再次谢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想他们才是你所说的社会的良心。

**XB：**马先生很谦虚，但不得不提的是你们也在不断努力，这也很让人欣慰。据我所知，回声公益组织自成立至今已经开展了许多社会公益活动，马先生能和朋友们介绍下吗？

**M：**好的，2008 年我们对四川灾区前后进行了 3 次过冬物资的捐助。有由龙天负责的捐助生命垂危的小女孩，为其筹措医疗费。恩，还有曹文武组织了两次资助贫困学子的项目，记得有一次是组织了作文比赛，是的，这很有意义，这让这些需要帮助的学子们

通过劳动获得果实，帮助贫困孩子建立劳动价值观念和竞争意识，磨练他们的自强不息的人格，并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思考。此外，汪洋、李军也组织了对云南、四川的贫困群众进行的物资捐助。

**XB：呵呵，那么目前回声公益团体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M：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每月固定捐助公益助学项目，由我和一位支教老师祝艳波具体负责。以贫困高中生为资助群体，选取家风淳朴，人品正直，恭俭孝顺的学子给予我们社会的关爱与帮助。我们希望能将助学捐助坚持下去，风雨无阻。也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目前开展的项目进行监督和支持。

现在我们还进行另一个项目“回声公益”文化衫项目，主要是内部人员用和支持我们的群友可以按成本价购买，另外我们捐助一部分用来赠送前期支持我们的捐助朋友每人一件，希望我们的团体有自己统一的衣服，也希望能继续扩大我们的影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XB：不知马先生对现在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现状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M：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比较单一，基本都是政府领导，民间公益基本没有发展，这是我国落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可喜的是民间公益团体一直在努力艰难寻求生存，特别是四川大地震以后，民间公益团体在社会的影响有很大发展，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奉献也得到社会的逐渐认同，这也是我们团体现在发展的契机。但不可否认现在我国的民间公益还非常薄弱，不仅需要社会热心企业的辅助也需要我们

自身的努力和发展，这就是我们做公益项目的同时，还要创立《回声》杂志的本意，我们不仅要自己发展，还要宣传推动整个民间公益团体的发展，这样才能广泛壮大我国民间公益团体，真正做到宣传公益思想，汇集公益人才的高度。

**XB：在不远的将来，回声公益是否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M：希望能这样，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尽管我们现在还是一棵小苗，但只要她已经发芽，在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关注下，希望能茁壮成长。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现在不断有热心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现在参与我们管理团队的朋友有：笨笨，古鸿影，徐震昊，吴天，华春晖，曾仁广，曹文武，汪洋，李军，邹明夷，秦志升，祝艳波，赵营，李玺，神经五号，王利明，刘世昌，沈苓伊，周宏铭，叶永升，明君，应波，郑玛璇，杨磊，狼烟，诸人。我们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

这可能不算是惊喜，我们最大的惊喜，就是我们准备发行电子杂志《回声》，宣传公益思想，汇集公益人才，这杂志责任重大，以后回声公益的一条腿就是她了，公益项目是另一条腿。让我们欣慰的是杂志在徐震昊，汪洋，邹明夷等朋友的积极操作下，终于快和大家见面了，这可能是我们近期最大的惊喜，因为有了另一条腿，会走的更远更快！

**XB：呵呵，很感谢马先生，在最后，马先生有什么话要对各位朋友说吗？**

M：我最后想和大家说的只有两个字“坚持”，能够做到，我们就能成功！



回声公益捐赠衣服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山区



NOTES  
散文随笔

## 有病的尼采

李文倩 / 文

在哲学家与其时代的隐喻中，哲学家的任务，是扮演一位医生的角色。像一位真正的医生那样，手艺娴熟地剔除整个时代的病灶，是哲学家们喜欢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只有成为“无时代的”，他才能看清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为时代之病做出恰切的诊断。一位为时代诊病的人，恰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者。

少有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即使一些后来被视为天才的人物，至少在他们成名以前，多有追随前辈思想家的经历。在有些人那里，追随的形式，是直接拜师。无论在哪个时代，对那些渴求获得前辈指点的年轻人而言，亲炙名师，都是他们所向往的。在古希腊，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都是人们熟悉的例子。但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令人满意。想到哲学家们都是一些很有思想的人，他们之间发生思想上的冲突，看来很难避免。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在师徒之间，也常常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是师徒二人，最终成为对方的敌人。或许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教育的成功。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者成为他自己，而非老师思想的传声筒。尽管如此，昔日的师徒成为最终的敌人，对当事者而言，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或许在两者之间，昔日老师的痛苦更大一些，因为弟子们的崛起，往往使他倍感失落，甚至有遭遗弃的感觉。但翅膀硬了的弟子们，也有其自身的痛苦，因为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老师。哲学家及其老师的关系，构成了一部爱恨交织的历史。

一如苏格拉底事件之于柏拉图哲学，在尼采哲学的背后，站着一个著名的人物：瓦格纳。众所周知，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是题献给瓦格纳的。而到尼采多病的“晚年”，瓦格纳则成为他极力炮轰的靶子，一个思想上的敌人。也就是说，在尼采的哲学中，瓦格纳既是开端，也是结尾。对这样一个人，即使到了“晚年”，尼采仍是看重的，虽然是在一种与早年相反的意义上。这从他晚期著作的激烈言辞中，可看出二一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值得我们发火的。

在写作《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等著作时，尼采已是一个病人。在哲学家与其时代的隐喻中，哲学家的任务，是扮演一位医生的角色。像一位真正的医生那样，手艺娴熟地剔除整个时代的病灶，是哲学家们喜欢的工作。但至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谦虚或低调一点的哲学家，或许会认为，治病的工作，并非哲学家的专长；但对时代之病做出基本的诊断，却是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哲学家尼采，视为时代之病的诊断者。在《瓦格纳事件》一文的“序言”中，尼采写道：“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克服“他的时代”，最终要克服的，是避免沾染时代的病毒。



尼采（1844 - 1900），德国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在研究哲学前，尼采是一名文字学家。24岁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哲学教授，1879年由于健康问题辞职，之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于1900年去世。



对哲学家而言，只有成为“无时代的”，他才能看清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为时代之病做出恰切的诊断。



瓦格纳（1813 - 1883），德国作曲家，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他因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他和尼采的友谊维持了10年，在晚年改变音乐风格后，尼采与之决裂。代表作有歌剧《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等。

吊诡之处在于，为时代诊病的人，恰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者。而这个人，就是尼采。但仔细想想，这也不奇怪。一个有病的时代，其所制造出的“健康者”，不也带着时代的病毒吗？但这不是最糟糕的。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些带着时代病毒的人们，并未认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反以为自己才是真正健康的。正如那些沉浸于瓦格纳音乐、戏剧中的青年们。有病且能意识到有病者，才有可能克服、超越疾病，达至更高的健康。尼采写道：“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兴奋剂：只不过，人们必须足够健康以消受这种兴奋剂！”于此可见，要克服疾病，仅仅意识到有病，还是不够的。“足够健康”，才能将疾病本身，转化为生命的兴奋剂。而在有病的时代里，一个“足够健康”的人，必定是一个生命力足够旺盛的人。在尼采那里，他本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证：“说到我的长年重病，难道我不是要多多地感谢它，远远超过我的健康么？我要感谢它给我一种更高的健康，它不能扼杀的一切东西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健康！——连我的哲学也要归功于这种更高的健康……”

一个有病的人，之所以是强有力的，是因为他真实。生存得真，才能透彻思想；他的生命，也才是丰盈有力的。而瓦格纳的音乐和戏剧，在尼采看来，是残忍、做作、无辜的代名词。但这种远离生命真实的东西，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犹如魔障。在音乐中，瓦格纳用那种毒药般的迷雾，引诱、勾引那些浮夸的青年们：“瓦格纳用来征服青年人的，并不是音乐，而是‘理念’：——是瓦格纳艺术中神秘莫测的东西，隐藏在千百种象征中的捉迷藏游戏，五彩缤纷的理想，正是这些东西把青年人引诱到瓦格纳身边了；瓦格纳是制造幻景的天才，他有腾云驾雾、神出鬼没的本领，这正好是黑格尔当年用来蛊惑和引诱青年人的伎俩！”而在戏剧中，瓦格纳则以败坏趣味的方式，勾引那些盲目的群众：“戏剧乃是趣味问题上的一种民众崇拜（Demolatrie）形式，戏院乃是一种大众起义，一种针对良好趣味的公民表达……瓦格纳事件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他赢得了群众，——他败坏了趣味，他甚至败坏了我们对于歌剧的趣味！——”由此可见，无论是音乐还是戏剧，在瓦格纳那里，都不是通往生存之真的媒介，而是遮蔽真相的幕布，是欺骗青年和群众的手段。

在瓦格纳那里，欺骗以艺术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歪曲艺术，更遮蔽真相。而一种更普遍的欺骗手段，是以表演的形式完成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演员，都带着生活的假面具。生活成为表演，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以虚假为荣的时代病，在视生命之真为无上价值的尼采那里，是无可忍受的。在他看来，这种病症的出现，并非瓦格纳一人的过错，他仅仅是个代表：“通过瓦格纳，现代性说出它最隐秘的语言：它既不隐瞒自己的善，也不隐瞒自己的恶，它忘掉了所有的自惭形秽。而且反过来讲：如若人们弄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人们也就差不多对现代的价值作了一次清算。”

由此可见，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实际是对现代性的清算。但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在对现代性的清算中，尼采也是一个病人。他虚弱的身体，一方面带给他更高的健康，一方面也使他的这种批判，多少显得有些夸张。而对这种夸张，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就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危险的方向。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 硬座里的火车

李东哲/文

八四年版 Lonely Planet 这样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取而代之是硬座、硬卧、软座、软卧。”



我在火车上，硬座车厢，一列还没走出河南就已经晚点一个小时的低等列车。没错，火车也是分等级的，不像人的等级那般忌讳和回避，火车的等级来得平铺直叙，也算坦荡。现在的我，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手里握着那支在安检时差点被认作是小刀之类凶器的笔，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东跌西倒地涂涂写写。我一直想学画画，比如素描，它可以帮助我留下一些相机照片无能为力的瞬间。但我丑陋的字体就显示出我在这方面天赋的欠缺。于是我只能借助不堪的字体来试图记住眼前的画面和感觉，但愿文笔不至像字一般写得那么糟糕。

## 二

中国火车的硬座车厢，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共同体，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打破，冷漠被烘化，就连人最起码的自尊也消失殆尽。人和人就这么紧挨着，一个挨着一个，你回避不了无视不了忽略不了，像被人强行拨开眼皮强迫去看什么不想看的东西一样。所有人的情绪、心态、表情、举动，甚至生命都被牢牢拴在了一起。坐在对面的人，与你如此接近，以致于你无法回避其存在。无论你再带上耳机，把头埋入书中，也无法忽略其存在。他的呼吸叹气转身伸展哈欠喷嚏吃饭喝水打嗝放屁发呆迷茫等每一个细节都能准确无误地传导到你这。一个人脱鞋，全车人皱眉，一个人泡面，全车人肚子叫，车一减速停止，全车人都议论不止。在这样的车厢里，你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像是被大网一网打尽的鱼群中的一只，只能随波逐流，和其他人一样，随车想左右摆动。但是，没有尼莫的出现。

看书看累的我，试图用文字给身边的人物进行速写。

我把本子放在两腿上的小说之上，深弓着背，用我的身躯和两边披在身上的外套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用来遮盖住我的笔，以及笔尖下流出的文字。一是羞于在人前写作，不愿意自己未完成的作品让人窥见；二是不愿让周围的人知觉我在写的东西与他们有关。就像是在外游走时面对陌生人，我会尽量遮蔽起长长的且黑洞洞的镜头，尽量不去惊扰到我创作的那些对象们。是一种道德，也能保证这已不多见的纯粹。

我从他们的肤色（仅在中国其实就有肤色的区别）、衣着、神态、谈吐中来揣测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去哪，去干什么，干得辛苦吗？活得幸福吗？有对生活的不满吗？觉得命运不公吗？这里面有些问题，我可以从跟他们的搭讪当中轻易获取，但有些问题，即使热火朝天聊到终点也无从得知。索性不管不问，把这存留在我的想象中即可。我要的不是一个答案精准的社会学调查报告，我要的只是自己对社会多样的感慨和对生命奇妙的膜拜。

对面的几个人，应该属于农民工，或者称呼为“体力劳动者”。从他们发达的汗腺、黝黑的皮肤、

深陷的皱纹、刻上去般的眼袋以及吃饭时的风卷残云的劲道都能判断出来。列车员走过来，飘来有卧铺可以补的声音。这几人的脸上浮出了一丝一闪而过的笑意，不知是自恃身体好而看不起金身娇贵的补卧铺的主儿的嘲弄与不屑，还是囊中羞涩的无奈，亦或是大脑对“卧铺”一词根本上的麻木，也许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录入。都是也许，也许只是我看错，也许都是我的揣测。

他们大口地吃着泡面，全然不顾里面漂浮着的残余料包塑料袋以及高温加塑料可能致癌之类云云；他们大口喝着汤，混合着自己大颗滚烫的汗珠；他们大口地塞着自带的煮鸡蛋，一口下去，只剩蛋白。列车员的声音已远，后面跟着一个领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我决定不动。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车厢更美妙更有魅力的吗？一张张鲜活的脸和脸上想象力所不能至的表情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卧铺，现在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尸体冷冻库，里面躺着那些吃睡交替的冷冰冰的人。虽然我曾一度很喜欢卧铺，特别是安静得可以一路看书的上铺，但现在看来，一个出世，一个入市；一个难，一个更难；一个与自己想处，一个与万物碰撞。

车停下来，我也停下来；车晃起来，我也开始写起来。眼前这一切相比于我昨天闭关时一张空空的纸，不知鲜活了多少倍。但纸是想象力纯粹驰骋，而眼前则是感官强烈的刺激。谁也别想把我从这里撵走。到站了，身边那个坐了四五个小时的人下车了，等会谁又会上来，来继续接受我的文字速写呢？

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为我有一张从起点到终点的印有座位号的车票，不会因座位而奔波动荡；我有足够多的吃的，刚又从津味儿十足且十分逗乐的售货员那买了瓶水，不用担心这后半夜会挨饿挨渴；我又翻了翻笔下这个小本，虽大部分已满，单剩余的空白足以支撑我如此书写到天亮。仅此而已，但已足矣。

对面的一个民工会时不时地打量我，我用余光 and 玻璃上的反光发现了，但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发觉我的发觉。他在想什么？他会如何打量眼前这个小伙子？他在翻的书是什么？他时抬头时低头时发呆都是在想什么呢？他俯身在下面在写些什么呢？



他是否这样想我不得而知，也许只是发呆，但这足以让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打量自己，这已然很奇妙了。我则也会顺着揣测中这个民工大哥的思路继续下去：这个男生，他到底在干嘛呢？

### 三

车厢的另一头，上来一家三口，孩子还小，分不出是男孩是女孩，躺在女人的手臂里睡得安稳。他们三个没有一张坐票，只得把箱子横放在过道里充当座位。虽然已是半夜，但明晃晃的灯光丝毫没有让满满的乘客有任何的睡意，来来往往的人依旧不少。男人不断地站起蹲下站起蹲下，女人则抱着全然不知的孩子侧坐在箱子上，苗条的身躯得以在过人时不用起身。男人没有地方坐，靠在椅背上看着女人和孩子发呆，脸上是什么表情，我读不出。是慈祥，是无奈，是自责，是麻木？不知道，只是在过往的人不小心蹭到熟睡的孩子头时，才会瞪起耷拉许久的双眼，怒目而视，暗骂一句只有自己才能听清的粗口。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当他们扬起沾污水的脚迈过女人和孩子时，表情



可曾从对拥挤的抱怨当中为这女人和孩子稍稍舒缓一下？男人的目光随着过往的人，来来回回地注视着女人和怀臂中的孩子，目光关切且无助，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好像他的目光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安稳的美梦一般。

## 四

我现在坐到了过道中间。

车厢内不知是暖气足还是人多的缘故，热得穿不上外套，但我东北穿出的外套放在哪里都是个累赘，索性披在身上。过道宽度有限，外套掠去身躯占剩下的已局限的空间，来往过人，我须合书、翻身、手拽着外套以免被蹭掉，一个接一个。书被打开，又迅速被合上。

车厢里人们的脸上出现的表情，让我感受到语言和想象力的极限。强打精神聊天的人，说的满脸通红，眉毛向上费劲地吊着沉重的眼皮，眼神微醺；而痛苦的表情多出现在那些睡着的人脸上。坐在过道旁的人，无依无靠，仅有其后那接近90度的靠背固定了一个方向的自由度，头颈随震动的火车而摆动，活像刚刚除恶济贫后迈着晃悠步子边走边往嘴里灌酒的济公。只是车上这个“济公”面露不悦，嘴里连连出着大气，不知是否是在感慨世事的炎凉。

人们在通宵的火车硬座中，丧失了所有的尊严：视造型为生命的异形青年也顾不得自己那高耸入云的发型了，打扮入时的姑娘也不管身边是不是可依靠的人了，有的人横卧在座位上，独霸两三席，管他还有没有站着的乘客，我先蒙头睡一觉才是正道，双脚自然地伸过道。而过道上，各种各样的腿和脚纠结交织在一起，偶尔还会掺杂进去一个脑袋。

人们在拥挤着上车时，早已将无暇顾及的形象留在外面。火车呼啸而过，留下碎了一地的尊严。

现在的车厢十分安静，静得能听到近十种不同的呼噜声。但我忍受不了这种寂静，戴上了耳机。我喜欢刚才车厢中的吵杂，到处充斥着听不懂的方言，这边放豫剧那边放摇滚，这边打牌那边大笑。我不时从小说里面抬起头，以带着一种自己是外国人的异样感觉看一眼目所能及的部分车厢，再心满意足地低下头。

我一直没有睡去，我不忍放弃观察这所有人最脆弱一面的机会。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renren.com/blog/249917763/803174399>）



## 记忆中的小镇

——兼记春节农村舞狮队

吴幽芸/文

这是我父亲的家乡，一个叫多悦的小镇。

和中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一样，这里的一切还处于一种半开化的懵懂状态。小镇中心有热闹又新鲜的集市，有式样统一分不清彼此的矮层小楼，有学生人数日渐稀疏的中心校，有倒土不洋的小超市、发型屋和水果摊，还有一个简陋到不注意看都不会意识得到的街心公园（或许叫花坛更恰当些）。此外，便是大片的田地，散落的竹林与土砖平房，已及一条曾经叫河如今只能叫小沟的小溪……你再也难以把它和21世纪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了。

看到这些，你不可能嫌恶地撇过头。你甚至也不太能够去无视它，虽然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你的生活经验，但你毕竟和它还有或浅或深的关系。譬如我，我的祖父祖母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每年春节，我都会随同父母亲回多悦两趟，看望二老，一趟是大年三十，回去吃年午饭；一趟是正月初十，爷爷的生日。而且很固定的，年三十那天往往会由幺婶煮一大锅火锅然后男眷女眷分两桌在院坝里围坐而食，而初十就一定要从外面请个厨子回来摆足九大碗了。

说起来，这两顿饭在如今已经长大了的我看来，竟是每逢过年最叫人期盼的两顿饭了：乡下的肉、菜皆是最新鲜的（一般来讲都是奶奶自己养的鸡鸭鹅兔什么的，和她自家门口种的菜），一家人在露天又宽敞的院坝里头笑闹，伴一点暖煦的阳光，格外轻松自在。然而小时候的我则全然意识不到这等田间之趣，尤其最怕父辈们喝酒，仿佛要喝到天荒地老，闭口不提什么时候回家之类的。

于是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就会伙同堂妹窜到邻近的街上去溜达。

其实所谓的街，就是一条可以通公共汽车的车道而已，因为好多人喜欢把家门口修到马路边，摆个烟档或者茶铺做点生意，所以渐渐也就像条街了。街两旁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水泥混木构的小平房，还有讨喜的漆成藻绿色的活动木条板（用来开关店门），有时还会有那种很老式的厚玻璃配木纹条的展示柜，里面稀疏懒散地摆着一些不知从哪里进货回来仿佛一世纪都卖不完的浮着灰尘的小零食和汽水。



春节算是小农闲，所以不论是临街茶铺还是人家户里都有人在打扑克牌，男人叼着烟，一边打牌一边摆谈，女人或在一旁吊膀子（就是观牌）或是唠家常，还要兼顾下在一旁地上打滚的精力无限好的小孩儿。

也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农村的春节舞狮队。

我没有见过比这支舞狮队装备更差的表演队伍了。只有一个狮头，用得很旧很脏，狮头下只有一个人，穿着同样又脏又旧的猩红色裤子，在狮头那夸张的表情对比下，显得他的表演肢体不太协调又很疲累。用来配乐的好像是一只收音机，不知是因为电池不足还是机器本身已经衰老到不行，发出来的声音忽高忽低、曲不成调。另外还有一个穿深绿色制服的人提着一面铜锣时不时敲两下，在我模糊的童年印象中他是个盲人，其中一眼戴了只黑色眼罩（也就是我们川地方言里叫的“独眼龙”），那鼓声完全不在舞动或者配乐的节奏上，令我疑心他是否根本连声音也听不到。

围观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稀薄地勉强围成了一个圈，把表演者拱在了中间。可那表演者真的太不卖力，就像是拿着狮头晃动两下就罢了的；围观者们的表情也不像是在欣赏，而是晒笑，起哄，找茬，或者表情木讷。

终于主人家出来了，表情带点厌恶可却又勉强堆笑。一个穿绯红色麻点西装的略为臃肿的妇女迎上前去，我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原来这个舞狮队是挨家挨户作揖拜年并以此讨钱的。主人家塞了张钞票到那个女人手中的袋子里，不耐烦地挥手。这时舞狮头的人、提收音机的人、敲铜锣的人以及负责讨钱的女人齐齐开始俯首作揖，口中念出恭喜发财财源滚滚生意兴隆之类的福话。念叨许久，直到主人的挥手变成了有实质性的推搡，这支表演队才拖着步子退出这个临时舞台，继续往下一家，再下一家……

这件事究竟过去了多少年，我已经不记得了。在我的记忆中，它已经久远到连它是否发生过都值得去探询和挖掘。如果不是努力回想，我自己都从不曾意识到我记住了它们。

正如这座有点落后的小镇一样。它沉默地蹲在我记忆底片最角落的地方，不吭一声，一如你在广州或者随便哪个大都市都可以看到但并不曾注意到的，蹲在街头黯黑阴影里头抽烟或者沉默的农民工一样。小镇，以及这些从小镇上走出去打工的人，他们都一样，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就算你们碰巧生活在一座城市，哪怕你们有一天擦肩而过，你和他们也绝对是两条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他们看不懂你，或者反过来说，你读不懂他们。

让我讶异的是，这小镇竟也暗藏着一片美得令人窒息的风光。

那是要从小镇再行车几十公里到一个叫郑军的乡，那里有一处水库。从水库沿山路再步行或者



骑摩托车几公里左右，跨过一座吊桥，再转一两座山头，我来到了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让我混淆时间（“无论有汉，不知魏晋”）的地方。远远地有一户农家在水湾处憩息，那农舍不知是在山色映衬还是树木掩映下（或者说是在我的记忆里）竟是水墨色的。顺着路边小道往下走，下到水边，有一道朝代不明又残破的褐红色石拱桥。走过拱桥，一座简易搭建的凉棚，放一点渔具，还系着一艘小木船。我取道凉棚旁的山道，登上一处浅坡，然后在草地上坐下。有一高一矮两个瘦小的男孩蹲在水边摆弄着竹竿，身旁树林里有一只水牛不停地甩尾巴，再远一点就是打渔人劳作的影子，山，湖与天。

总有些地方是被遗忘在时间之外的，尤其是这种偏远又沉默的地方。秒针都不敢走得太快，怕惊动山里的神明，或者鸟兽。

总有些地方是被遗忘在地图之外的。所以我不愿意把这桃源的名告诉别人——因为本能地害怕“旅游者”这个名称和它所代表的喧哗而来的人群以及他们持在手中或者挂在胸前的各种长枪短炮——我甚至私心地不愿意这个地方被拖上所谓的发展经济的畸形快轨。这种近乎“勒德派”（Luddites）人士的思维也许显得有些荒唐罢，但是我情愿把这理解成另一种可能性，或者另一套世界观。

然而可笑的是，此刻的我身处南方繁华市井，竟暗自渴盼着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小镇不要改变。那沉淀在记忆底片中的春节舞狮队，如今想来已浑不觉丑，反以为美，但美的究竟是那节奏不当的锣鼓、那稀稀拉拉的零角，还是那恍惚多年的记忆？我亦不敢选择性地忽略飞驰在郑军乡里公路上的轰鸣的摩托车，以及骑在摩托车背上的年青人，他们在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什么，回到家又将怎么对父辈描述？

讲故事的人总不免带着自身的价值观感与社会层次，所以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对我说：也许有一天乡间路上的摩托车渐渐换成了汽车，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也许那时候山色不再那么美、拱桥也早已拆掉，但那又如何？

那，只是时代。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明明知道桥最终都会倒，明明知道桥也有完成历史使命，退居历史之后的一天，但就是无法说服自己，桥已经不在。

## 再见，桥

闫刚/文



我的家乡是个小山城，简单的两河交汇，简单的河谷地貌。

家乡很小，小到公交车不设站，随叫随停；小到出租车不打表，全县统一价十元；小到有一天我抑郁了，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绕着城区走了一圈。

县城有一条河，叫大川河。名字很怪，大是大夫的大，治病救人的那个大夫。读错了的结果是，小学三年上语文课的时候学完“川”这个字后，我一直不明白该怎么理解大河河这个别名。

河上面有四座桥，相互勾勾搭搭的就让东西两岸连在了一起。家门前的吊桥是最诡异的，全桥没有桥墩，只有桥中央的一座索塔，小腿粗细的铁链从塔身上绷直着延伸出去，以至於一见万箭穿心这个词，就立马就能想到它。当我还相信童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它是被大鼻子巫婆施了魔法的巨人国战士，只要有一天有人能爬到他的顶端，把那根针一样的东西拔掉，魔法就会消失，巨人就可以帮助那个人实现一个愿望。可当我多年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个好友时，他问我：然后呢？我说：没有然后了。

如果能有幸找到我失散多年的小学日记本们，让它们搜肠刮肚，肯定会有那么一篇写的是这座斜拉吊桥，不敢说字字真情，却也是句句属实。记得，当时先是将98版新华字典上桥的含义抄了一遍，然后详尽的描述一番，最后盖棺定论，真是一座好大桥啊……这是我写过的为数不多的层次分明的说明文，当时写完还想着，五百字也不过如此……交上去以后，第二天就后悔了，我偶然发现我同桌等一干人众都在日记本上连载超短篇小说，每篇两百多字，小说悲惨的主人公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作者就神来一笔，括弧，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括弧结束……一天的日记就算完成了。我当时就想，其实我可以每天写桥的一个部分，光那二十多个铁链就够我一个月磨叽了，如果发挥得当，我完全可以一个学期只写一座桥的……这个天才的想法，在第二天班主任点名批评了以我同桌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学派之后便戛然而止了。

楼上的大哥哥们教会了我们一帮子小屁孩叠纸船，于是每天站在吊桥上向河里丢纸船成了我们吃喝拉撒外的必修内容。我们会比谁的纸船冲得快，谁的纸船做的大，谁的纸船沉的慢。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船有一天也能乘风破浪的直达大海。再后来，叠纸船明显费时费力，不符合娱乐的初衷，于是纸船逐渐被改进成纸片、纸屑、冰糕棍、瓶盖……以及一切能扔到水里能漂浮的东西。直到有个看桥的小脚老太怒气冲冲的奔袭而来，我们才会群鸟做散，各找各妈。

夜的降临，闪耀的光束往往宣告着吊桥夜生活的开始。吊桥上的移动小吃摊位，永远是儿时美味的代名词。那时候，如果在桥上吃着烤土豆，臭豆腐，烤肠或是叫不上名字的食物，即使是我，也会有人生不过如此的感叹。如果你能问小时候的我有了钱会去做什么，在教室衣冠楚楚的时候也许我会大义凛然的告诉你：捐给希望小学。虽然我并不知道谁在希望。但，你敢在吊桥上问我同样

的问题，钱的归属就要看谁的小吃更有魅力了。吊桥上的小吃种类繁多，但摊位却只有寥寥几个，这是我多年后才明白的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所以顾客就是上帝，我们就是上帝。虽然上帝们有时候也要强迫自己强忍着口水走过各种摊位……

吊桥不再是常用词是在我搬家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一一与过去有些分离。偶尔还是会路过吊桥，即使那样，多数时候也是在公交车上远远看着桥塔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有时它静静屹立，消融在安详的晨光或斜阳之中；有时它灯光闪耀，迷离在喧嚣的霓虹与月光之下。我就那样傻傻的注视着它，莫名其妙地回想一些与它有关，与过去有关的时光，会哑言失笑，也会潸然泪下。我不止一次的对自己说，我要去桥上走走。然后，我也不止一次的安慰自己，下次还有机会，桥又不会跑。

再之后，我为了高中，为了大学，为了出人头地或者别的原因而转学去了省城。省城的大让我不是很适应，我时常害怕会在下一个转角迷路，会举目无亲，会身无分文。然后变得慢慢习惯了新的生活，家里人都说我适应力好，可谁又了解当时我的惶惶恐恐？别扭了一个多月以后，坐着回县城的大巴，我差点喊出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高三那年的某次大假回家，公交车绕过的地方没有了索塔，没有了那座吊桥。吊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在城市规划中被夷为平地了，在原先的地方已经开始浇灌起了新的桥墩。就在那一刻，许多情绪堵在了胸腔，想说些什么，最后却又无话可说。明明知道桥最终都会倒，明明知道桥也有完成历史使命，退居历史之后的一天，但就是无法说服自己，桥已经不在了。那段以吊桥为轴心的记忆顷刻间被唤醒，走马灯似的过个不停。最后桥没有跑，它只是消失了，杳无音讯。就好像它没有来过一样的，人们依然奔波不息，好像它从未曾出现。

仿佛一瞬间明白了史铁生和地坛的羁绊。它平常的外表或许在没有来过这里的人看来丝毫引不起兴趣，但我知道，长久以来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的人，必然会在白雨跳珠般的只言片语里想起来时的路。那条路上也许不都是快乐和满足，但只要眺望过，经历过，坚持过，便最终酿成了一杯值得毕生珍藏与回味的琼浆玉液。

桥，也许你记不住你的千万过客，可我还是想谢谢你那么长的陪伴，让我有那么多的过去，让我无数次的想入非非却毫无怨言。

那么，再见，桥。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

## 权由己争

### ——记向海航索赔的经历

令霸贤/文

权益被侵害，去抗争去维护本应是人之本性，但在这犬儒主义横行的国家，大多数人却选择了妥协，维权者反成异类。

首先说一下事情的起因。昨天，我从广州去海口，乘坐的是海南航空 HU7210 航班。飞机原本应该在 13:55 起飞，但登机前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后来临时换了一架西北航空飞机，最终在延误了两小时之后起飞，而从广州到海口的飞行时间一共也只是一小时。而因为是临时换的飞机，客舱服务也没做到位，这已经引发了我的不满。着陆之后，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海航把所有乘客托运的行李全遗落在了之前的那架飞机上。

然而海航似乎并没有把这么严重的失误当回事，没有派一个人过来专门处理此事，乘客们都开始愤怒地喊起来了，处理此事的还仅仅是机场行李问询处的几个人。然而，绝大多数乘客都只是“三分钟”愤怒，然后就完全接受了海航通过机场工作人员提出的解决方案：等行李运过来或留下地址他们邮寄过去。



我无法接受海航这种恶劣的态度，决心维权到底。我向行李问询处的工作人员要求把海航的工作人员叫过来，经过再三地坚持和交涉，海航终于肯派工作人员过来。等海航的人过来的这段时间（非常漫长），在等行李的一位同航班的哥们对我说：“兄弟，我们都支持你，就应该这么折腾海航。”

我顿时就觉得跟我说话的是一团恶心的东西。支持我？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费尽唇舌地交涉，一大帮人都事不关己似的在那冷眼看戏，这是支持我？我在这为了我的权益而不妥协，却被当成是为了“折腾海航”以出气，这顿时让我有一种被侮辱感。一个人是要多冷漠，才会在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无动于衷，还要用这种心态去揣度维权的人。

当我在跟其他同机的乘客说可以把这事闹到媒体的时候，一位大叔以非常有“大局观”的语气严肃地跟我说（大意）：“不能闹到媒体，海航在这件事上做得的确不对，但海航毕竟是我们省为数不多的大企业，闹到媒体这也就是在砸我们自己的招牌啊。”我当时真想把在北京学到的那个骂人的数字喊出来。

海航的工作人员终于到了，依稀记得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客户经理。她似乎已经料到我想谈什么，一来就拉着我去人少的地方“协商”，这时候我朝着正在等行李的那些人喊了一句：“海航的人来了，大家想说什么过来啊。”结果吸引来的又是一群看客的目光，最终去和海航谈判的，包括我和我朋友在内一共只有八个人。

一开始海航的态度很明确，“航班延误时间和行李延误时间都不够民航局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说辞很繁杂（基本上还是只有我在说），总结下来有这么几条：“行李没运过来是闻所未闻的严重失误”、“飞机晚点并非天气原因，责任完全在你们”、“民航局的规定是底线，你们海航作为一个五星级航空公司，真的要春秋航空用同一个标准？”、“你们处理这件事的消极态度让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我们可以等到记者到来后再继续谈”……

最终在我们的强硬态度下，这位客户经理“请示领导”之后，决定给予我们每人100RMB的赔偿，还强调这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在她打电话“请示领导”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其他人可以向海航索要交通补偿，最好各自说自己的行程被耽搁的情况。于是她回来刚刚说完领导的赔偿方案之后，大家就挨个控诉起自己的行程是如何如何被打乱的，顺带把海航的不负责任和失职又谴责了一遍。

这位客户经理又只好无奈地再次“请示领导”，最终答应给予我们“交通补偿”100RMB，赔偿额合计200RMB。这时候行李终于运到了，大家也不想浪费时间，于是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我追加了一条要求：近期内就托运行李中的严重失误和处理此事的消极态度向我郑重道歉。追加的这条也得到了满足，海航今天下午打电话过来道歉了。

我们八人去取行李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拿行李走人了，一架满载的波音737-300客机，最终只有我们八人拿到了赔偿。

后来在机场旁边的高铁站碰到了刚才说“支持”我的那个哥们，他问我情况如何（似乎是猎奇般的想知道我把海航“折腾”得怎么样了），我如实告诉他之后，他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各种懊恼的神色：



“什么？为什么我没拿到钱？海航真的赔偿了？” “是的！”我面带微笑地说出这两个字，但心里却在痛快地重复另外两个字“活该！！”

废了这么多笔墨，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讲述向航空公司维权的经验，而是想说明以下观点。首先，权益是靠自己抗争来的，不去抗争就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更会助长侵权者的嚣张气焰。其次，没有人有义务为你争取权益，等着别人去为自己维权纯粹是冷漠和愚蠢，说句“大家都支持你”也没用，除非我善心大发，否则我只会维护我的权益。第三，维护权益的成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很多人都觉得向航空公司索要赔偿非常难，宁可花一个半小时等行李也不愿去和海航谈一句，但我们八人在行李到来前就已经争取到赔偿了。最后，权益意识很重要，知道行李托运出问题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只有“如何解决”，于是他们都乖乖地接受了海航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想到要为自己受损的权益索赔。

权益被侵害，去抗争去维护本应是人之本性，但在这犬儒主义横行的国家，大多数人却选择了妥协，维权者反成异类。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无奈的现况，但“至少还有罗永浩”吧。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renren.com/blog/374967193/799861778>）

## 浩寒夜凉，送别我的 2011

刘思宇 / 文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发现，有些事，突然就回不去了，譬如青春。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

让自己塞得饱饱的，不过是为了证明其实偶尔我还会照顾好自己。和朋友吃完饭，去小店里吃一碗双皮奶。小店悬着的电视开始响起熟悉的声音，中央电视台每一个时刻都刚刚好，击中我心中那一点点脆弱。一个人回到宿舍，舍友都已回家。一首往日时光却把泪全带出来，刚好念起耗子今天的生日。原想只为听听久别的声音，即便我在广州火车站无所顾忌的大哭时就说过，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上天是帮我的，电话那边响起的女声，告诉我，那些用这个号码维系的记忆早已悬死在半空中，像极了那些年没钱的日子妈妈切的腊肉，和悬着的电视，散发出和着霉味的记忆。

那天，我二十岁，深圳有雨。凌晨的时候，在即将打烊的咖啡馆激烈讨论着关于这个国家的宪政与改革，然后冒着大雨回朋友家，轻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祈祷。再一次见到耗子的时候，像梦一样。就像凌晨仿佛不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日的这一天，我们在深圳的海岸城，就是现在你们在的那个地方。耗子陪我坐在电影院里，《不在让你孤单》，这句话如果出自耗子的口，便是我这个生日最完美的礼物。即便不是，但耗子仍然在稀疏的观众中间给我戴上属于耗子的生日礼物。直到很久以后，我念起耗子，仍有人问我，你还忘不了吗？

这一年，是我二十年来的巅峰。四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从飞机上吐到酒店。在上海人鄙夷的目光下，我才明白 shanghai，这个词在我的字典里是“伤害”。从上海回

版纳后，我便忘了一个人，一个像耗子一样的人，一个曾经给过我最多依靠的人。此后，我伪装得越来越坚强，至少让所有人都碰不到我，那样我才会安全地不会一个人再到澜沧江边撕心裂肺的哭。

今年，我全国各地地飞，从南到北，从早到晚。从烟台，到大连，从大连到北京，从北京到青岛，从青岛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从上海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从广州到天津，从天津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长沙，从长沙到厦门，从厦门到昆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再回到烟台。几万公里的穿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许多人穿过我的世界，有的人则进入我的生命。我还记得夏天的夜，二十天的在电话和网络上的亲热，终于无法坚持下去。我遇到了我的闺蜜，他个笨蛋，让我在北京酒吧的角落里大哭一场。那个时候，我真想抓着这个男人紧紧不放，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么一个朋友，一个劲儿对我好。

这一年，我知道了我在多少人心里如此重要，有人愿意飞到另一个城市只为听我一个小时的演讲，有人即便恋爱了却依然爱我。其实，我比谁都敏感，只是你们都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曾经有一个女孩问我：“为什么你不爱笑，可是当你抱着那些生病的孩子时，温暖得像个天使？”我不语，那种笑是装不出来的，我不快乐，但我可以将最无邪的笑与他们分享。不是同情，只是一种爱。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希望有人可以赐予我善良二字，而不是越来越多的头衔。我开始知道自己一天的价值，有人愿意开价，是父母将近半年的工资。我开始学会，或者不得不学会为自己换一种生活方式。经常出入高级酒店，熟悉奢侈品行情，与走在前面的人交往甚深。我也开始知道，原来安排好的事情会不得不改变，譬如答应婆婆回四川的安排。2012的一整年都已满满当当，考雅思 GRE，出书，建客栈，发展思宇责任社会。说出来简简单单，只是没有几个人懂得光鲜背后的残忍。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发现，有些事，突然就回不去了，譬如青春。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我明白，我比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不可逆的岁月痕迹。



作者近照，2011年12月31日于山东烟台。刘思宇，1991年出生于西双版纳黎明农场。笔名：文心于。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我爱大山》、《秋夜的自语》等，现为Youth Ki Awaaz全球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他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NPP公益创投基金专家成员、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国际宣传大使”。作者多年来从事禁毒防艾和环保等社会公益实践，并致力于对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的理解与传播。

2011的最后一天，我看到海边升起的烟花，美丽如澜沧江畔的那一天，可以偷偷牵手走过的日子。

2012，让我在奔波中有个依靠吧。

（来源：作者授权）

## ■ PERSONAGE/人物

## 不一样的茅老

张鸣 / 文

我对经济学家似乎有点成见，那些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每每都很牛气。在社会科学圈子里，人们都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但真像帝国主义的，倒是经济学家，讨论起问题来，对别的学科的人往往不屑一顾，经常话都没听完，脸上就洋溢着不屑的神情。话一出口，光那气势就吞了你。但是，茅于軾先生不这样。

我跟茅老打交道不多，几乎每次都是在学术或者准学术的讨论会上。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是很用心地在听别人的发言，如果发言涉及他，他听的就更仔细。有的时候，批评他的人几乎就是大批判，在我看来就是无厘头的人生攻击，但茅老也依旧仔细在听，有时候还记上一两笔。记得有一次，茅老刚刚发表了他的名言——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的就是茅老的这句话。在会上，攻击的声音很响，一些从来不为穷人做半点公益的人，放肆地批评茅老就是富人的代言人。还说，富人的钱都来路不正，他们都有原罪。茅老似乎一点都不生气，只是辩解说，他说的为富人说话，是指那些遵纪守法的富人。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茅老刚才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是一度不能让人正常致富的国度。臭名昭著的投机倒把罪，也就是刚刚取消没几年。我很难想象，很多犯过这个罪名的人，是真的有罪。这里不是善法恶法的问题，我们曾经处在一个很长的非常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正常生活，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谈企业家的原罪，因为当时制定的法规，比罪还罪。按过去的恶法，也没有几个富人能够做到完全的“遵纪守法”。我们首先要保护所有的私有财产，在没有证实这些财产是非法所得之前，企业家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同时，我们



也是该为他们说话的。茅老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用不着修正。我发言完了，茅老马上表示，对我把历史划成非常和正常时期的说法非常感兴趣，他收回刚才说的话。在我的经历中，像茅老这样资格的学者，能当场对一个后生小子表态认错，这是第一次。

后来又有一次，茅老对大学教育发声。说学费应该进一步提高，贫困学生的问题，用高额奖学金来解决。我跟他谈，理论上你的意见没错，但中国的大学特殊。我们辨别贫困生的系统是一套官僚体系，一个可以舞弊的体系。如果大幅度提高了学费，真正的贫困生却未必能拿到奖学金，高额的奖学金都给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孩子拿走了。在我跟他仔细讲了大学的现状之后，茅老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其实，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在茅老擅长的领域，他的意见绝对有好些真知灼见，而且振聋发聩的。像我这样的外行，能读懂已经不错了。偶尔出一点纰漏，也无非是百密一疏。但是，只要他弄明白了情况，觉得真的是自己错了，就会马上承认。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谦虚，在他那一辈学人中，绝对是凤毛麟角，在经济学家中，更是独此一家。茅老是学工科出身的人，即使做了社会科学，也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做事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不苟。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矫情，不掩饰，更不怕丢脸。非常谦和，也非常率直。这一点，茅老跟所有的同行，都不一样。

后来，看到了茅老送我他的自传。感觉即使写自己的生活，茅老也是这个风格，有什么

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完就搁笔。有的地方，每每令我忍俊不禁，但当时写这些内容的他，恐怕却未必觉得。不一样的茅老，是一个可爱的茅老。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4ac7a2f50102dxa4.html>)

张申府是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

## 一篇文章的代价：张申府其人其事

刘梦溪 / 文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声名赫赫的哲学家，2004年作古，活了95岁。他写于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至今仍是哲学系科学子的必读书。但对于他的兄长张申府，不用说普通民众，就是年轻一些的学人，对其人其事有较多了解的也屈指寥寥。

二十多年前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过一本《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收文20篇，第一篇就是与胡适辩难文化与文明问题，思想明快，行文简括，风格洒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2004年河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张申府文集》，也经友人帮助很快得到一套。

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化书院一次召开纪念三位中国现代学人10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汤用彤，另一位就是张申府。在那次会上，由于听了张岱年先生不无感慨地介绍乃兄的鲜为人知的生平业绩，使我从此对这位有大阅历而为人学迥异时流的传奇式人物的历史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注。

早期的张申府，是一位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拥护者，曾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他与李达一起创建。周恩来和朱德都是经他介绍入的党。后来又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担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是鼎力相荐者。但后来他与蒋介石闹翻。1925年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在讨论党纲时，因意见不同与人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宣布退党。虽经李达、赵世炎百般挽留，仍不回转，决定采取“在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张岱年之兄，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从此张申府退居学府，任教清华大学，以著述、翻译、教学为务。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奋起疾呼，呼吁抗日，并发起“北平救国联合会”，随后又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此被捕入狱。“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也有他参加。但到了1948年10月，国共两党的军事大决战已见分晓，这时他在《观察》杂志上以《呼吁和平》为题撰写文章，要求双方停战。这一立场，遭到公开批判，并被民盟组织开除盟籍。

所以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他销声匿迹，成了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人。供职单位在北京图书馆。谁知1957年旧帐重提，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处境沦落到更加不堪。据说五十年代周总理曾派人看望过他，但没有人能说得确实。

张申府生命的青春期一直热心政治，激情所自，出于对自己祖国和种族的纯真爱恋。但他智慧之优长所在是哲学。很早就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但真正感兴趣的却是数理逻辑和西方哲学，尤其罗素哲学令他狂喜无状。他在《新青年》上著文称赞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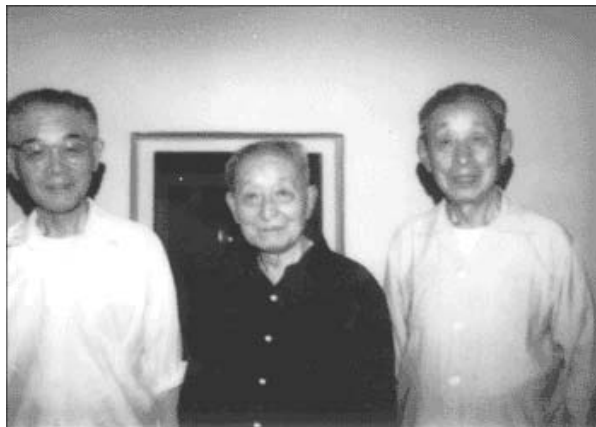
1927年，他把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翻译成中文，书名取《名理论》，一个过了多少年之后他还很欣赏的书名。这是一本在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书。维氏哲学后世比当世走红，张申府不失为有孤明先发之见。他所致力的学术目标，是冀图把解析哲学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最理想的世界哲学。他还用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概念涵盖自己哲学的中心点，称之为“具体相对论”。

他给自己书斋起名为“名女人许罗斋”。“名”指名学，即逻辑一门。“女”指《列女传》，他个人对此书有偏好。“人”是三国时期刘劭写的《人物志》，一本他平生最推崇的书。许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罗”自然是罗素，他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

他还说他一生有“三大爱好”：书、女人、名声。

然而这样一副极具想象力的坚强的思维头脑，当五十五岁之盛年却停止了思维活动，不是自然规律使然，是环境不容许他思维，这未免太令他痛苦也过分残酷了。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以年代为序，只收到1947年，以后无文。《张申府文集》，基本上也都



1981年5月，张申府（中）、张岱年（左）、张崇年（右）三兄弟合影



1923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左一为张申府，左三为周恩来）

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著作，五十年代之后，加上检讨，只有16篇短文，其中13篇还写于八十年代以后。他自己叙录《解放以来发表的文字》，除1953年的一篇公开检讨文字《自白》，其余只有两篇极短的短文。

无怪后来他说，这篇《呼吁和平》是“毁灭了一生政治生命的东西”。

但他的自然生命到1986年才结束，享年九十有三。晚年的张申府，生活是凄惨的，他女儿写的《先父晚年生活琐记》，有些段落令人不忍卒读。

张申府晚年的一件幸事，是一位来自异域的女作家在半年时间里对他采访十八次，使他有了用自己的方式回顾自己丰富阅历的机会。

经历是痛苦的，回忆却可以得到心理的补偿，特别在自以为是非经久而论定之后。

这位女作家是美国威斯里安大学的舒衡哲教授。她根据访谈写了一本书，耶鲁大学1992年出版，书名是《说真话的时候已经到来——与张申府对话》。

张申府早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今天读来犹感警醒的话：“想从根本上打破以虚伪为一种特性的现世界，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种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



《张申府谈谈录》，舒衡哲(美)  
/ 著，李绍明 / 译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和朱德等人合影。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张申府先生读书照

舒衡哲女士在采访中发现，处于生命晚期的张申府在倾谈中经常回到他早年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思想。

我生也晚，张申府先生被迫停止思维活动的时候，我还是贪玩的少年。到了渴求知识的年龄，他的言论已不复流行。仅仅由于近年涉猎中国现代学术史，才注意到张申府其人其事。

我感到惊诧悚栗的是，一个社会需要结成怎样的文化张力，才能做到使这样一位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叱咤风云的知识界精英，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突然消失得如此悄没声息。

言论需要言论者付出的代价应该如此沉重么？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4a169fd50102dv1z.html>)



在天涯上看过一个关于王莽生平帖子，感触非常。化用其标题，心下却希望为许多如王莽般被儒家历史所抹黑的人物翻案。太多似王莽一般被涂抹上种种恶名、骂名的枭雄甚至帝王。是非成败转头空，生前身后之英名恶名皆归尘土，愿他们在天在地安息，愿他们曾经的伟业与创举精神，继续庇佑着我们华夏子孙，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

## 杨广：功败垂成的拓土大业

慕苏童 / 文

### 文治武功何其多

在教科书的描述中，隋炀帝应该是名声最为恶劣的皇帝了：贪财好色、荼毒百姓、侵略异国、横征暴敛，种种恶名罄竹难书。不知道历代的正史修纂者究竟是贯彻何种宣传理念，要让这样一个已经完全走远的国王背影，这样被世代代诽谤着、辱没着。

平定陈朝统一中国、力克契丹侵略、远征吐谷浑、重开西域丝绸之路、重占越南全境、攻克琉球……这些开疆拓土的奇功伟业，绝对应该和秦始皇、唐太宗、甚至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名留青史，至少也应是毁誉参半；然而仅仅因为在他中年以后远征高句丽失败、因为三次远征而使百姓不堪重负，一位自视身负重构大一统使命的伟大军事家，不仅被起义军和门阀势力推翻，还被从唐代以后的史家所诽谤。他那些开疆拓土、重构中国大一统版图的奇功伟业统统被抹杀了，剩下的只有攻打高句丽的无知。甚至后代中国史家也心甘情愿和韩国那些无知的史家一样，将“高句丽”这个中国古代割据政权与宋元时崛起的韩族政权“高丽王朝”混为一谈，进而把杨广的统一战争说成是侵略异族，反而成为韩国人可以指摘华夏武功的证据。事实上杨广在巡视西域突厥时，就反复向各国首领强调箕子朝鲜之中华本源，而正是他耗尽高句丽国力之后，唐高宗李治才能最终覆灭了桀骜不驯数百年的中国东北割据政权。而杨广征伐高句丽之时，尚是仁兵之师，唐高宗时代的将军则基本是实行三光屠城政策；当然也许正因为如此，唐代将

军才能才在前人骨骼上，与新罗国瓜分韩半岛与中国东北吧。

唐代诗人皮日休曾有名诗《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每一次在江苏的城市旅游，几乎都可以看见京杭运河的身影，我会想象起皮日休千余年前所见的“至今千里赖通波”，不晓得与今日 21 世纪的橹夫悠悠舟楫累是否是一样的光景。

所谓“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同样有暴虐之名的秦始皇仍然留下了统一中国的威名，还留下了万里长城的奇迹，虽然这个奇迹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讽刺的是，当历史的时针跨过了工业革命、甚至跨进了信息时代，仍然在发挥着重要水路交通作用的京杭运河，却依然只被视为杨广个人享乐巡游江南的杰作而已。

能够在千余年



隋炀帝杨广（569 - 618）“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所加。当年杨广击灭陈朝的时候，最终给陈后主的谥号就是“炀”，当时这位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一统江山之主很是揶揄了一下陈后主好色、骄奢之病，只是后来自己这方面也没好到哪里去。后人诗叹曰：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前就勘破中国西高东低地形，以及河流依地势而行得东西走向，遂开通运河沟通南北运输、加强南北联系的壮举，实在有着比长城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之利在千秋，又远远胜过春秋吴王夫差修邗沟、秦始皇修灵渠、甚至李冰修都江堰之功绩。

而他的文治功绩又岂止这“至今千里赖通波”的运河呢？

他本来就是一位艺术家皇帝，文采斐然，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是脱胎于杨广的前人珠玉，结果后人只记得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却不晓得杨广所作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位奇功傲世的开疆拓土大士在尚未成为太子之前，就大力招揽文士，整理各门各类经典、类书，从他任扬州总管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就已经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包括《长洲玉镜》、《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西域图记》等浩繁的代表作。

另外他还大力提倡文教，《隋书》有载“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而初创于杨坚时代的科举制度，也是在大业年间正式确立、完善，不仅让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了一个完整的规划，也为平民开科举士封侯拜相提供了一条美好的晋升之阶。同样沿用至今、全世界许多国家仍然使用的高考，能说没有当年科举制度的身影么？毕竟考试，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为公平的人才遴选方式。

科举制度更为皇帝加强中央集权、为祸几百年的门阀混战瓦解做出了最为完美的铺垫。不过可惜需要长期改革积累的成果，杨广还来不及享用就被宇文家族逼缢；却让之后的唐初君王坐享渔人之利。

这便是这位仅仅称帝 14 年励精图治而留下的文治武功。

###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好几年前看过一个为和珅翻案、并且将之刻



画为股肱忠臣的电视剧。我对于和珅生平也曾阅读过几本史书，但其实尚未发现和珅有太多可以翻案的空间。所以对于那部戏剧中将和珅所有贪婪行径隐藏的做法，并不认可。

同样，我也绝不认为隋炀帝可以抛却一切过错是非，而被认为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尧舜禹汤、仁政天子。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后世的唐太宗能够从杨广身上得到这般教训，既然隋朝末年不仅有门阀势力效仿南北朝时代的权臣犯上作乱、也有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翟让李密瓦岗军，也便说明了杨广最终是栽倒在自己用一生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所营建的牢笼中。

精美的纪录片《复活的军团》中有一句很精辟的言论：秦朝短命的根本因由，是因为秦皇的雄才大略，和诸多大型工程之谋划，超越了他的时代。

同样可哀的也是杨广。汉末之后几百年的纷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乱世，正是隋朝结束了这几百年的乱世；作为平定天下的杨坚之子，作为祖先出自鲜卑蛮夷、而后被融入汉化中原的杨氏后代，杨广内心那份重构大一统盛世，甚至超越秦皇汉武的雄心壮志更是难以言说。



所以他没有满足仅只平定中原，而是希望极速地恢复民生富庶和儒教盛世。同时他将目光还瞄向边疆四方各国，希望平定从汉末开始蠢蠢欲动、各自为政的少数民族政权，希望成为威加海内的天可汗。于是一项又一项密集的工程计划出台，让仍旧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不堪重负，于是民不堪命、并最终出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几十年繁华一梦的开皇大业盛世，就在杨广亲手缔造的梦想中被烧毁了。

### 英雄末路

记得小时候在一本谋略厚黑的书籍上，看过杨坚屠杀北周皇族的残忍行径；而杨坚在修史时，将宇文邕之子描写成昏庸到神经质的末代皇儿，显然是极尽污蔑之能事；而那本书还指出，宇文智及、化及兄弟在逼迫杨广悬梁自尽后，亦残杀大量杨氏皇族。此宇文兄弟与当年北周宇文皇族究竟血亲几何，又是否是处心积虑地韬光养晦以求复国，实不可知。但从后世唐代起便被极尽污蔑的隋朝和杨广之历史，当真令人感叹，杨坚当年篡位并大开杀戒之时，是否想到自己的子孙会有此报？

唐代史书之污蔑尚可想象，而历代史家对同样大兴土木开疆拓土的嬴政、同样同室操戈以求上位的李世民、同样试图力挽狂澜而功败垂成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都尚存仁慈，却唯独对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隋炀帝下江南》。大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三次“游幸”江都（扬州）。“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沿途几百里的州县都要献食。这些激化了阶级矛盾，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杨广不断变本加厉地污蔑。这般厚此薄彼的史家之污损，究竟缘起为何，匪夷所思。难道仅仅因为秦皇开国、杨广亡国？仅仅因为李世民继承了前朝的军事积淀而终于建立盛世，杨广却透支民力而国破家亡吗？仅仅因为明末距离现代时光不远难以污蔑，而千年前的公案无人问津吗？所谓英雄自以成败论，这般残酷的评判标准，真是再没有比杨广更为血淋淋的例子。

公元618年，宇文文化发动兵变。一代君王就这样被逼自缢，甚至连安葬的棺槨亦无，最后由萧皇后和宫人拆卸床板之后草草收葬，凄凉入土于江都宫流珠堂下。在贞观五年唐太宗平定江南后，终以帝礼改葬杨广于扬州雷塘。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71bc671401011ay1.html>）



隋代大运河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成了连接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的生命线；对南北物资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厥功甚伟。元代在隋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修建成了长达1782公里、跨越10个纬度、沟通5大水系的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



## ■ POEM/诗歌

## 摇滚诗两首

杨银波/文

## 大地

在这苍凉大地仰望长空的我，  
走在凄冷风中唱着滚烫的歌。  
总想改变许多却被世道所折磨，  
有多少人听我诉说？

还是那片大地太多悲伤记忆，  
心中想唱的歌总被风雪掠去。  
热血抛洒多年却埋葬在岁月里，  
躲在角落深深哭泣。

想问大地能否唤起我的勇气，  
再让奋斗坚持到底？  
让我野火呼啸踏破泥沼万里，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不管大地究竟还有多少风雨，  
冲破绝望睁开眼睛。  
抛开旧日失意复活勇敢的心，  
我的梦——永不会停息。

沧桑的脸依旧，  
岁月无情地流走。  
梦里回望旧山河，  
滔滔江水黄昏后。

虽然飓风掠去我的自由呼吸，  
斗志仍然闪耀生命。  
告别恐惧窒息告别颤抖抽泣，  
将黑暗葬送地狱。

看那狂沙弥漫大地萧瑟凄厉，  
可知丧钟为谁而鸣？  
带着呐喊悲悯带着坎坷命运，  
我的心——永不会死去。

## 我不是英雄

妈妈我太多话没对你说，  
从你脑出血那一天以后。  
我还在底层追逐我的梦，  
过着窘迫的生活，  
一想到你心怀愧疚。

我不是英雄，  
但我还在坚守。  
没有为什么，  
再痛也不说。  
挣扎总有尽头，  
我拼到最后。  
无论折磨，还有多久。

妈妈你曾经流着泪说过，  
说我是你一辈子的寄托。  
有时我撑不住真想退缩，  
想起多年的坎坷，  
还有你伤残的面孔。

我不是英雄，  
也不是孬种。  
血汗流得再多，  
摔倒又站着。  
所有的苦涩，  
嚼碎了吞酒。  
无论折磨，有多沉重。

妈妈你要撑到我辉煌那刻，  
放声笑着，  
一切都值得。  
妈妈我会擦干你脸上的泪，  
过往成灰。  
你会，比我欣慰，  
你会，看清我是谁。

头顶着天空，  
大地唤醒沉睡的我。

我不是英雄，  
在狂风中颤动。  
泰戈尔说过，  
黑暗的时候，  
为曙光而讴歌。  
勇敢地活着，  
无论折磨，  
有多沉重，  
还有多久。  
我不是英雄，  
我不想沉默。  
再大的苦痛，  
让我来承受。  
再险的山峰，  
让我来越过。  
无论折磨，有多沉重。

妈妈，你听到了吗？  
这才是我心里的话！  
我不想啊，我不想啊，  
我不想做英雄，  
也不想被压迫。  
像人一样活着，  
砸不碎的梦。  
我们生来自由，  
翅膀挣脱牢笼，  
飞向苍穹。

豁出我的所有，  
无论折磨，  
有多沉重，  
还有多久。  
妈妈哦，  
无论折磨，有多沉重，  
还有多久，还有多久。  
我真不是英雄！  
呐喊的背后，  
是不熄的焰火，  
是爱得太执着。

## 我想变成一匹马

沈浩波/文

### (一)

用牙  
将时光  
咬出一个缺口  
积聚起仅存的意志  
披发拔足  
狂奔而去  
  
心脏因挣扎而碎裂成齑粉  
在疼痛中扬蹄  
踹翻大理石的牢笼  
咬碎钢铁的嚼口  
从玻璃和电流之间直撞过去  
鲜血沿长街流淌  
大风鼓入胸膛

一匹马  
一匹骄傲的马  
踏碎所有霓虹仰望星空  
躺在高速公路滚烫的路面  
不再奔跑  
血拌着灰尘弄脏了它的鬃毛

这是一匹马的下场  
试图奔跑的骄傲者的下场  
围观的暴民像煮沸的开水  
马的尸体  
很快就将变成一锅肉汤

### (二)

我想变成一匹马  
从这鬼影幢幢的城市中跃出  
从狰狞的脸  
坚硬的墙

狂舞的灯光中跃出

火车在铁轨上发疯的轰鸣  
刺穿大地的肚肠  
原野、荒丘、故乡，他乡  
白骨之冢和孤悬的鸦巢  
映照在一匹马湿润的眼睛

一匹活生生的马  
从这铁马的肠胃中破空而出  
狂风卷起泥土  
我在奔跑  
四蹄腾空的时候  
心像一根颤抖的针

在平原喝水  
在高山嘶鸣  
在沙漠抵死前行  
在草原撒欢翻滚  
阳光点燃我漆黑的鬃毛  
铁蹄将踏碎的星光踢到天上

世界像一艘小船在我温柔的眼里  
摇曳  
我奔跑，因为我爱着这风  
我飞翔，落下时亲吻每一棵树

### (三)

哪怕一奔跑就已衰老  
哪怕  
是一匹垂死的马  
狼和鬣狗已经嗅到我肠子的味道

独自漫步在夕阳下  
想起岁月和爱情  
清亮的双眼中  
流下两行泪水  
一匹孤独的将死的马的泪水



## 春天有另一个名字

叶匡政/文

春天有另一个名字  
叫自由。那绿地，那彩墨，那树篱  
它微笑着来看我时  
我认出了它。人群里有一张自由的面孔  
树丛中就多一根春天的嫩枝

春天有另一个名字  
叫自由，像牙牙学语的婴儿  
只要发出一点简单的音节  
我便知如何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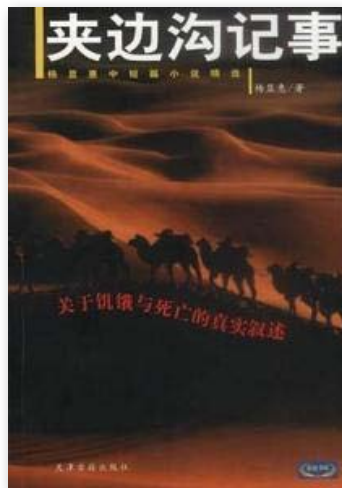
鸟儿会清脆地应答  
花朵会绚丽地应答  
请细细品味春天的声音  
那是自由复活的话语

春天有另一个名字  
叫自由。它用宽广宁静的心灵之光  
教我写一首自己的歌。



## ■ READ/读书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5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

魏力 / 文

关于夹边沟的故事，以前听到看到的都是零零碎碎，后来听一个反右时在酒泉下放过的上海的民革成员说：这本书里写的，只有没写到的，绝对没有写过头的。

在北京三联书店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本书脊已然破碎的书，抚去封皮上的尘土，心情随之沉重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将要读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书里的小说曾经在《上海文学》连载了一年，现在想来，若没有当时主持那刊物的陈思和等人，估计它们也不会面世的。

赛妮亚在序里写道：“有人说，历史是一位公正的老人，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解冻、解禁、解密、解构，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历史的真相会渐露峥嵘。”



夹边沟劳改场

故事源起于甘肃酒泉地区曾经有过的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组和西北局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书里记叙的，是消失的那两千多人的命运。作者用了三年的时间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最后结集为这部28万字的小说集。

右派和他们的子女们，看到这些小说，反应各种各样。如赛妮亚在序中写到的：“一位死难者的家属告诉作家，他们已将《上海文学》上连载的文章如数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里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背景的小说，一下子哭倒在地。并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页一页地哭。并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的临洮县，作家访问了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八十二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的才读完了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地读不下去呀！”

为何它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是怎么样的故事让人们如此痛彻心扉？该是何等的惨烈才会使得阅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



也许是董坚毅的命运吧！太饿了，这位从上海来的医生右派坚持认为吃的草籽老鼠蚯蚓蜥蜴都不卫生，于是活活饿死。掩埋组的人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并用他自己的一条鸭绒被简单包裹了一下便匆匆掩埋。没过几天，死去的董坚毅暴尸荒野，衣服和鸭绒被都让人剥走换吃的去了，尸体的大腿上生生让人挖了两个大窟窿，原来，饿急了，人肉也是可以充饥的。他的妻子从上海赶来，奔波一个多星期来到这里，看到的是自己已成“木乃伊”的丈夫。她抱着他，这个温柔的江南女子，此刻仰天长啸，声音凄厉。

是高吉义和牛天德的命运吧！面对一麻袋土豆，饿红了眼的众人一通猛吃，然后便有人活活胀死。高吉义命大，因为他有好朋友牛天德，牛天德用了一整夜时间帮他按摩肚子，直到他上吐下泻把肚子腾空。第二天，高吉义发现屋子门口多了个梯子，他爬上房，看到的是牛天德，这个一副儒雅书生模样的高级工程师。“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的许多白色和略带黄色样子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物……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

着几件衣服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高吉义踢飞了他的吃食，“他的嗓子里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几个月后，牛天德活活饿死。

两个人的命运，只是两千多亡魂中的沧海一粟。那些怀着梦想和激情投身到祖国的大西北建设中去的知识分子，那些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那些准备开始自己人生最美好时代的大学生们，以各种令人惊讶的形式告别了世界，“那几千名卑微的小人物的命运，令人悲愤。那上百名右派关于饥饿与死亡的回忆，让人惊叹、呕吐、流泪、失眠！”

即将到来的一年，是他们被流放的五十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走在这个北方城市的街头，冬天来了，风也有些刺骨了，我想起了他们——那些在荒漠中踟蹰了半个世纪的冤魂。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1088707/>）

## 《社会契约论》中的契约精神

江之南 / 文

帝王官吏设法争权夺位，因此官员的贪污腐败成为必然；百姓更看重的是实际的收益，因此做买卖缺斤少两便成了必然。这两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没能够形成一个成体系的社会契约，因为没有社会契约，所以也不会相应产生所谓的契约精神。

曾经听到一个学者这么分析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诚信问题，他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缺乏一种叫契约精神的东西。什么是契约？什么又是契约精神呢？打一个简单比方：两个小孩打赌，之前约定好了赢者所得到的好处，和输者所受到的惩罚。这种约定，无论是书面的口头的，便形成了一种契约，而契约精神便是指他们履行该契约所表现出的责任与勇气。赌输了的小孩认赌服输，承担了约定好的义务，我们便说他有契约精神，而反之，则是没有，用通俗的话说便是不诚信。

举这么一个例子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无法对一个孩童的行为要求太多。我们再将眼光放至整个社会，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诚信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诚信行为屡见不鲜，已经威胁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学者将问题归结于契约精神的想法，我认为是正确而且合理的，要想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从根源上对契约这个东西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探讨。而只靠几句标语，几声口号，作用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起到一个唱归唱，做归做的恶性循环。

说契约就不得不提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社会契约这一理论最早是由16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提出的。卢梭批判继承前人的理论，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观点，大大丰富了这一理论，使《社会契约论》一书成为了启蒙思想的经典著作，在日后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之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与其说是卢梭在书中提出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不如说整本书是他所构建的一个“理性的制度化的民主的共和国”——一个他所向往建立的平等博爱的有秩序的民主的社会。他把书分成了四卷，分别就社会契约建立、意义和条件；公约中立法的研究；政府与社会契约的关系和政府结构；如何巩固社会契约和国家体制这四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保证他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相比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穆尔的“乌托邦”，卢梭的共和国显然更具理性，更接近于真理，当然也更具有战斗性。

社会契约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内核，按照卢梭的观点，卢梭在论述社会契约的产生时说道：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当人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克服困难，因此每个人都自发选择合作。这便构成了最原始的社会契约。换言之：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国家内公意的集合，是人与人之间协商的产物，因为必须经过艰苦的议论和谈判，所以每个人在坚持自己意志的同时必然要考虑别人的意志，所以，每个人在订约之时便学会了牺牲精神和集体精神，并在之后的行为中学会了推己及人的精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上文提到的困难，从而让订约的人们更好地生活。

然而卢梭的理论更多是偏重于政治层面，阐述了作者关于社会建立政治性契约的主张与见解，而现在我们遇到的却是社会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因为我们探讨的是契约精神，所以就必须从契约开始分析。

历史上，我们国家的结构一直是从上而下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为了一种理所应当的，约定俗成的惯例，而天下苍生向来是没有提出反抗的权利的，百姓和政权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也是理所应当约定俗成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必然，我们发现以上的这些社会秩序也都是约定俗成的，而没能够形成一种成体系的规章制度，也就是没有形成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契约，更不用说每个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规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即使有，也很难落实。因此在政策的做出和落实上便产生了很大的随意性，统治者随心所欲地执政，其行为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统治下的百姓。而随心所欲的直接目的便是设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帝王官吏设法争权夺位，因此官员的贪污腐败成为必然；百姓更看重的是实际的收益，因此做买卖缺斤少两便成了必然。这两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没能够形成一个成体系的社会契约，因为没有社会契约，所以也不会相应产生所谓的契约精神。所以潜移默化，漫长的岁月之后，中国人便开始随心所欲地办事，不按规律地办事，投机取巧地办事。而那些牺牲精神、集体精神、推己及人的精神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是先有一个社会契约，我们才能去遵守契约的规定。卢梭已经论述了契约能够使人们学会牺牲、集体和推己及人三种精神，我以为这三种精神正是契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契约精神的动力来源于对契约所规定的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普天之下又有谁不愿意幸福的生活呢？只要契约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每个人也必然会为契约而奋斗。因此我们的社会问题就回到了政治层面：

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的重要性。我们来分析那些违法者的动机，为什么会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因为能够获取更多利益。为什么他敢于冒这样的风险？有两种可能性：一、他看到了法律和制度的漏洞（相关法律中没有明确很多食品添加剂的标准）；二、只有违法才能使其维持生活。这便将问题引向了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公平问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问题能够引发如此多的问题，而如此多的问题源头也只不过是一个：上层建筑——社会契约的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社会制度也不断具体化、条理化。社会契约的建设也在不断发展。然而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总的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契约中仍有不恰当之处，背离了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不断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修改问题。因此就又必要从《社会契约论》等经典著作中汲取有利之经验，并结合当下实际，完善契约，为契约精神的重生创造条件。

虽然《社会契约论》是一本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纲领，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仍然能够对我们产生帮助。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许多经典的理论、思想，我们应该学会批判继承，传承和发扬，使之仍然能释放光芒，指引人类前进的道路。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91935/>）

他批评，以独特的方式，隐隐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他是意见领袖，但还不是思想领袖；他是一个“说不”人士，一个优秀的坏榜样。

## 学习韩寒“坏”榜样

——《青春》随想

李伟长 / 文



喜欢韩寒的朋友，肯定还记得这么一件事儿。当年有个电视台，纠集了学生、家长和专家等一千人，义正辞严地轰炸韩寒和他的《三重门》，其中有一个洋溢着“正光伟”光芒的女学生，现场痛斥韩寒是坏学生。今天看来，这个事件的可笑之处，不在于观点迂腐，而在于时光流转，时间证明了韩寒比骂他的那些人，要坚强得多，要正直得多，也要善良得多，而且还真诚，骂人者呢，像苍蝇般讨人嫌。

那个当时看上去很爱国的女生，后来竟然

离开了她口口热爱的中国，去了国外留学，还嫁在了国外，估计是不会回来了，如果没被抛弃的话。这是最让我伤心的事情，谁都可以移民，唯独她的移民就是抽打自己耳刮子，不知道她是否还能想起韩寒来，还能想起当年她所批判的孩子，如今成为中国青年所景仰的意见领袖。当年被他们炮轰的韩寒，有很多机会离开中国，却选择留守在了这个曾经给予他无数批评的国内。足见爱国不爱国，不光是耍嘴皮子，更不是做姿态，那些个轻易改变国籍还混在国内的



人，最没有资格谈论爱国，他们关于爱国的言论都值得怀疑。

道德判断，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空的变化发生位移。从一开始，在一些人的眼中，韩寒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好好读书，不遵守校规校纪，不务正业，还留个长发，老是一副坏坏的笑容，还老爱说些大人们不爱听的真话，论榜样也就是一个坏榜样。但因为韩寒，大家很欢乐。他陪我们度过了很多岁月。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给韩寒挑刺的人们，让我们看到了韩寒身上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因为韩寒已经证明了，他身上有一些特质，是这个社会需要的。正如，我们得承认韩寒的聪明，或者说狐狸般狡猾的生存智慧。



### 一、先解决嘴巴问题，再想脑袋的事儿

嘴巴问题，就是吃饭，就是生存大计。要理想，还是要吃饭，一直是困惑我等的近似哲学问题。不过在韩寒这里，这压根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他已经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儿。在没有饭吃，或者吃不饱的情况下，气势汹汹地来谈理想就是装逼，就是不晓得战斗的残酷性，是文艺青年的假把戏通病，根本不值得张扬。吃饱了，喝足了，才有力气办理想的事儿。

从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红起，到《三重门》

赢得商业出版奇迹，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时间不长，但韩寒的浪头很大，属于现象级人物。韩寒也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在凭借文章名满天下的韩寒，当初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而不是一个作家。因为当韩寒拿了第一笔稿费，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买车。他非常清楚，凭他当时的车技和经验，要一下子混上职业赛车手，难于上青天。于是，我们的韩少爷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用稿费来养赛车。

这是非常大胆的决定，用稿费来养车，足见爱车之心切，也足见稿费之不少，这说明了一点，写作不是韩寒最喜欢的事儿，赛车才是他的梦想。只是因为当年命运作弄，得了一个新概念大奖，发现写字不但能够挣钱，还能够有所表达。这也说明，韩寒是一个实际的人，如果不热爱赛车，你我都不知道，韩寒能写这么多。这是我们需要像韩寒学习的第一个内容，瞧准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能否糊口，这很重要。

虽说文学不为稻粱谋，但高明的人，应该想方设法把稻粱问题解决了，自个儿得成全自个人。祖师爷鲁迅，被很多青年问过如何发展，先生的回答非常实在，首先要生存，其次才讲发展，后来韩寒也说故类似的话，在韩寒的博文中，也有类似的交代——先要生存下去，生存不了，谈何理想。然而要在这个世道生存下来，得有自己的念想，得为未来储备粮草，积蓄力量，不然在行进的途中，容易掉链子，容易抛锚，一个人再荒山野岭遭遇故障，几乎是自绝于世，这显然不是好的态度。韩寒也缺过钱，在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他想买辆车，当时想的只是神龙富康的一款车型，钱却不够。一个爱车的人，没有足够的钱买车，其痛苦和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却没有钱买一张纸一支笔一个电脑。

韩寒做了一本杂志《独唱团》，独唱了一回，但余音绕梁，他给写作者开出了巨大的稿费单，一个字一块钱，对于文学作者来说，这种标准激起了大浪。要知道，献身于文字的人，活得有多苦，千字80元的稿酬，还经常拖欠，写作人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韩寒的这一举措，犹如山路边上的告示，原来不是此路不通，是有可能给写作者



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历时两年，仅出一期，杂志团队即告解散，“独唱”成“绝唱”

带来思想与稿费等量的机会。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里有尊重，有理解，有韩寒对写作者到底是为生存还是为理想的见识，所以他用一己之力撬动了一下那个很久没有人动过的锅盖，期望更多的人来一起撬动。果然，没有过多久，上海率先发声了，《收获》、

《上海文学》的稿费翻番了，千字从80元，冲到300到500了，然后是广东，接着是北京，再是浙江，都提高了稿费，幅度都不小，算下来一篇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稿费可达一万到两万元。尽管这些纯文学的稿费标准，离韩寒的一字一元还有距离，但我更愿意理解，《独唱团》的稿费标准显然催动了文学圈内的掌握话语权的人去斡旋和争取，况且低稿费的标准已成众人内心之痛。

## 二、不做空头文学家，批评成就妙笔生花

很多年前，有一个叫做鲁迅的可爱的老头，遗书中有一条是专门给儿子的，这样子交代——莫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就是失掉了独立和自由品质的文学家，所谓御用文人或者帮凶文人的代名词，打个比喻说，就是打手式的作家，扎根腰带，听候主人差遣，主人让叫就叫，让咬人就咬人，不仅看家护院，还能兼做攻击对方的宣传喇叭。

此类软体动物、人渣和败类，过去有过，现在不缺少，未来也不会少。鲁迅叮嘱，不做空头文学家，意思很明确，你要做文学家，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得有担当，腰骨软者，趁早滚蛋。不做粉饰太平的软文，不做歌功颂德的伪文，不给有权势者舔屁股沟，这是文学家须要具备的准则和气节，看得出老爷子非常厌恶

御用吹鼓手，叮嘱后辈，哪怕是随便干什么工作，就是混碗饭吃，也不能凭借文章求权求势。

“空头”的修饰词，看得出鲁迅先生并不是拒绝文学家，他只是反对空头做派，反对狐假虎威，反对作威作福，反对虚张声势，反对充当权力的传声筒，这是先生的高明和品质。如果不免要问，那鲁迅支持怎样的呢？当然是鲁迅式的人，民国至今数十年，这样的人没有几个，聂绀弩老先生、前辈王小波，还有现在的韩寒，前二位早已离我而去，从鲁迅到韩寒，不做空头文学家，首先是得有批评的姿态，一生只为批评二字活着。二要批评的方式和技巧，要懂得保存自己，不作自杀式的冲动，批评不是为了主动去坐牢，要万分注意安全。

研究一下鲁迅先生的生活轨迹，不难发现，鲁迅非常懂得战斗策略，甚至很“狡猾”，善于保存自己，坚决不做无谓的牺牲。他常常躲进租界避风头，经常变换各种笔名写文章，至离世时未曾受过太大的牢狱和迫害，这是先生的聪明之处，也是他自己常说的首先要生存下来的实践。对生命如此，对名誉亦当如此。面对狡诈的凶徒，战士也要狡猾。

韩寒能被称为青年意见领袖，不是吹牛换来的，不是赛车换来的，是一篇篇博文堆来的民心支撑，在很多重大事件中，总少不了韩寒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他博客浏览量创下了历史记录。他批评，他有独特的批评方式，他隐隐推动了中国的前进，无论是在韩寒，还是在当下，暴民式的冲动宣泄于事无补，而且效果非常廉价。



作为车手的韩寒

### 三、从意见领袖到思想领袖还很远

韩寒有自知之明，这是罕见的令人尊敬的优秀品质，无论是对一个写作者还是文艺青年，或者仅作为一个人而言，这个品质给人带来波澜不惊的淡定胸怀。自恋者，极度自恋者，都会为自恋付出代价。只有自知者，方能看见身外更远的距离。

相比于韩寒显而易见的优点，韩寒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有意见但乏思想，凭借天才笔墨赢得了大家的认同，但尽管被誉为青年意见领袖，而不是思想领袖，也许韩寒自己无所谓是不是领袖，也许他打心里讨厌成为领袖，甚至他自己也知道这些短处，但依旧故意为之。只是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阅读过韩寒所有作品的人，凭借韩寒的天赋和敏锐，凭借他卓越的见识体系，韩寒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小说家，可以锻造韩式思想系统，可以形成有形而上的认识体系。

在韩寒的散文中，就事论事的文章多，论述深刻思想的名篇少，不像王小波那样有《思维的乐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等名篇，集中展现作者思维深度和成果的篇幅。在他的小说中，以创意偏多，折射部分社会意识，从《三重门》的恣意狂放幽默，到《光荣日》里的寻根意识，再到《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忧伤，韩寒的小说打动了很多人，但他在小说形式、结构、叙事并未建立体系，反而是叙述语言和结构还有人物形象都显得粗糙，你或许可以记住一些段子，

但你记不住面目完整的人物形象。

大胆揣测，思想类作品阅读量是一个原因，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博学之士，予以引导，当年的钱钟书先生尚且需要导师，鲁迅尚且需要导师，韩寒自然也需要，但他目前似乎没有。鲁迅研读了无数哲学著作，王小波刻苦研读了很多西方经典，但韩寒，从他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出学养的底子。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韩寒系统参阅过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那他在谈论中国的当代问题，将会更加具有洞见，更加具有深度，也更能启发追随者的深思。韩寒只有一个，但韩寒式的质疑精神和拷问模式有很多，那将是怎样的盛事。

这是遗憾，也是宿命。对于一个热爱赛车超过写作的人，你无法要求更多，或许我们得安慰自己，能看到韩寒这么些文章已经是幸运，真要是他不写了，认真地去赛车，又能如何！然而无论怎样，在我们的心里，韩寒是一个榜样。正如在某些人的眼中，韩寒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是一个破坏者，是一个坏榜样。从80后，到90后，有很多孩子都受过韩寒的影响，他是一个合格的意见领袖，一个“说不”人士，一个优秀的坏榜样，我喜欢这个人，也从未放弃过期待他的文学再生。某日醒来，他开不动赛车，他膝下也有了小野、小百、小合，他翻阅少时之作，顿悟去时已多，决定开始坐冷板凳，啃咬经典，修补神经，那时候，他将会造出怎样的文字和思想神塔！

翘首以待。

（来源：作者授权。博客地址：<http://blog.163.com/boular@126/blog/static/1109388320111119103650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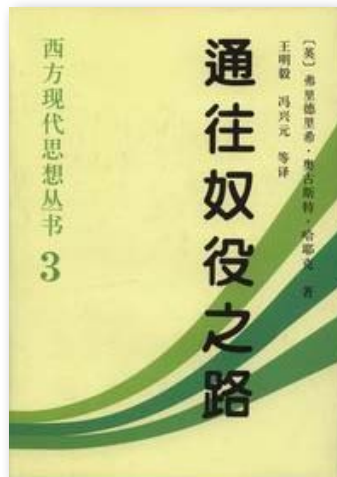


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戕害，并且这种戕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可怕存在。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

## 人间正道与历史沧桑

### 《通往奴役之路》随笔

张杰 / 文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题记

#### 一、必也正其名

不得不承认，这本让哈耶克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学术声誉的书有着一个让人很难忘记的书名，或许是因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着强权方是真理，才让站在强权对立面会有怎样的遭遇成为一个人人都不愿想的可怕命题，但我相信不管事实上有多么可怕，其中一定有“奴役”的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一份功劳。

记得宪法老师江国华常常说一句话：“熟知非真知”。奴役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词汇，但是什么是奴役？哈耶克所指的奴役又是什么？我想这是第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字典中解释奴役为“使人或动物像其奴隶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想来这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未知名词——奴隶。自然我也可以用奴役去解释奴隶做“被奴役的人”，只是那样子我对于奴役的认识不过是变成“使人或动物像被奴役的人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显然这样的解释不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所以我简单地用缺乏自由来定义奴役。不幸的是，自由并不是一个比奴役容易描述的概念，但是从一贯强调法言法语的专业要求出发，自由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中介概念以帮助讨论的展开。

有人评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的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地变成不自由。不过这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社会一定是集权社会吗？

#### 二、集权的宿命

哈耶克在整本书中持续地论证着西方国家

热衷的福利国家建设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这里应该顺便谈谈同样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批判极权主义的讽喻小说为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不朽声誉，但是哈耶克与奥威尔在批评极权主义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奥威尔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细致入微的描述极权主义的残暴的话，哈耶克更专注于梳理并批判那些潜在的隐蔽着的在他看来会带来更大危险的概念——比如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

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集体主义明确了个人和最大的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则调整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与最大的经济实体——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的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样的道理，否定了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也就等于掏空了社会主义。所以由此也可以旁证目下中国到底是在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在书中论证的根本矛盾笔者以为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与行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计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计划者与被计划者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任何经济单位都是作为整个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被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至上而下的层层贯彻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过程中将导致事实上不依据实际需要去开展生产而是完全以下达指标去进行。

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一个人仅仅作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

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当中央机构取代了为盈利而奋斗的企业家阶层时这或许是福音也或许是灾难。于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将从计划本身的好与坏演变成做出好的计划还是坏的计划，人们事实上倾向于我们能够设计出来一个接近完美的计划生产制度，一方面既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有力的前瞻另一方面又能协调当前的各种生产纠纷。

### 三、两个烂苹果？

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推演下去，哈耶克需要继续论证的是计划经济本身的固有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人们不可能设计出来完美的计划，并且设计出来的计划都距离完美仍有遥远的距离。但是读书至此，笔者首先要从哈耶克的思维中抽身出来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同样纳入考量范围。

几十年中国的宣传与教育陈陈相因，最可怕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盲信者或者说抹杀了很多人的质疑精神，就像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那样，宣传机器通过不



断的“断言、传染、重复”直接跳过了事实判断教人进行以价值判断，比如资本主义永远是万恶的，社会主义绝对是真善美的，奉献精神是最伟大的精神，为自己牟利是可耻的精神等等。但是对于这每一个论断我们都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而这就需要从事实中而非官方宣传中找出真相。笔者依然自设两问：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能够让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收益？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效率更高？

一般来说，笔者倾向于承认计划经济能够给更广泛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比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笔者以为我们也可以推断计划经济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得分会较自由主义经济为高——事实上正是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引爆了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狂潮。但是哈耶克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然提出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的核心问题——“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他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的现象”。可以说，至少在保障这一方面，计划经济划下的底线比自由主义经济来得高。

另一方面，在效率的探讨上，笔者以为这将是难以有定论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拥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力，但是哈耶克显然否定了这样单纯就某一具体行业来进行效率比较的意义，甚至他似乎也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任何一个行业通过高强度的调动，计划经济都可以比自由主义经济做得好。而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集中大量资源去办的那件大事对于社会而言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民众而言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在这里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的具有比较优势。简单地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机会成本很低的投资行动，而且因为计划经济的主体代表的是



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在1991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整个国家，是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资源去投资，对于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而言这种投资对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是一项机会成本趋向于无穷大的可怕灾难。

费了这么些笔墨，笔者要表达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计划经济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坏——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坏的更多，如果计划经济真的会引发邪恶的后果，那么表现似乎并不在经济层面。

#### 四、权力的声音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如果计划经济在经济层面的表现上并没有过多的可责性，我们的目光自然的将转向政治层面。哈耶克曾断言：“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睿智的判断，由于计划经济的组织是严格的金字塔，命令自上而下的传达，权力自然是自下而上的放大，最终权力必将高度集中于一点——不论这一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于是这极少数人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家的首脑与“人民”的表率。

比权力的集中更可怕的是道义的沦陷，由



于计划经济必然坚持集体主义观点，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作出牺牲成为一种被普遍承认宣扬和要求的观点，而这类观点又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等口号。于是，当首脑们以首脑身份发下号令宣布要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本人所有人都会无限地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而受害人如果不愿做出牺牲就会站在国家社会和所有“人民”的对立面，而这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事实上，哈耶克的观点至此已经非常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戕害，并且这种戕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可怕存在。个人主义者总是坚持认为，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而集体主义者显然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那种情形下，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地优先于个人的喜好。

而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在道义上个体已经绝对地屈从于集体成为次要的存在，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当然的正确，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众口一词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而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民众个体将不得不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某一天自己就成为需要作出牺牲的对象，于是相应而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努力地使别人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尽量地拖延自己的受难。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高唱着的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曲调，那就是权力的声音。

## 五、幸福在哪里

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

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何其相似？

早在1890年，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就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其也不会带来更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地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但是抛开各路学者对于各种主义的诸多偏见与偏爱，笔者提出的命题是，什么是人类想要的幸福？

无疑，财富、秩序、自由、健康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但是即便这些重要的价值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排序呢？如果一个坚持健康第一的人活在没有犯罪的国度里他一定幸福吗？又比如酷爱财富的人发现他最大的财产是自由的时候又会觉得真的开心吗？笔者甚至怀疑如果有一个每个人同等富裕同等健康同等自由的乌托邦，活在里面的人是否就一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建设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要求的大同社会，不但是过去，哪怕是将来，都不会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组织形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如果罗素先生的这个判断是真命题，那么任何违背多元化谋求一致性的努力都将产生负面的效果，无数伟人“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望或许最后都将以社会积蓄的反扑而告终。如同那些远去的热烈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从没有人质疑他们伟大的道德情操以及坚韧的超人品质，然而如果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要具备伟大道德情操随时准备牺牲的社会，这个社会恐怕也终难以持久。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2010级宪法专业研究生。文章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57992>)

# 读书偶感

郭春燕/文

在致老友郑朝宗教授的信中，钱钟书恳切地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钟书此处“素心人”一说很有味道，此外，他这句关于学问的“雅”与“俗”也是耐人寻味的。

《林泉高致》一书，谈的是学问中的一种，即“山水画”。想必古人中，意在高蹈的素心人毕竟少数，而醉心山水者却大有人在。从一国之君到文武大臣，忙于政事之余，也想寄情山水，陶冶情趣。这时候，山水画就有了她无可替代的社会公用。故有“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斯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东晋有个宗炳，他就将自己游历过的山水画在墙壁之上，“卧以游之”。更有甚者，如，《世说新语》记顾恺之画谢鲲在岩石里，古人之爱山水可见一斑，山水画之公用由此可观。

作者写文章，事先需有预设的读者；作家作画，也应预设其欣赏者。而共鸣的生成，则建立在画之传神的基础上。除却逼真的写实，意境的营造尤为重要。唯有如此，画家与赏画者方才有心灵的共振。犹如伯乐相马，于众马之中，以眼观之，一觅即中。画家与赏画者之间又何尝不需此种一见倾心？

因此，画家对自己的要求当然需要苛刻，如书中所言：“每一图，必重重复复终始始，如戒严敌，然后竟。”类似这样严苛的要求随处可见。另外，郭思将山水画中的各种元素细大不捐详细的编排入书，以至让不会绘画之人也有了动笔的冲动，而对于从事绘画者，无疑是绝佳的专业参考书。书中有记：“大松大石必画于大岸之上，不可作于浅滩平渚之边。”类似“必画于”及“不可”的句子俯仰即拾。但绘画作为艺术创作，如若教条，必将流于死板，不见其神。如编著者言：“敬畏规则，勇于‘即兴’，对于艺术创作而言，二者难以兼得，又必须兼得。”先有逼真，而后传神。唯有“匠气十足”先行，“匠心独运”方可后至。画成，赏画者则可于一寸见方里领略无限风光。“极娱游于暇日，穷睇眄于中天。”

事实上，画家对赏画者也是有所要求的。

其一，在态度上，“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矫侈之目临之，则价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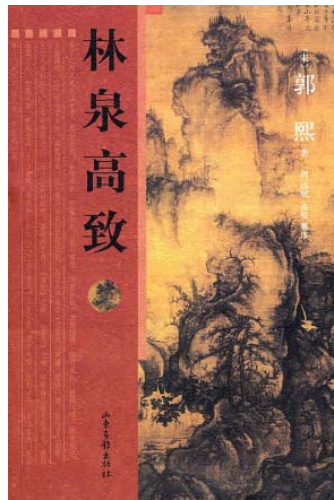
其二，如编著者言：“赏画者也要与画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将细碎凌乱的墨迹，‘还原’成气韵生动的山水。”也就是说，唯有“黄金视点”的获得才能使画之形神呼之欲出。

读完全书，自觉满书写了两个字——常识。虽对于我这门外汉是初见，但其中的一言一语都合情合理，让人顿首称然。之所以说是常识，因为山水画的源头活水还是造化风物。经由画家，组合，再现，寄予某种情怀。即兴之灵感的获得与捕捉，离不开忠于造化的“写实”，而脱离“常识”的“写实”，未免荒唐。

2011年鄂尔多斯的雪，比以往来的要少一些。粗枝大叶，不成气候。未等有暇欣赏，已然零落入泥。幸而有《林泉高致》伴随左右，赏雪又何须跋涉，就在指掌之间。

编著者言：“画家并非镜子，客观地反映世界；而是一盏灯，教人借艺术之光重新审视世界。”

（文章来源：作者供稿）



《林泉高致》 北宋时期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专著，是著名画家郭熙山水画创作的经验总结，由其子郭思整理而成。全书分六节，即序言、山水训、画意、画诀、画格拾遗、画题。

20 世纪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呐喊，然而呐喊的心并不自由，或者说呐喊的心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呐喊的心一定是奴性的，因为它始终都诚服在民族的、国家的、道德的格式里而不能自己。

## 疼痛的思想是真摯的呐喊

——读启良《20 世纪中国思想史》

刘智远/文



思想是痛苦的，尤其对于一个会思想的人。迎着思想的痛苦去思考 20 世纪的中国，对于一个会思想的人，思想的心却又是疼痛的，就连思想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疼痛的血泪。启良先生就历经了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思考，而他的《20 世纪中国思想史》恰是一声真摯的呐喊，这呐喊里回荡着一个过往世纪慌乱的脚步声，却又成为了一个新世纪早起的破晓的晨音。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是呐喊就要有“不忍之心”，就要有出世精神，就要有担当意识，而这的确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养成的独特价值观。诚如启良先生所言：“大凡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即便身在方外，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情怀，都具有常人很少具有的不忍之心。”这呐喊是热情的，是可敬的。

20 世纪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呐喊，然而呐喊的心并不自由，或者说呐喊的心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呐喊的心一定是奴性的，因为它始终都诚服在民族的、国家的、道德的格式里而不能自己。或曾有一些呐喊几经要冲罗网来鞭挞传统，并由此赞誉自由主义的美好，然而毕竟被历史厚重的洪流般的声音所淹没，而呐喊者自己也依然还需恢复到原初的沉默以保持历史的严肃性。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也是呐喊者的悲剧。一部《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也正是从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呐喊开始。启良先生的大手笔在于能触及深处，问寻到思想发轫之初的悲剧性根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存在着按照儒家的理念而构想的一个道德乌托邦。这既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他们衡量一个社会或文化的道德尺度。合之则取，不合则去。正是这样一把道德尺子的威力，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化。自此，保守主义再度热闹起来，激进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而自由主义声音愈来愈弱，甚至还时常遭到批判和嘲笑。”中国为何很难踏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的启蒙何以如此艰难？或许对于一个生存在“道德乌托邦”世界里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根本是在拒斥“现代化”和“启蒙”，或者让其只成为体现传统文化优越感的参照品和标榜民族历史前进的附属品。然而 20 世纪的中国却遭遇了这样的浩劫，这浩劫又的确是“史无前例”，从身到心，从物质到精神。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当置身于 20 世纪之末再来看一个世纪



的风雨历程的时候，确会发现历史似乎是跟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总是带有这样的规律性：每当民族危难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人们总是首先向西方文化寻求药方，但随后不久，又不可避免地反感起西方文化来，重新回到本民族的旧文化中去。”历史似乎在回流，呐喊又得要重新开始，然而疼痛的回忆让我们再也不忍去虚拟明天的面包而忘记了今天的播种。

思考 20 世纪的中国是要历经多少回疼痛的思想，不仅在于学理上的深究和逻辑上的纠缠，更在于有一颗“不忍之心”。不忍去看一个个有着救世之心的先哲先后跳进思想的“怪圈”，近乎作茧自缚；不忍去想王实味的野百合过早的凋零；更不忍去回忆驰骋疆场的彭德怀元帅终究也免不了儒生的悲剧。只有疼痛的思想也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文字，并用这文字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由此来不忘记真挚的呐喊。

中国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终极性地思想着一个“乌托邦”、“理想国”、“黄金世界”，而这个“黄金世界”又是合于道德的，合于道德的必然又是秩序的。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乐于在秩序中生活，在王权面前宁愿奴性地来充当“王者师”。而一旦这一和谐秩序被陡然间打破，他们便惶惶而不可终日，从此再也不能宁静。他们便急切需要重构秩序，急切需要寻求安邦之道，这一宿愿必然导致保守和激进。所谓的保守即是愿意一头扎进历史的古籍堆里去寻找“天朝上国”的镜头来聊以慰藉并以此维护大国心理；所谓的激进即是不愿意安于循序渐进而时时预备着跨越。然而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又终究不忍舍弃“乌托邦”，“乌托邦”是灯塔，是航向，更是精神支柱。置于这样的历史，历史往往镶嵌给它的臣子们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始终又都能以一颗赤子之心来好奇地憧憬未来，并深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以致于往往“为着理想而不要现实，为着未来而不要现在，为着精神而不要肉体，为着虚拟的乌托邦而不要当下的生存。”这是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结，它往往使人们急于匆匆前行而忽略了身边的风景，也许一片绿林、一条曲径，甚至是一个纯真的微笑里，就有一个“乌托邦”。人们毕竟是要这样热情地活在现实里，诚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所言：“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有的时候我们或真无法拒绝传统的力量，正如克里姆林宫空地中央笔直站立着的哨兵。漂亮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因散步时在这里发现了“春天的第一朵小花”，为了防止别人踩到，便要求在此设立一个岗哨。于是，克里姆林宫前空地中央的哨位便一直保留了下来。如今，“春天的第一朵小花”早已不在了，但这个岗哨却存在了整整 127 年。或许是由于走得太远，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启良先生能从儒家传统的弊病出发，深究了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三种思想在 20 世纪中国的并存、斗争、实践和发展变化，着实为我们解答了一个问题：20 世纪的中国何以如此情形？可谓独到而深刻。非但如此，一部成功的旧世纪的思想史必定成为新世纪的呐喊，而这呐喊又是真挚的，因为他疼痛地思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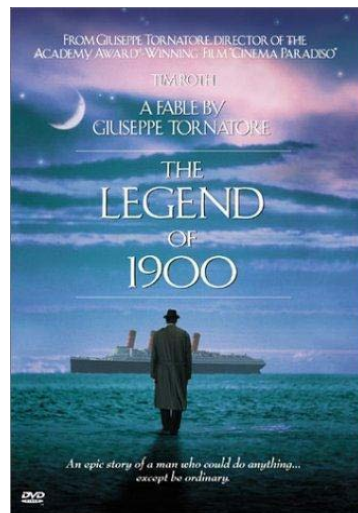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ba4270100dqtt.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ba4270100dqtt.html)）



刘启良教授（论著署名启良），现执教于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中西方文化比较、宗教，尤以儒家为主脉的中国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有《中国文明史》、《西方文化概论》、《史学与神学》、《新儒学批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等著作。

## ■MOVIE/影评

有些电影是你看过之后，心中涌动万千却无从下笔，是你满脑子的思绪却不知从何整理，《海上钢琴师》就是这样一部让我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电影。



## 我们无处安放的孤独

玉茗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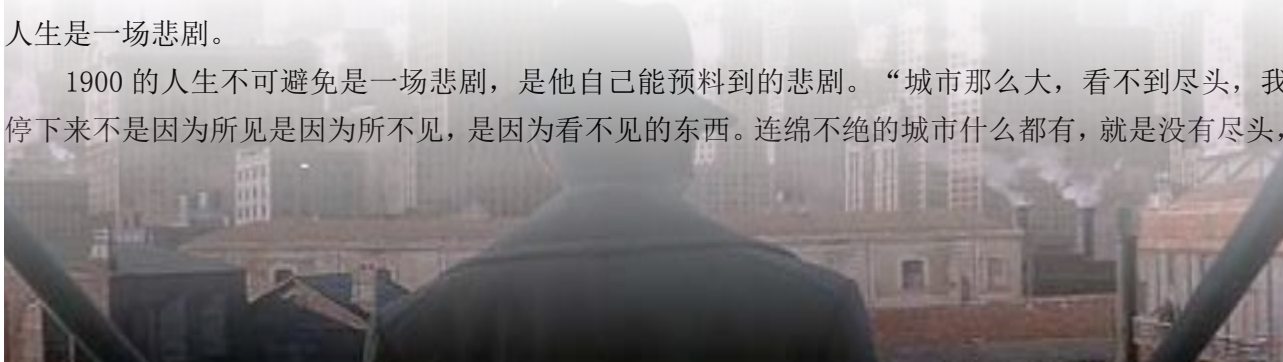
看完影片之后，我的唯一感觉是孤独，真孤独。可是1900真的孤独吗？后来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不孤独，他有满满的用之不尽的音乐的灵感，有无数才华和无数的流动的音符。他其实不孤独，他让我们孤独，没有天才的华丽没有天生的不俗没有特立独行的资本，没有充盈的内在没有在这个世界得到认可和满足，所以我们孤独；我们从1900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卑微、自我的缺乏、自我的飘忽，所以我们孤独。

作为这世上存在的一个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称号和身份。出生的时候父母为我们取了一生的代号即名字，我们要上户口登记注册，等到十八岁要去办理身份证；我们在学校是学生，工作了又要评职称，我们被别人介绍时是某人的子女父母朋友同事，到底哪个才是真正我呢？当这些东西都被去除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我们还能找到自己吗？1900是一个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他不属于哪个国家也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名字，如果他死了你在任何资料中找不到他存在的痕迹，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存在，他也没有一座存放他遗体的墓穴，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真真实实地活过，他用什么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呢？

我一直觉得1900的一生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他藐视规则，藐视这个社会认可的规则，他害怕上岸其实是拒绝上岸，藐视上岸。他重自身的存在大于外界对自身的认可，他可以轻易打败爵士乐的开山祖师并对他表示鄙夷，他可以靠他的才华赚取无数的名利但是他拒绝音乐与自身的分离，他可以用音乐去探究所有人的心灵，可以在音乐里去旅行，可以寻觅到自己的爱情，但是他没有常人那样去要去去追，他轻轻地将这些丢进了大海，他将迈向陆地的脚收回。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人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面对的未来的生活却是混沌而没有目标的。他只是盲目地走向未来，他只知道人生的真实的终结就是死亡。死亡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对于个人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存在主义者都是悲观者，在他们眼里，人生是一场悲剧。

1900的人生不可避免是一场悲剧，是他自己能预料到的悲剧。“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是因为所不见，是因为看不见的东西。连绵不绝的城市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



我需要看见世界的尽头。上了岸，何去何从？爱一个女人，住一间屋，买一块地，望一个景，走一条死路，太多的选择我无所适从。漫漫无尽，思前想后你不怕精神崩溃？那样的日子怎样过？我无法遗弃这艘船，宁可遗弃自己的生命。”

我喜欢闭上眼睛，反反复复地听 1900 帮助好友克服晕船时弹奏的钢琴曲，想象着自己也正坐在那艘船上，随着海浪起伏摇摆。那时的音乐是可以将人吞噬的，让你忘乎所以让你自由自在，让你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又让你无比清晰的感受到存在的快感。你能感受到飞翔，能感受到旋转，能感受到跳跃，就像初春的远行，夏日的冲浪。这里只有美好，只有存在的美好，我以为这就是生活，有活生生的美好存在。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的大多数时候其实是孤独的，是我们心里无处安放的孤独，不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孤独。1900 是孤独的，所以他选择一辈子不上岸，和那座海上浮城共生共死，而我们呢？我们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让我们来安放我们的孤独，让我们来逃避自己不喜欢的一切，所以我们比 1900 更孤独更可怜。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再繁华再喧闹，我都只是一个人仿佛置身孤岛，这时我那么孤独但却没有一座安放它的城市。这个城市越来越鄙弃孤独，它不允许你孤独它不给你时间孤独，它让你觉得孤独是可耻的，它要让你融入外面喧嚣的海洋恋爱的洪流，它要你和别人一样，上岸，走同一条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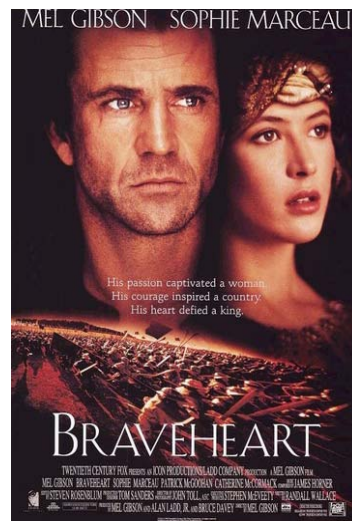
你拒绝融入，那么你就要承受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孤独，所以你更孤独。而融入，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旅程，你踏着陆地是那样的轻飘，你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你还是孤独，无处安放的孤独。

（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316127/>）

## 《勇敢的心》： 美式主旋律英雄之伤

醉卧浮生 / 文

有个段子大意如是说，某个部落首领为号召部落男儿奋起反抗侵略，于是乎发起了一段极具震撼力的演说，但归根结底最具效果的一句无外乎，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和女人，我们能眼睁睁接受这种“阉割”吗？



《勇敢的心》无疑是一部极为成功的作品，当然这种成功主要指在商业票房与口碑奖项这一块，梅尔·吉布森无疑是那种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影星，尤其之于美式主旋律影片，这个可以参见那部《爱国者》，由此可看出并非只有中国这沓鬼才盛行这种精神鸦片，全世界都喜好吸食这一口，只是形式略微有点区别而已。

对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下的英雄人物威廉·华莱士，本人是一直持一种瞻仰的态度，因为对死者的敬畏，因为对英雄的仰慕，因为对历史的喟叹，因为这是一种正常的条件反射。



不过对于《勇敢的心》中梅尔·吉布森刻画的这位苏格兰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反抗英雄，也许是我的欣赏水准太不主旋律了，抑或是挑刺的怪诞心理作祟，总是会从中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些个人认为的不满之处予以调侃，以期达到一种与主流相对的精神意淫快感。

儿时对于英雄人物的了解大抵来自黑白电视中播放的那些革命题材影片，而高大全的形象主宰了我们当时的认知，不过可能是物极必反的原因，等到自个开始独立思考时总是惯性的叛逆反方向思维，因为并不相信那些完人般的英雄存在，一如当初村中德高望重的某某村长总是大义凛然的自吹自擂，结果不久之后就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败露而声名狼藉。

片中的华莱士是一位身世乖舛的无产阶级代表，他最终代表饱受英格兰欺压的苏格兰人民站起来起义，这是多么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然而英雄也并非一出生就愿意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某种意义上革命之路于个人而言其实是一条不归路，牺牲小我的可能性远远大过能够最终完成大我的可能性，一般很少有人会在还有退路的情况下坚定地去踏上这一条百折不回的征程。

既然如此那么在刻画华莱士这个人物时就应该更加人性化一点，如此才足够真实，然而梅尔·吉布森塑造的男主人公却用一句荡气回肠的“freedom”引爆了无数观影者的泪腺，包括那时的我也确实眼眶没来由的有点湿润，只能大叫一句“这室内哪来的沙子，那谁谁谁帮我吹一下？”好吧，这部片子确实拍得很具有艺术感染力，而我也深知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只是我可能天生就是个批判者，再加上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下次注意室内勿刮沙尘暴了。

华莱士走上起义这条道路其实是相对被迫的，一半属于被逼上梁山的类型，另一半则属于荷尔蒙冲动分泌的结果，华莱士自小父亲作为起义者就被专制的铡刀给屠杀了，而小华莱士只能跟随自己的叔叔跑路，然后就是很自然的长大成人学会本事的成长史。长大成人学成归来的华莱士将肩负起宿命的复仇者角色？不不不，无浪漫不电影，无爱情不好莱坞，这是商业电影的惯例，即便还打着艺术的幌子粉饰太平，但骨子里的东西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华莱士希望拥有一座房子，然后就是面朝原野草长莺飞的田园生活？因为他有了一位美丽的女人作为人生伴侣，他可以提前过N年之后中国某位失意诗人海子希望过的某种生活。不过这并不是爱情童话片，那么根据“推动剧情必折磨男主角身心”的定律，他的女人很不幸夭折，而且是在让他享受到男女之间灵与肉神圣交流之后。残忍的割喉激发了华莱士内心最原始的反抗欲，他的女人没有被抢走，但是却被杀害了，他能够坐以待“阉割”？当然不能，于是起义吧！



《勇敢的心》剧照

我本来是把华莱士的英雄形象等同于太史公司马迁名篇《陈涉世家》中的陈胜吴广，但是同样是被压迫起义，陈胜吴广在保全自身的同时其旗号还是社稷天下，而片中的华莱士是我的女人挂了，那么老子就要去挂了你们。怎么看怎么像属于沉浸在爱河当中的热血青年痛失爱侣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而我潜意识里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毒害”？

国人喜欢把起义的名头尽量高大神圣化，而西方则认为为了女人而起义同样天经地义，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何谈保家卫国。就像英格兰贵族对于获取初夜权的贪婪一般，这恰恰是最能够激发反抗一面的因素，因为那一幕展现英格兰贵族残暴统治的表现，是一位苏格兰少女

为了保护自己的男人而甘愿献身英格兰贵族，这对于男权思想依然横行的世界，如此境遇除了反抗还能作何抉择？

之后的剧情尽管充满了压迫与反抗的制衡与冲突，而英雄华莱士并未能够取得这场盛大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他成功在法国公主伊莎贝拉的腹中埋下了他的种子，而那个孩子的问世必将让这场革命的胜利天平转换，即使只是个人主体上的，而并非宏观民族意义上的胜利，但暴君爱德华临终前知道的真相难道还不足以含恨九泉？虽然比较恶趣味的认知。

无意把这部“伟大”的片子曲解成这样，是对于主旋律的调侃？只能说权当恶趣味的一次戏谑，因为对于片中那悠扬的风笛声还是颇为钟爱。

（来源：作者授权。校对：田原。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5d70991601017c0.html>）

## 1966 年，玩着命 《再见中国》

祖伊皮特 / 文

我有个同学，马上就要出国了，并且打算定居澳洲再也不回来了。四年前他从大学毕业，找了份工作，就开始奔着出去的目标折腾了。考了雅思填了申请，还趁空找了媳妇儿，看看澳超模拟一下环境。忽然有天，澳洲绿卡就寄到手里了。他不是愤青，不喜政治，也从不去微博上恨社会骂政府。他只是觉得，出国生活会轻松安稳些，就按部就班地做了。

1966 年，有四个像我同学一样的年轻人。大学毕了业，就想出国了。一个满怀报国理想但阶级出身不好，随时会被怀疑与无产阶级不一条心；一个踌躇满志但苦无进身之阶，政治理想难有结果；另一对男女则面临天南地北的国家分配但求双宿双飞。咋办？无他，出国——偷渡去香港。他们的出国流程是这样的：找介绍人，传纸条，对暗号，悄悄策划数月，每晚偷听敌台了解形势，等待契机；计划路线，储备干粮，寻找接头人；一切没有就绪之时，硬着头皮冒死上路。一路上，他们以高唱《东方红》为护身法宝，从广州抵达惠州。避人耳目，溜出串联大队，寻找接头人。自行车，炒米，水壶，地图，装备齐全。午夜时分来临，却发现计划一同上路的老师已然失踪，生死未卜。他们拆掉自行车藏匿线索，窝在庄稼地里憋着气儿还差点被爆头。在通往海边的丛林中，他们在昼伏夜出，翻山越岭，走了峭壁渡了铁索桥，后有追兵前有埋伏，那股玩命劲儿一点不比红军差。当他们嚼着树叶奔到了海边，饿到了极点，恍惚中潜入村民家中偷食行窃，一砖敲闷了村里的小孩，一念之差便会犯下杀戮之罪。总算鼓起勇气冲进海里，却又瞬间损失一人。探照灯唰地一声，便彻底断送了一个要献身伟大时代的年轻梦想。

这起发生在文革初期的叛国逃亡案件就是电影《再见中国》讲述的故事。香港女导演唐书璇在 1974 年拍摄了这部真实再现文革的影片。影片拍出后，却在港、台两地被禁十五年之久。直到 1987 年，少了 18 分钟的剪辑版才在港台得以短期公映（据说香港上映 10 天，而台湾则短短 4 天就全线下片）。可以说，对于内地人来说，这就是一部从来没有过的电影。就如那些至今依然无证可查或有证无法查的文革历史，似乎也不曾发生过。三十多年后，在 14 英寸的电脑屏幕上看到这部影片，奇异的感



觉瞬间弥漫周身，除了夜读禁书那种压抑的兴奋，还有阵阵洞彻真相的清醒之感漫过脑际。这种感觉大概算是一个对历史少见多怪者的反应吧。

正如前文所述，《再见中国》的情节线条清晰，从头至尾，便是一个完整的逃亡故事。不只故事本身，导演在叙事安排上亦是如此，开场不久便由主人公内心独白道明事情缘由和逃亡计划。其后不断出现的角色也以同样的方式嵌入进来。叙事全以逃亡计划线性推进，就连四个主角的塑造也几乎没有重要的着墨之处。作为一部剧情片，似乎这点算是不足。但事实上，我却感觉这一点成了影片最妙的一招。整个片子看下来，除了独白处感觉到一种看老电影的穿越感，我并未感觉到影片对角色塑造的弱化对整体有多少影响。相反，角色身份和个性的淡化使故事多了一种普遍性和纪录感。事实上，唐书璇选用的几位主角都是非职业演员，也在角色身上刻意安排戏剧化情节。可以这么说，大学生逃亡在当时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动荡时代的“地下风潮”。而逃往香港，也是当时许多普通人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几位大学生在庄稼地遭遇边防军时，正是附近另外两名逃亡者的暴露才使他们从枪口下逃生。

从影片交代出逃亡计划，影片便如同绷起一张致命的弯弓，再也让人心安分不下来。穿插历史资料影像的纪录风格，将文革初期批斗、串联、武斗的癫狂气氛表现地非常真实——或许不能称为“真实”，但对从未亲历其间的人来说，这些摄像机拍下的戏就好似纪录。必须要赞的是影片的配乐，悬疑片中才使用的紧张旋律不时反复，处处紧逼，与剧情严丝合缝——踏上再见中国之路，就是无法回头的亡命徒。这种紧迫感是意味非凡的。一个普通人想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必须玩命一搏上演惊心动魄的逃亡戏，这种事足以象征那个荒谬残暴的操蛋时代。很难想象，1987年，那些在大银幕前看这场电影的文革亲历者，是何等的心情。

任何人都难逃时代的压迫。时势造英雄，那是必然被载入史册的“本纪”。但时势之下，造就的更多是普通人的个人悲剧，微如蝼蚁，无史可查。唐书璇用电影呈现的正是这么一场个体悲剧，我们甚至不用知道影片的主角姓甚名谁——即使知道男主角名叫宋铨是广州医学院的学生，又能多留下些什么？换一个王铨李铨都一样。文革中，每个暴尸街头悬梁自尽者都有名有姓，但也都是愚昧权力巨兽脚下无名的死者。

比起那些剖析研究或别有用心的历史分析，《再见中国》是更宝贵的历史影像样本。比起那些精心拍摄历史片，《再见中国》又是更精彩的剧情片。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唐书璇的勇敢足以令当时所有同行汗颜，而她在影片中表现出客观和冷静则更叫人肃然起敬。《再见中国》讲述内地人逃亡港英的故事，唐书璇却几乎未在片中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宋铨等人叛国逃亡，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不过是像我那要出国的同学一样，觉得国外生活安稳轻松些。

三人在香港的几段戏意味深长，可谓是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饿着肚子游了四个小时，三人偷渡成功，登上了港府警车，很快变成了“香港人”。香港街头就如另一个世界，楼宇林立，车流穿梭，证券大厅里人头攒动声如鼎沸，一副生猛繁华的景象，却丝毫没有能让壮志满酬者鱼跃于渊的感觉，更别提能令小夫妻安乐轻松了。安顿下之后，梁汉伦四处打零工，七尺男儿奔波于生计，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坐在资本主义社会美发厅里做离子烫的宋兰对着镜子里奇怪的发型，突然失控地笑了起来，眼神里却是狂躁和狰狞。那个曾在宣传队里奋笔疾书大字报的金浩东则皈依了基督，向教友倾诉自己那焦灼的心灵：“我好像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挣扎，一不提防，就被吞进它们的裂缝……”

影片结尾，宋兰和梁汉伦在他们香港的“家”中驻足窗前，望着外面的辉煌夜景。你猜，他们看到了自由吗？

（来源：作者授权。）

（原文地址：<http://qingshuiheze.blog.163.com/blog/static/11680536220118217467234/>）



徐浩峰把武侠困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困境融为一体，直面这个难题。中国武侠不再是神乎其神的飞檐走壁，而是讲科学讲技巧的一门学问，他力求用新武侠出路的方式给予中国文化出路何在以答案。

## 《倭寇的踪迹》 中国文化与武侠的突围

马庆云 / 文



徐浩峰是个文人，骨子里的东西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以前也是个文人。徐浩峰导演的《倭寇的踪迹》是个文人气质的电影，我现在还有文人气质，因此，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优秀的文人是带着巨大的审视力的，而且每每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思想的困境当中，成为哲学悖论的殉道品——徐浩峰的《倭寇的踪迹》实际上也正是在中国悖论文化中试图进行“苏东坡式突围”的作品，这种突围，表象的是进行中国大陆武侠电影的一种崭新风格的尝试，内心实在的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审视与力求找寻出路。这种情怀，我称之为，书生意气，这种电影正是这个时代所丢失的情怀与意气的一次集中迸发。

《倭寇的踪迹》这部电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戚继光后裔想别开一派，把戚将军对付倭寇的刀法传世，因此不得不挑战四大门，但四大门相互勾心斗角，联合起来以“倭寇”名义对付开派者，最终“别开”战胜“传统”，可立门派，但“别开者”远走。

先说中国文化的突围。

第一，别开一派者的刀法何来？

这个刀法是戚继光将军在对付倭寇的实战中学习来的，是化用的倭寇刀法，而倭寇的刀法又是化用中原的棍法。文化是讲传承的，刀法未尝不是一种文化。当文化不能面对外来文明的时候，很可能会成为封闭的四大门，不能长进，形成一个小圈子内的扬扬自得——如四大门为谁去灭倭寇的比武一样的滑稽剧。文化的增进，必须是相互借鉴基础上的提升。戚将军的刀法借鉴了倭寇，所以在《倭寇的踪迹》里边可以战胜四大门。敢于借鉴，方是中国文化突围的不二法门。

第二，四大门背后的文化势力是谁？

鲁迅先生有言，在中国，每动一个桌子，都是可能要流血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或者说顽固不化。要开派者只是因为所用的刀学习了倭寇的刀，便被正宗门派所否定，这正是一个桌子角都动不得的真实写照。四大门背后的文化势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祖上便是如此，我们便只能如此。

第三，开派者为何要远走？

两个开派者在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要一起开派，可到中途，便有一人宣布退出，并说，军队武功与门派武功不一样，到最后，另一个人也只能远走。这正是中国文人审视出来的巨大悲凉——即

使可以另开一种文化出来，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依旧可以同化了这一新的文化，开派者又能如何保障新派不是旧派？中国文化如何走出这个大酱缸？《倭寇的踪迹》最后，主演抱着一个外国妹子（着鲜艳衣服）骑马走了，他说去苏杭，苏杭是什么地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酱缸，或许在这里便可以点到为止了。

第四，巡城兵为何时不时地可以打败开派者？

巡城兵五人一组，用阵法可以打败新创一种刀法的开派者，但单打独斗却要失败——这正是中国文化里边的，人要依靠在群体的保护范畴内，没有群体保护，则不会生出力量与战斗精神来。中国文化讲整体意识，而忽视个体精神。家族、宗法等等都是整体概念，这个概念，时不时的可以救人，但时不时的也可以害人。巡城兵时不时地可以打败开派者，时不时的又要失败，正是这个道理。徐浩峰没有用西方哲学的个人意识理论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意识，而是认为，应该在整体意识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个体精神的突破，这种突破，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突破。

第五，纸盔甲与祭鞭的哲学意指是什么？

巡城兵的老大穿着纸盔甲，但是一直想有一身铁盔甲，虽然纸盔甲比铁的更实用；在一个门派老大对付船里边的“倭寇”的时候，老大要先祭鞭，甚至一锅一锅的烧油，虽然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形式大于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形式或者说仪式化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怎么在这种形式中突围，也正是中国文化突围的一个路径。最后，外来的歌女对巡城兵老大说，皇帝不给你铁盔甲，我们给你。这未尝不是一个有深度的文化暗示——中国文化必须要在话语权利之外，寻求一个重视内容的突围模式。

第六，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一无是处？

四大门老大那人的大哥，实际上代表着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符号。这人也爱慕一点虚荣，生怕别人说他老了，所以要染黑胡须，但又用套子保护住自己的胡须。这正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化身，一边要标榜自己的朝气蓬勃，一边又要赞叹自己的上下几千年的文明。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切勿马上批评这个文化符号，因为他还有他的另一面。这个人是武学修为最高的，不研究中国的心术而只钻研武术（具体学问），而且可以宽容偷情的妻子等等。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积重难返的倾向，但是，那里边讲到的“仁道”却是具有世界性的，是中国文化在突围的同时应该继承的与继续发扬的。

中国文化走到了自己的瓶颈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因为有“倭寇”给我们打开了视野（自1840年起便是这样，唐德刚先生《晚晴四十年》一书对这一文化现象有深入讲解，笔者不必多言），所以，我们必须寻求突围。中国电影，于武侠一种上，也走到了瓶颈期。细致来看，中国武侠电影已经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1、胡金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电影。
- 2、李小龙为代表的个人武术风格电影。



2月15日，电影《倭寇的踪迹》在第24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上亮相，导演徐浩峰表示，这部电影做的就是观念，而且一部不够，至少要拍5部。这部电影与之前看到的武侠片都不太一样，它没有套路可言，高手过招就是一招致命。对此，徐浩峰表示，真实的武侠就是这样子的。

- 3、《笑侠楚留香》等为代表的花拳绣腿的商业武侠电影。
- 4、《武当》为代表的学院派武侠电影。
- 5、吊钢丝分镜头为主的以《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新武侠电影。
- 6、以《双旗镇刀客》为代表的没有武打动作的侠文化电影。
- 7、《风云》等为代表的数码武侠电影。
- 8、儒道哲学的李安样式的武侠电影。

徐浩峰的《倭寇的踪迹》可以说，也是在自开一派——他的这部电影，有对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意境的体悟（比如，开始，在残荷边武打的一段），也有对中国儒道等等文化的把握，当然，更重要的是寻求的一种崭新的突围模式。

徐浩峰把武侠困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困境融为一体，直面这个难题。中国武侠不再是神乎其神的飞檐走壁，而是讲科学讲技巧的一门学问，当时，这门学问也与中国文化的困境相互共振，导演力求用新武侠出路的方式给予中国文化出路何在以答案。

徐浩峰的武侠讲求数目字化，比如，新开派者的刀要长多少多少，依靠灯笼的光线角度来判断进攻时机等等。这个故事发生在万历十五年。笔者清楚地记得，《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老先生所提倡的中国未来的出路问题——依靠数目字化的管理来寻求突围。没有读过黄仁宇先生数目字化理论的读家，自当应该去补课了。

最后，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武侠，徐浩峰都给出了自己的突围方式——在数目字化的前提下依靠仁道来获得出路。当然，出路之后是什么？徐浩峰或许也不知道。一如鲁迅先生所言，前边是什么？前边是坟。如此看来，《倭寇的踪迹》是中国又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电影。作为中国文人，我呼吁，影院适当给这部电影加场。中国文化与武侠要突围，徐浩峰的这部电影也愿它能够成功突围。此系为文，以期诸君共振与批评。

（来源：合作媒体“电影一周酣”栏目特约供稿）

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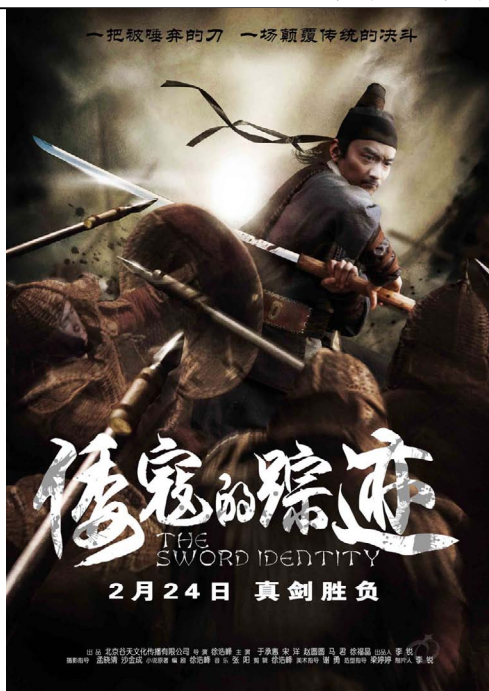




《倭寇的踪迹》是一部由隐喻构成的电影，假如“诛心”不是贬义词，则我可以这样说，首次观看《倭迹》即是寻找隐喻的过程亦是一个“诛心”的过程。

## 关于电影《倭寇的踪迹》： 逝去的武林、徐的武林

崔瑜琢 / 文



我第一次听说徐皓峰这个名字是在香港电影研究者魏君子的博客里。

据魏所言，他曾经面问王家卫：“您会怎么拍《一代宗师》？”王家卫反问：“你有没有看过《道士下山》？”魏惊道：“难道你要拍‘逝去的武林’？”

在这篇博文之中，作者是如此引出徐皓峰其人与其文：“《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已故）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最后一位见证者’……《逝去的武林》一书整理者徐皓峰又写成一部号称“硬派武侠小说”接脉之作的《道士下山》，展开一幅民国武林的另类画卷，以情节诡异而细节真实独步当下……”

若能做到“独步当下”，则需要可观的野心，事实上，不单徐皓峰，其导演处女作《倭寇的踪迹》同样也是野心可见。

《倭寇的踪迹》是一部由隐喻构成的电影，假如“诛心”不是贬义词，则我可以这样说，首次观看《倭迹》即是寻找隐喻的过程亦是一个“诛心”的过程。

男主角梁痕录在无疑巷挑战四门是为开宗立派，实际上，电影是在代导演述志立言：真正想要在文艺圈创立一个崭新门派的应是徐皓峰本人；戚继光改进倭刀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表明文学以及电影若想要突围，应有引进学习、消化改进之经历，这抽象经历的外化，即是《道士下山》、是整理之后的《逝去的武林》、是《倭寇的踪迹》；梁痕录与其同伴要在武林新开一门，是为给业已不存在的戚家军“留个影子”，这莫不是在反映一直以来徐皓峰为了给“逝去的武林”留影子而做出的努力？此外，还有“汉族姑娘不跳舞”、“下山”、“让贤”、“纸浆铠甲”等词语或意象所带来的暗示，总之，这是一部隐喻贯穿全篇的电影——够你猜一壶。

透过徐皓峰的“新门派”，可看到他对“技巧”和数字的痴迷，诸如“挪一寸”、“差半寸”、“又数错了”等台词会让我联想到黄仁宇先生强调过的“从技术角度看历史”和“数目字管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曾是在史学界别开天地的著作，上文提到，“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乃是《倭迹》的关键词之一，不知徐皓峰导演是否曾与黄仁宇作品有过大的交集。

《倭寇的踪迹》开篇为深有意境的残荷，使电影画面兼具国画之趣；武打场面乍一看便觉复古、如关德兴的时代，末尾裘冬月与梁痕录之格斗是片子的高潮，一刀对双枪，一味游走、引而不发，决胜负之前就只是在互相试探与测量，完全与徐克或者李安的浪漫武侠绝缘；既强调数目字则不可

忽视故事的逻辑性，有逻辑的故事起码可以保证这不是一部弱智的片子，只这一条就甩了《龙门飞甲》——要知道，在华语电影圈，情节不弱智的电影实在不常见。

当然也有瑕疵，比如创鸳鸯阵的应是戚继光，而非俞大猷；鸳鸯阵是为军阵冲杀而设计，似乎并不适合地方杂军用作布防巡逻；戚家军之终结并非是在戚继光歿后，而是在三十年后的萨尔浒战场。

《倭寇的踪迹》所表现的，是逝去的武林，更是徐浩峰的武林，在这里，作为导演的他像男主角梁痕录一样措置自己的崭新门派，并坦露雄心，再结合徐的旧身份，则《倭寇的踪迹》

的拍摄，或许可以让人想起当初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诞生。但必须说，这是一部会让观众感到吃力的电影，甚至于我，在观看之时，心底也曾有过希望它能早点结束的念头，因此，此时就说让别人“让贤”、由自己“开一门”，还为时尚早——也许可以像梁痕录及追随他的夷女一样，“去苏杭”，毕竟连张麻子最后都去了浦东。

最后，向“武林”一词（非用作地名之“武林”）的首创者宫白羽先生致敬。



导演徐浩峰，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著有《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等，影片《武林的踪迹》改编自他的中篇小说旧作。

（来源：合作媒体“电影一周酣”栏目组特约供稿）

## 电影一周酣各期观看地址（点击即可）

- 第1期——《失恋33天》成功在何处
- 第2期——看女将们，啊，啊啊，啊啊啊……
- 第3期——刘镇伟的颠覆与癫病
- 第4期——鸿门宴里边的劳资关系
- 第5期——黑幕：谁动了我们的电影票
- 第6期——一脉相承的十三钗
- 第7期——2011年度国产十大烂片
- 第8期——2011年度十大最佳影片盘点
- 第9期——中国电影，情色2011
- 第10期——《那些年》我们一起发的青春烧
- 第11期——张艺谋是否还有明天

《电影一周酣》是一档全民参与互动的影评节目，每周一期，专门评点一周来的院线电影。不依附于任何公司和影视发行团队，一切节目花销均为爱好影评者自费，以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节目的相对公正性和客观性，也与国内拿钱写影评的市场环境区别开来。



## ■ COMMON SENSE/常识

## 国籍选择权

曹思源 / 文



国籍问题，说到底是人权问题。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注重人的自由选择权。包括国籍选择权。而双重国籍也是一种选择权。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国籍的内容，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对双重国籍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只占少数，并且有愈来愈少的趋势。

按照国际惯例，国籍方面的重大原则均应先由宪法确定，而后再根据宪法来制定国籍法，作出具体规定。**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这里，成为公民的前提是拥有国籍，可见国籍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本国国籍？在什么条件下失去本国国籍？一个人能不能同时享有两个国家的国籍？这些重要问题我国宪法只字未提，仅由国籍法去规定。

由于中国宪法没有确定国籍原则，因而中国的国籍法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宪法根据的法律，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置也就比较草率和粗糙。否认双重国籍即是明证。

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中国国籍法第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当然，对于一辈子不出国门的人来说，国籍问题，包括双重国籍问题，几乎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他们只知道国籍是出生之时就获得，没有选择的自由；却不知道在出生之后到长眠之前，国籍仍有改变或重新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天地转、光阴迫，闭关自守的国家纷纷改革开放，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也被卷进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由此而引发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截至1999年，原籍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已经达到了三千四百多万，遍布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源源不断的潜在后备梯队，在仰望大洋彼岸哩！

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新老移民碰到一些同样的难题。为了在居住国能较好地生存（考驾照、买车、纳税、上保险、上学、就业等等），他们只好选择居住国的身份甚至入籍。中国人在海外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并不是犯罪，也不是“叛国投敌”，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愿望决定：或保留中国国籍，或放弃中国国籍。这是人的自由选择权。中国国籍法却规定，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把应有的自由选择变成了强行制裁，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分说地剥夺了他们的中国国籍。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可怜天下绝大多数华人仍然心在祖国、情在祖国！颇有影响的“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曾举办大型网上民意调查，显示92%的大陆移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承认双重国籍。然而，这些海外赤子中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今仍然是个没有解开的结。我们不妨看看，外国宪法对这些结是如何解开



的。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其承认方式有三种——积极承认、例外承认和默认。

● 积极承认者，如：

**俄罗斯宪法规定：**

俄罗斯联邦公民根据联邦法律或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可以拥有外国国籍（双重国籍）。

**萨尔瓦多宪法规定：**

出生之萨尔瓦多人有权享有双重或多重国籍。

● 例外承认者，如：

**多米尼加宪法规定：**

取得另一国籍则意味着丧失多米尼加国籍，除非有与此相反的国际协议。

**玻利维亚宪法规定：**

取得外国国籍即丧失玻利维亚国籍，只要定居于玻利维亚即可恢复玻利维亚国籍，但根据签订的多重国籍协议接受多重国籍制度的人除外。

● 默认双重国籍的国家比较多，这些国家的宪法无条件地保护本国公民的国籍，而不追究该公民是否加入别国国籍。如：

**斯洛伐克宪法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违背其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剥夺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巴拿马宪法规定：**

因出生而原来就有或获得的巴拿马国籍不会丧失，但如果自愿予以放弃，将导致公民身份的中止。

**土库曼斯坦宪法规定：**

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国籍或被剥夺改变国籍的权利。土库曼斯坦公民不得被交给其他国家进行惩罚或者被驱逐出土库曼斯坦，或者在回归祖国的权利方面受到限制。

**克罗地亚宪法规定：**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国民不能被驱逐出国，其国籍不能被剥夺。

好些国家在双重国籍问题上采取不禁止的方式，它们的宪法和国籍法中没有对于双重国籍的禁止性条款，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律常识，在实践中就是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

譬如说，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

这里并没有禁止美国公民同时具有别的国家的国籍。美国国务院的政策是，无论是否涉及双重国籍问题，除非这个人自己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否则，他的国籍将被保留。[见Vance v. Terrazas, 444 U. S. 252 (1980)] 因此，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

此外，香港也是承认双重国籍的，这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香港特区中国公民即使加入美国国籍或其它国家的国籍，仍然是特区的中国公民，其子女在他国出生虽然具有了他国国籍，也是香港特区的中国公民，享有香港特区其它中国公民完全相同的权利。

中国十分重视从国外引进人才，并为海外华人长期或短期回国贡献才华设置了特别优惠政策。其实，特别优惠不如宪政优惠——在宪法中承认公民有选择双重国籍的自由。何况这已经是国籍问题上的世界宪政潮流。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得主中，就有两位是双重国籍的科学家。他们的荣耀分别被俄美和英美共同分享。而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却只能被称作美籍华裔科学家，以致于诺贝尔奖在中国始终是个空白。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前八强全部属于实行双重国籍的国家，决不是偶然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重国籍制度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优势。我国目前的情况依然如故——每当美国政府通

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原贵国公民某某已被接纳为美国公民”时，中国便立即取消此人的中国公民资格。这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么？呜呼！具有博大胸怀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容不下自己的儿女保留双重国籍呢？据说困难在于，此项政策是已故总理周恩来在半个世纪以前制定的，不好改。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改革开放了，究竟哪些政策不许改？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完全有理由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民一样享受双重国籍。唯一条件是不能消极等待、漠然无为，而要主动争取、积极呼吁、热烈讨论，推动中国的公仆们修改宪法和国籍法，载入如下内容：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或其入籍申请获得

中国政府批准的人，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属于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取得他国国籍的，可以根据其本人意愿，保留或放弃中国国籍。”

中国有句成语“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如果将“天”换成“上帝”，我想也许全球都能理解这句话的积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宪政改革的道路特别艰难，更需强调事在人为。本人投入此项事业已有二十余年，从1980年首次发表有关企业破产的文章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生效，花了8年；从1988年开始呼吁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到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此项宪法修正案，头尾花了16年。而承认双重国籍这个项目当有更多的海内外华夏子孙参与，更多的国际友人关注，不妨订立一个五年计划，并力争提前实现。

附：各国有关双重国籍规定的综合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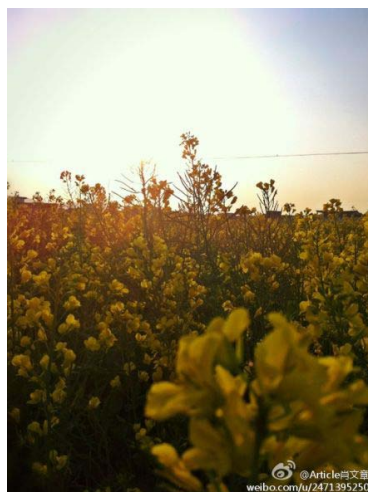
分类号	情 况	国家个数	比重
A	承认双重国籍	75	68%
B	不承认双重国籍	25	23%
C	无相关规定	10	9%
总 计		110	100%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原文地址：<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2-1-7/871271.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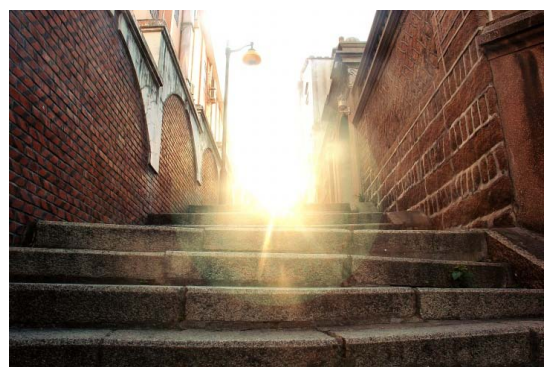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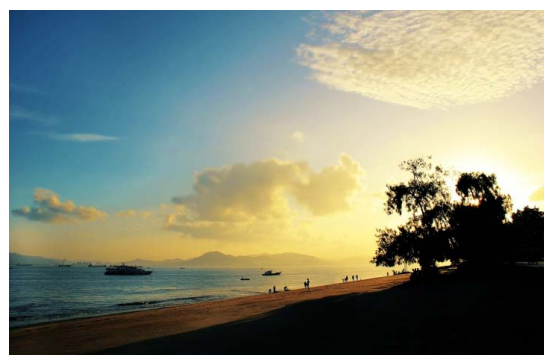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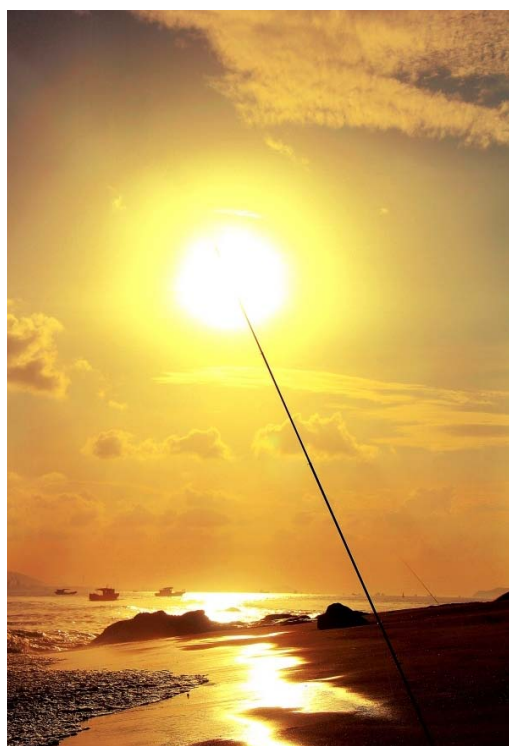


沂河晨光 一线天云（纪小懒 / 摄影 山东临沂）



## 【晨光·城】

（刘卫华 / 摄影 河北广平） （张一弛 / 摄影 北京护城河）（肖文章 / 摄影 大理洱海-晨光洒在油菜花上）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等潮起潮落，一个人沐浴朝夕，一个人在路上丢掉记忆，但是，梦中，我怎样才能独自走过…… （马克 / 摄影 从左至右依次为峨眉山、厦门环岛路海滩、鼓浪屿）



（ONE 虎三 / 摄影 马来西亚斗湖）



（西贝 / 摄影 青岛某医院的病房走廊）  
光芒让人感到温暖、使生活生命充满希望！



（Kami / 摄影 Coventry United Kingdom）





村小教师的厨房



教师的厨房



村小教师的晚餐

## 【阿尼村小学】

阿牛史日（彝族）/ 摄影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地处大凉山腹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是凉山州各区县中最贫困的地区，物资匮乏且因交通成本高昂造成物价居高不下。井叶特西乡阿尼村地处海拔 3000 多米高的苦寒之地，交通尤为艰难，从县城到村落没有一条可以全程通车的公路，很多路段都需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物资。另外，凉山地区处于地震活跃带，发生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李玉山，来自山东，是蒲公英公益团队在阿尼村的支教志愿者，毕业于青岛大学计算机系。李玉山老师说，他已经爱上了这里的孩子们，爱上了这里人们淳朴的笑脸。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就像婴儿一样没有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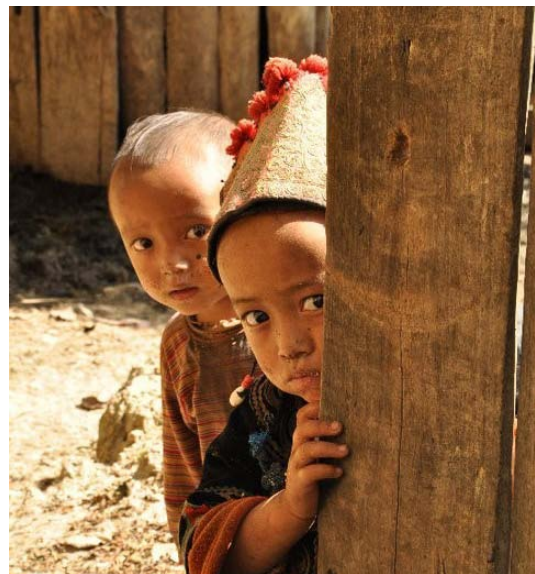
师生合影



李玉山老师取水回家



取水时为了防滑，老师只能先挖防滑坑，再一步步将水提回家。





## 【阿仰的街拍】

他，大一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一本世界摄影大师系列的书，纪实、时尚、超现实、人体、风景、静物等，看完之后他就被震惊了，深深地喜欢上了摄影。后来不断地去看威廉克莱因、布拉塞、罗伯特弗兰克、拉里克拉克、科特兹等那些大师的作品。他第一个相机是一个朋友送的，自己摸索着使用，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一开始他拍摄的是一些人和风景，后来慢慢地发现自己更喜欢人物拍摄，喜欢观察他们的神情、动作，抓拍一些瞬间的画面，他相信即使是偶然间的动作、神情也会透出些什么，想要表达些什么，会给人以触动。





# 微小说

讲述微故事，记录微心情

一次交通事故后，记者采访当地的老农：大爷，就没有一个活的吗？老农说：有一个人抱着我的腿，说他是局长，还活着，叫我救他。但我还是把他埋了。你知道的，当官的说的话，能是真的吗？

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终于到手。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友就问：“你这饼干哪买的？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他自豪道：“那当然找不到啦，这是我啃出来的……”

即将去世的祖母颤巍巍地把孙子叫到跟前“我…要把我的农场留给你…那里有一幢别墅，数十量跑车…还有几十亿现金……”眼看要一夜暴富孙子感动得都快哭了：“天哪，奶奶，您太慷慨了…我都不知道您有这么多财富！它在哪儿呢？”祖母用她的最后一口气悄声说道：“开心网。”

一对情侣在大街上吵了起来，女孩狠狠甩了男友一耳光！男子为保面子，向女孩嚷道：“有本事你再甩我一耳光！”女友毫不犹豫再次甩其一耳光。男子顿了顿，说：“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了你。”

曹操墓里有一大一小两个头骨，为什么呢？

专家说：很好解释，大个是曹操的，小个是曹操小时候的。

客服：你好！这里是维修部。女：我电脑开机后什么都没有了。客服：你用的什么系统？win7还是xp？女：我哪知道？客服：你桌面上现在还有什么？女：键盘，鼠标，摄像头。客服：你打110报案吧……

公交车上一对情侣，女方任凭一色狼骚扰，男友无任何表情。到站后男友把色狼揪下车，娴熟的暴打一顿后携女友扬长而去。——网站投票分析原因。

75%的人投给：这小子是在等技能冷却……

10、9、8、7、6、5、4、3、2、1，起床！东风一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手机闹钟提示正常，内衣穿着正常，外套穿着正常，棉被展开正常，现在主体与床板分离，主体与床板分离…擦！失败了……

某省长因贪腐入狱，儿子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探监时诉苦。爸爸写了一字条儿，让儿子找他以前的下属帮忙。儿子问：人走茶凉，现在写条子，有用吗？爸爸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现在，我在监狱里，想让谁进来，谁就得进来，放心吧，儿子，我的条子还是照样有效！”

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抽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

问：我是已婚MM有套小房，现想换套大房，把小房送父母，但过户费太高。请问怎么减免相关费用？律师回复：与老公离婚，房给老公，房产证去掉你名字。爸妈离，老公和老妈结，房产证加妈名。老公再与妈离，房给老妈，去老公名，然后各自复婚，房加爸名，共离婚结婚六次，花费共54元！

我问同事：“为什么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花心、孝顺父母、有上进心、成熟稳重、大方大度、长相身高尚可、谦虚幽默有爱心的男人直到26岁还没有女朋友？”同事只说了两个字：“没钱！”我沉默了！

某男外出度假，担心家中被盗，便在客厅桌上放了200元并给小偷留一纸条：您别费神了，我们家我都找不到钱，您更找不到，这200元给您零花。隔壁他们是铁道部的，有钱而且还不报案。等度假回来，王老板发现桌子上的钱变成了200000！在他留给小偷的纸条的反面写着：给您的信息费，请笑纳……



丑男拿着九十九朵玫瑰献给漂亮的女同事。“嫁给我吧！我爱你！”女：“算了吧！我对你没感觉。”男：“请告诉我那一点不好我改。”女：“你到底喜欢我那一点！我改！”男：“我就喜欢你不喜欢我，你倒是改啊！”女：……

每次老婆与老公吵架后，老婆就跑到厕所呆半天，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公就不得不问老婆：“在厕所干吗呢？好像还挺解气？”老婆说：刷马桶！老公问：“刷马桶也能他妈的解气？”老婆说：“不知道，反正每次用的都是你的牙刷！”

【应试教育害死人】中国一留学生在国外的高速公路，不料出车祸了，连人带车翻下悬崖，美国交警救援队赶到后向下喊话道：“How are you？”留学生答：“I'm fine, thank you！”然后交警就走了，留学生得不到及时救助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一女走夜路，突然看到一男张开双臂向她走来，做拥抱状，上前就是一脚。男子倒地大哭，说：都第三块了，我招谁惹谁了，带块玻璃回家就这么难么？

在公交车上听到一大约8至9岁的男孩对旁边的小女孩说：“谁说不能预测未来，至少我能知道以后我的孩子姓什么，可是你就不同了，你的孩子姓什么还是未知数呢！”那小女孩毫无思索地大声回了一句：“哼哼，那是！但是，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就未必了哟！”全车人集体被秒杀……

有一次坐公交玩手机，居然发现斜对面一漂亮女生手里的手机和我的一样，这不是缘分吗？到站下车路过那美女，我拿手机朝那美女摆了下手以示微笑，意思是，看，咱俩手机一样……那美女愣了一下，接着大叫：抓小偷啊！可怜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们按倒在地……

男：我好喜欢你喔，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可不可以亲你？女：不要脸……男：那我亲嘴好了……

一个严寒的冬天，一名小偷偷了一件棉大衣，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你在偷这件大衣时，心里想过什么没有？”“想过。”小偷回答，“我想，如果这次没被抓住，我就有棉大衣暖和身子了；万一这次被抓住了，我也会暖和的房子住了。”

在午时三刻，烈日当空，监斩官下令：斩！突然死囚一阵哈哈大笑，监斩官问到：你因何发笑？死囚迟疑片刻道：专家果然没说错，每天笑一笑可以延长寿命5秒。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那就停止支付一个月的按揭款试试。

据国家有关当局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升值最快的是住房、墓地、乌纱帽、月饼和二奶。贬值最快的是职称、文凭、道德、诚信和人民币。中国已初步建设成为一个由月光族、啃老族、打工族、蜗居族、蚁族、牢骚族、抱怨族、行骗族、逐利族和隐婚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一程序员去面试，面试官问：“你毕业才两年，这三年工作经验是怎么来的？”程序员答：“加班。”

五年前为了包二奶，买了一套40万房子给二奶住。每个月给二奶3000块钱。今年跟二奶分手了，把房子卖了。卖得120万算下来白玩了二奶6年多，最后还赚了60万。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房地产。原来包二奶也是一种投资。后来被老婆知道了，老婆一个巴掌甩过来，为什么你只包一个。

丈夫和妻子吵了一架，回家时，妻子铁青着脸。丈夫知趣的去逗猫玩。妻子吼道：你跟那头猪在一起干吗？丈夫惊奇的说：这是猫，不是猪。妻子又一口接过：我跟猫说话，要你插什么嘴？”



有人说：生活中也有阳光，不要老盯着黑暗！

本期《星火》主要内容到此为止了。

这本电子杂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回忆，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对于读者来说，《星火》可能只是一份普通的电子杂志而已。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凝结心血的成果。

这次停刊，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也有太多未能完成的展望。

没能陪各位读者走完剩下的岁月，我们充满了愧疚和无奈。

只能用最后的幅面，说下最真诚的祝愿！

希望每一位读者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幸福、快乐、平安。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自由永存。

虽然有时候夜色笼罩，但在这无边的寂寥之下，

总有一抹潜藏的曙光在等着我们。



## ■GOODBYE/告别篇

编者按：《星火》杂志要停刊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付出了很多精力、时间与心血，也收获了很多认可和支持，当然也存在着许多的缺点与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如今在即将与大家离别之际，做了这样一个告别专题，纪念一下这份仅存4个月的杂志，这一份我们自己的杂志。



##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星火

田原 / 文

梁文道先生给《星火》杂志的寄语中曾提到，《星火》使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参与过的刊物。只是《星火》的企图心更远。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原因，当看到“企图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海中可怕的闪过“别有用心”“不可告人”这一类已经被大陆有意无意糟践的词语。尽管我们的这份“企图心”并没有那么的敏感词，但还是被（让）某些人敏感了一下（我猜想或许还不止一下），碰到了一些神经质人的神经，在《星火》参与者多次出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友好约谈，温馨警告之后，我们最终还是作出了一个我们和大家都不愿去作的决定——停刊。

其实“杂志停刊”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

早在1919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曾主编过一份闻名中国的湖南学生联合周报——《湘江评论》。《湘》是1919年在湖南长沙创刊的，主张宣传当时最新的进步思想。但不幸的是，同年8月刊物就被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共出5期（第5期未发行）

此外还有1946年创刊于上海，但只存在了不到三年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的《观察》，而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先生也在解放后的1966年，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会中惨遭迫害，生死不明。



同学们！我们今天虽然选择了停刊，但希望各位同志仁人，不要灰心丧气，不管今后我们做什么，请“牢记我们的宗旨，切勿浮躁和噱头，切勿浮夸和张扬，要踏实肯干，要把《星火》杂志的信心（继续）传播下去。”

朋友们！我们通过《星火》杂志走到了一起，彼此相识相知，这就是我们办这份刊物最大的收获。我们有幸成长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星火，所以，让我们继续发光发热吧！



## 《星火》我们的理想与现实

张翔 / 文

“真正发生的，多于我们的经验。将来会捉去最辽远的事体和我们内心的严重溶在一起。”

——里尔克

最早听说《星火》杂志是在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里，那次还知道了张春元的名字，只知道他也是兰大历史系的，是我的前辈校友。当时看“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的林姑娘凭借着人的理性、良善、热情、还有基本常识，以一个基督徒的宽容，非暴力地对抗着狰狞得扭曲了人性，毫无理性和良善，愚昧到无知的暴力机器。她以宝血和热泪书写下几十万讴歌光明，鞭笞黑暗的文字，借海鸥之口有力地道出了那个年代自由斗士的宣言——“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林昭，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言辞，哪来如许人性的光明力量、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以死的黯淡，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那天我哭着看完了这部记录片，我太欣赏这个女孩了，更为她感到可悲，全中国的男人们都死绝了么？

后来，我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我知道除了林昭，至少在祖国的大西北，在饿殍遍野的山沟里还有一伙被下放的兰大学生，他们正义、勇敢，为民请命。在1960年创办《星火》抨击时政，呼唤民生，谴责专制，讴歌自由，可只一期便惨遭镇压，三人枪毙，大多数人判处重刑。钱理群先生说“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

2011年11月，在一个朋友的邀请下，我加入了创办新《星火》的行列，在新的时期，我们的《星火》不可能像前人那样，我们变得温和了更多，新《星火》希望做的，正如当时确立宗旨时说的那样，“将不只是国家政治上的空谈，不只是恢弘蓝图上的指点，而是希望从在天空中的悬浮状态回归地面，学会先立于地而后顶于天。新《星火》希望能从一点一滴关爱人，新《星火》希望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和故纸堆，走进城镇乡野，走进广大的社会现实，用切实的行动把自己和那些尊严和人权正在饱受践踏的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如果说我们和1960年的《星火》有什么联系的话，最大的联系就是向往自由与光明的精神不变。如果说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的话，我想新《星火》更加强调温和与改良。《星火》自11月创刊以来办的三期，朋友们都给了比较高的赞誉和鼓励，认为这是一个理性发声的平台，一个温和交流的园地。

《星火》让我认识了很多可敬可爱的朋友，这是对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感谢《星火》带给我的

经历，曾让我觉得大学生活因此在浮躁中沉静，让我觉得给已被物质功利和精神犬儒搞得干瘪不堪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一丝清凉。在某些人眼里，我们或许都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忍受不了光线不足的世界；可在我们心里，我们仅仅是向往着那个最不坏的世界，同警惕坏世界一般，我们也对“乌托邦美好”深感忧虑，担心一切美好的许诺，只相信每一次切切实实尊重人的改变。因此，《星火》没有一切宏大叙事的旨趣，《星火》更希望是一场绵延的人文之雨，为一些人带来一点启迪就够了，我们多次说到，只要它延续就是意义，看来我们是太天真了。

值此钳口之际，《星火》即将停刊，请原谅我们的妥协，我们认为目前情况下的任何对抗都意义不大，但我相信，星火精神不死，一颗星火倒下，未来将是千百万颗星火起来，愿立此存照。

最后，借用钱理群先生给《星火》第二期卷首语的话结尾，“我们永远相信：心是颤动的，血是热的，灵魂是圣洁的。”

## 星火与我

倪婷 / 文

也许是缘分，让我遇见星火朋友们，真心觉得认识你们真好。依然记得那天刷人人，无意间看到晓明的日志关于星火杂志的招募，被深深吸引。《星火》杂志是由一群推崇人的价值的理想青年创办、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撰稿和阅读群体的人文、思想、生活期刊，其宗旨是客观、理性、仁爱、正义，向往文明，倡导进步。推崇用理性的思考和良善的情怀来重新审视人生价值，启发当代青年思考自身及世界。当时心中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加入这个团队。满心欢喜的给星火杂志投了自己第一份精心制作的简历，其实还有些担心，能否加入。

后来真的如愿加入到星火团队中，认识了，你，你们。如果不是遇见你们，也许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和我一样，曾经迷茫、困惑过，现在追求个体独立、渴望自由表达。让我在孤独的前行，不再孤单，让我的坚持多了几分坚定，因为有你们，志同道合的朋友。杂志的每一期出刊，都伴着艰辛。每次排版的时候，我都觉得美编部的朋友特别辛苦，自己想帮点忙，却爱莫能助。一直以来，我都把星火当做理想，是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安置的，特别爱惜它。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网友介绍星火杂志，他看了之后从头到尾全是批评指着。那时特别生气，后来发现他是一根筋的傻逼，不关心社会、

不关心人民。杂志第一期时候，谣言要停刊，当时特别伤心，还没有真正参与了。现在这一次真的是要……

没想到这么快，其实我还设想上研究生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忙着杂志的事情，还有成员之间的见面“饭醉”活动等等。这一切来得太快，有点接受不了，却又不得不面对。结识星火朋友是我福气，你们是我永远珍惜的朋友。感谢所有星火的朋友，坚信自由。民主的会青睐我们的。一直加油、努力着！



## 为了匆匆逝去的青春

郭颖莉 / 文

自参与杂志以来，都是在排别人的文章，自己连一篇短小的评论都没有发表过，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对拙文缺少必要的信心。不想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在此整理下凌乱的思绪，算是做个纪念吧。

当初是在人人上偶然看到《星火》创刊号的，忘记了是什么感染了我，只记得内心长期以来的压抑突然得到了释放，便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因为我还有梦想，却不知自己能做些什么。还清晰记得新一期杂志发布时的兴奋心情，也还能想起大家讨论时的热情与执著。这是一份理想的寄托，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共鸣抑或是反对，至少你会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还有机会重温久违的归属感。在经历了焦虑与彷徨后，还可以找到一份真实；还可以实实在在做一些事，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在这个逐渐原子化的社会里，人们变得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别人怎么样与我何干，关键是我关心又能改变什么？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我还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被正视，而不是只被告知“你不要这样想，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你这样想又有什么用？”我不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也不企图改变任何人；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表现得对这个社会看得很透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否觉得坦然和快乐，我只知道人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

当别人知道我的专业是建筑学时，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你的专业好有‘钱途’啊！”以前，我会为自己选择了喜欢的专业而暗自庆幸，而现在，却只能用沉默来诉说辛酸。相比之下，更喜欢大三以前画图时的苦逼生活，我愿意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图纸上，即使连通两宵也在所不惜。那时的我，是单纯而快乐的，因为生活充满了新奇与创造，也因为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使得理想变为现实。

后来我发现，在设计院工作时一个设计的期限很短，周五拿到地形图有可能周一就要汇报方案，高效又保险的做法就是“找个方案改改”。城市化就是把这里的楼复制粘贴到那里，所以才会把中国建设得千城一面。设计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同建筑的使用者交流，于是便失去了灵感的来源，沦落成了专业绘图人员。我们只让甲方（地产商以及审批官员）满意即可，因此“找个方案改改”和“忽悠甲方”成了业界内的常用语。而我们真正的服务对象却没有资格来决定自己将来使用的房子应该建成什么样，他们大多都在为一套不太理想的户型的首付奔波。

理想是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而现实却是逼你创造他人认可的价值。真心希望这样畸形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那一天，大家提到房子会首先想到温馨的家，而不是留作增值的不动产和持续数十年的房贷。

为了自己的理想，还能做些什么呢？一些人会因现实的压力做出妥协，却不会停止对如何实现理想的思索。这样只因害怕青春匆匆流逝，却留不下半点痕迹。



## 停刊感言

张斌 / 文

当初偶然在天涯上看到《星火杂志》，对这样一群年青人追逐理想的生发之气所感染，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哪怕绵薄之力也算是在中国发展变幻之际留下自己的影子。不知不觉已和星火共同走过了3个月，虽然在加入的时候就有不详的预感，内心做了种种的准备，但临别时的不舍之情却出乎意料的深刻。

记得第一次看到《星火》杂志时，被寄语所感，“夜太黑，盗匪太凶残，让人看不到光明的路”。现实社会诸多黑暗事项在网上频频出现，让人心寒，但回顾左右，无数星星点点却是光明的所在，只是夜太黑，让人忽视了光明。

纸上谈政是网络政治不朽的话题。进入了网络，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学校里的普通人就变成了羽扇纶巾的大政治家，激扬文字勾勒出宏大的政治前景。当然，有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政治理想，正如当下之左、中、右，还有在这些里的左左、左中、左右等等。历史学家常说，在春秋时期才是中华文明最繁华壮丽之时，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百家鸣什么？是人的世界观，根本就是人类社会的高层建筑—政治体制。而今时多少有些类似于春秋之际，网络上同样是百家争鸣，现实中一家独大的背后亦是杂音多多。我们有幸生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来见证我国的变革历程。

星火便是百家之一，是由一群推崇人的价值的理想青年创办的政治类杂志。虽然第二期开始了去政治化宣传，但第一期宣传“《星火》杂志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怀中国的当下，探索中国的未来；力求汇聚百家言论，兼容各种思想，实现文艺与思想的结合，做到理性、客观、严谨、实事求是，最终致力于重塑国人的精神和品格，推动中国走向公民社会。”已为星火杂志定下了基调，公民社会便是星火的政治诉求。

少年强则中国强，越来越多的青年为政治理想而奋斗，而不是为了赚钱、泡妞，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星火》让我看到的是当下青年的思想崛起，他们不同于我们上学之时，政治滚一边，赚钱第一位。正是他们思想的闪光让这个混沌的世界显出点点星光。夜太黑，但世界轮回复始，总有一天会迎来天明之时。

不必悲伤。改革开放已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种子埋在各个阶层的内心。30年来，数亿人学英语，留学、交流，数万干部赴外考察，数万典籍被翻译或影印。这种影响不仅留在普通民众内心，更留在知识分子内心，政府高层内心。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星火，都有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都有构建一个文明、富强中国的政治梦想。星火做的无非是将他们想说的说出来，将另一种思想普及给他人。这样，虽然这颗星火停刊了，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刊物、组织出现，因为多元化思潮已经不可阻止，人们对完美的政治体制的追求更不会止步不前。





## 冬天已去，春将不远

阚童 / 文

我必须要说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有什么想法就要赶紧去做，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只要是年轻的梦，就不能顾虑太多。一方面是顾虑久了很容易使自己

心力衰竭或者渐渐产生不自信感，因而也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顾虑久了很可能就被消失了（个中缘由当然无需细述）。一直想在《星火》投一些稿子，可是每每看着写完的或者写不完的东西总是犹豫不决，直到今天看到《星火》要暂时停刊的消息，我知道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一丝失落袭上心头，不止为自己遗憾，亦是为那些打算但还没来得及为《星火》添上一颗小星星的人，更为即将或者也许是永远要失去的《星火》。

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很多，但是真正能给这个社会以启迪的却不是很多，昙花一现的《星火》是个例外。如果仅从文章文采来说，《星火》并不算得一流的杂志，甚至可以说很难入流，使其引人注目的乃是其十足的锐气，光是名字已经够让人振奋的了，何况其所倡导的理念：理性、善良、人文、公正，自更是沁人心脾……说其《星火》也可，不过给我的感觉的却更像是涓涓细流，在这样狰狞的环境里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和交流的空间，实属不易，在广大的大陆地区大多数人面对的是直接的信息强暴，靠着这些被选择的“事实”基础，即使是极聪明独立的人所能够建构的思维世界也只是简单的对与错或者好与坏这样明晰的价值观，所持的也是一种唯我独尊的不包容的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做更深层次的交流，微博、空间、人人等所发表的状态也是断章取义或者哗众取宠的所谓的标题党，而《星火》所做的这种尝试正是在试图使我们能回归到或者说是开始追求一种正儿八经的认真地讨论，而不只是做简单的评价……

我们需要理解各种事件、想法背后所承载的理念，以及每个心灵敏感的人在种种繁芜之下所做的艰苦的斗争。不错，《星火》试图要建立的这种从容的讨论环境不正是润物无声之春雨吗？中国不会也不能这样长久地维持下去，然而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太慌张了，不管是政界、学界、商界，还是普罗大众之中，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慌乱，我们亟需要一个氛围，一种平心静气的氛围来深思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当自救方能得救，而这自救的法子，不在精英手中，不在党棍政客手中，也不在官僚资本家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尝试关注社会的有良知的公民手中，这法子目前也并不明确，正是急需我们要交付讨论的，是需要我们付出一番艰辛的思想与实践的交锋。“我们要相信我们生活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自由。”，同时我们还要像“身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这是波兰反对者们提出的一种斗争理念，即“as if……”，也是我深以为然的一个理念。今天，我们当且必须以一个人的作为去争取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今天，“星火”要凝固了，将要成为“冰火”，然而我希望也是衷心地祝愿这颗《星火》能够早日归来，或者在不久的将来这颗《星火》所引起的点点滴滴的火星将在神州大地上处处闪耀以为弥补。我相信“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 /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冬天已去，春将不远……

# 星火墙

(最后的寄语)

**李鹏：**星火使得我们这些心中依然充满热血的灵魂走到了一起，回首往事，有过初创时的热情懵懂，有过加班编辑时的临时矛盾，也有过近期的约谈感想，现在我们也许要停刊了，但我们星火的精神会留在每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深爱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也许某一天我们又会重聚，那时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倪君：**杂志从创刊到停刊仅仅过了四期，终是被现实所击倒，说实话，总觉得有些讽刺。揣着热情参加杂志的编辑的我们，那些曾经的豪言壮志随着时间变成了一种责任。会感到辛苦，“但现在想受这种苦都受不了”。公益板块刚刚起步，预期的公益发布胎死腹中，有些哀怨，有些解脱。不想多说什么，作为公益部的编辑，只希望张伟与张文军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冲破现实的重重阻碍，成立帕协，那样的话我们心中也有一些安慰。

星星之火，也许会忽明忽暗，但永不熄灭。

**胡钰雪：**想写的话真的很多，但好像憋在心里得不到有效的抒发。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份杂志的校对中来，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与你们在一起工作、聊天是我的荣幸。祝愿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愉快而又幸福。3月未到，公园里黄色的迎春花已开。我在这里期待雪化了之后的日子……

**沙子：**我想星火仍在我们心里。虽然微弱，但不会熄灭。第一次看到《星火》甚是兴奋，因为仿佛感受到林昭在另一个世界为我们呐喊。约稿时碰到很多困难，尤其当约稿对象告诉我，为了安全只能持旁观态度。校对2、3期时，虽然文章总多是很长的，但每一篇都能让我看到思辨和自由的声音，以及思想碰撞出的光芒。在微博和人人以及朋友间宣传《星火》，我总是带着兴奋的声音介绍。但是慢慢地，宣传片找不到了，下载地址找不到了……

《星火》群里年轻人的思想高度，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但因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对民主的渴望，我也总是悄悄地在听他们的声音，努力让自己慢慢学到更多。《星火》停刊了，多多少少有失落。可是我们的热血不该冷却的不是吗？希望仍在。就像那个手里抓着星火奔跑的小孩儿，抓紧着希望奔跑。

**水云间：**在这样一个异化纷乱的时代，一群不甘堕落，不愿沉默，也不想逐流随波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创作了一本写满激情的杂志。他们只想重申常识，他们只想发出自己心底最真实的呐喊，然而，黑暗总是忌惮光明，心虚的鬼魅从四方袭来，挥舞他的魔爪，这本杂志在战斗中夭亡了。正如某人所言：“败，并不是输，怕才是”，这份凝聚的激情只是被冷却，却并没有熄灭，它所散发的光芒，已经照亮了更多人前行的长路。雄心不灭，希望永存！

**张一弛：**“听话并不是一个孩子必须具备的品质，独立思考才是”这是一期星火杂志的卷末语，也是我加入星火的原因。星火反思过辛亥百年的历程，关注过社会底层与边缘的现状，对时下一些热点问题及现象也多有涉及，在一篇篇平实的文章中阐述并希望以此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而非定性的导向性舆论。我们需要的不是盲从，而是独立思考。每一期星火，背后都有很多人在默默工作，一群青年人以此为平台在思考，在交流，在成长。在这段日子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们。没有利益驱使，没有权利左右，只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能够在黑暗中并肩前行。我们反对暴力，我们崇尚自由，我们都爱着这片热土。今日即将告别，星火之力目前尚微，还难以燎原，但星火的光芒不会退却，将永远点亮希望。

**江跃华：**岁月长，衣裳短，往后青山绿水，抑或穷山恶水，且自珍重。



**仲夏夜星空：**点点星火渐渐隐匿，但绝不是消逝。我们相信，有一天，这理想的星火会重新燃烧，绽放出美丽的光辉！

**独行者：**黑暗里的几丝光亮的出现是多么不易，但就这光亮也会马上被扑灭。

**天月：**一直很喜欢朋友送的一句话：与我同行的人，比我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让我感觉很温暖，现在《星火》的梦想被浇了一盆冷水，追梦的路变得异常艰难，但是我们找到了与自己同行的人，一时豁然开朗：呀！原来五湖四海还有这么多和我有一样梦想的同龄人，真好！是的，这种感觉真好，很美妙。我们是一群各自孤独地走夜路的人，突然一下子从各个岔口出来了这么多走夜路的人，彼此相识，不再孤单，不再恐慌和无助。曾经一度在深夜的狂野上燃起篝火高歌漫舞，欢庆我们的相聚，等待黎明。有人怕烧着这荒原，我们被迫散去，好吧，我们各自归家，点上蜡烛，一起守夜……

**Gengkejia：**《星火》能创刊，这就是一种希望。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有悲欢离合，也有阴晴圆缺。看着《星火》一天天成长，也舍不得它的停刊。但停刊不代表放弃，只是我们明白我们心中真正的理想与目标是什么。大海能广阔是因为它给了水滴自由，大海拥有宽容，森林能无边是因为它给了树种自由，森林拥有宽容。如果哪天小小的声音能够被宽容，那么这广袤的土地上，才能出现大海与森林的声音：“理想”。感谢《星火》的努力，感谢杂志成员的付出，感谢《星火》读者的支持。难忘今宵，难忘《星火》成长的日子，难忘大家的汗水。谢谢所有看过，写过，编过《星火》的有理想的人们。

**郎小宅：**看《星火》是朋友推荐，还曾经非常想要加入编辑们，结果现在通知我写最后刊的寄语，还有些不舍，不过不再“下午茶”，大家又平平安安就好，下次创刊一定一定告诉我哈！我还会追，还期待加入！！

**法边铄墨：**这也太残忍了吧！连这么一份小小的说真话的杂志都没有存在的余地，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悲哀。星火不熄，代代相传，希望以后能够再次点燃这颗星火。为《星火》的夭折深深鞠躬……

**DJ. Ben：**星火，仿佛让我又看到了103年前的兴国之梦。

**武国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人在追求，光明就在我们心中，星火永不熄灭。希望仍然能和各位共同努力，为新的未来而尽一份力。（谨向《星火》的工作人员致敬）

**施伟佳：**接到停刊的消息。伤心，流泪。原因，大家都懂。我们会一直站在门外，等待你们再次开门，我们一直坐在台下，等待你们返场。请保存我们的邮箱地址，回来请告知我们。谢谢。陪你同行，星火。

**李德嘉（书人学刊）：**春风吹又生是星星之火的本性，虽然她暂时离开了，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星火还会燎原的。星火是不灭的，她永存于有理想的青年的心中，光明虽然微弱，但照亮了自己的心。

**崔瑜琢：**对这时代应予致谢，诉求如此之多如《星火》网刊竟能安然屹立达数月之久；对这世界当有提防之心，时时处处做出最坏打算，最终坦然面对突然而来的停刊甚至未知的威胁，假装这样的结局就在意料之内。

寻找机会展示自己才华的青年毫无畏惧地把潘多拉匣子擎在手里，准备释放匣中的唯一美好之物，他们在踏上希望之路的同时也把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希望赠予世界，即使他们知道该发生的毕竟会发生。

或许在星火之后，隐居在北方小城的卫华兄的生活会像我们多数人的际遇一样错落有致、波澜不惊，但平坦的岁月中，当曾经的“星火”出现在我们记忆里的时候，一定也能让我们想起在此时这个多风的春天里与光阴之河一起流淌、永远向前的勇气；还有他（他们）的努力，我永远不会忘记。

**文林：**人类都是向往自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倒下，预示着另一个走上来！你们是铺路者和领路人！致敬！

**段连杰：**每天都被各种琐事缠着，思考的东西总是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对梦想的追逐慢慢也就变成了寻求所谓的好生活。看《星火》，很震撼，感觉到星星之火强烈的燎原的激情与愿望，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奋斗的动力和每天生活的意义。希望《星火》的这份认真与激情，能一直鼓励我们，带给我们哪怕只有星星般微弱的光芒。

**成林（死鱼）：**星火，如同火种，已分散在我们的内心！

**吴昊天：**几期杂志下来，身边的队友换了一茬茬，但大家对杂志的热爱始终如一。忘不了开到深夜的讨论会和一个个为宣传伤透脑筋的日子。《星火》的陪伴让我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高中生涯与一群与众不同的朋友。让我能无愧地说出“至少，我们发出过自己的声音。”《星火》虽已停刊，星火不会熄灭。诸位作者、读者，还有一起奋斗过的各位，珍重。

# 《星火》杂志各期封面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第 4 期





每一期星火,每一个阅读者,每一颗独立思考的心,都是一颗自由的种子,终有一天会破土而生。这颗星火看不见了,它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落下去,它在乌云之上,在晴空里,在宇宙之中,它闪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理性、变得多元，多一些爱与包容，多一点善与希望，有异见而没有异类，有分歧而没有纷争。我们有天真的梦想，但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可以用一本杂志来改变一切。我们不要求别人怎样做，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反求诸己，宽以待人，多歧为贵，不求苟同。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龙应台）



**谢谢阅读      珍重再见！**

天空有时被乌云遮蔽，但乌云之上，星光仍然闪耀。

